

當代英雄

萊芒托夫著 楊晦記



1930

Y.N





1912



當代英雄

俄國萊芒托夫作

楊 晦 譯

上 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0

1 9 3 0 , 2 , 付 排

1 9 3 0 , 5 初 版

1 — 2 0 0 0

每 册 實 價 一 元



當代英雄

卷 一

培 拉

(一)

我正從替夫立司起身一驛一驛地旅行着。

所有的行李，在馬車裏，我都裝成了一件小的提包，其中有一半是在喬治亞的旅行雜記；這些雜記的大部分都失落了，這真傲倖了你們（讀者）；但是提包和其中的別的東西都沒有動，這却又傲倖了我。

當我進了噶韶爾谷時，太陽正在覆雪的山脊後面隱沒着。爲的要趁着黃昏時候登上噶韶爾嶺，我的車夫，一個阿色人，於是加緊地鞭打着馬匹，同時並且把聲音提到了最高度，熱烈地歌唱着。

這谿谷是多麼值得激賞的一處地方啊！左右側都是無法登臨的高山，被澗流沖成溝槽的險峻的黃巖，和披掛着青蔥的長春藤，冠戴着一叢叢楓楊樹的

紅的巖石。對面，在一個極高的絕頂，是金光耀眼的雪的流蘇。下面，滾流着亞拉格瓦河，這河，從黑暗而又霧濛濛的山峽深處奔湧出來後，跟一條擁抱在他的懷裏的無名的溪流，都像根銀線似地延展出來，水流是銀蛇似地閃着光。

到了噶韶爾的山脚下，我們暫時腳在一家‘都可汗’（註：是一種兼售零用物品的小旅舍）內。大概有二十多個喬治亞人和山民都吵吵嚷嚷地在那里湊成了一團；靠近，還有一羣結隊的駱駝客商已經住下預備過夜了。我却不得不添僱幾頭牛好把我的二輪馬車拉上那被詛咒的高山。現在是秋天，路徑因為冰的關係已經發滑了。何況，這山算起來，要有二俄里長呢。

無可奈何地，於是我僱好了六頭牛和幾個阿色人。一個阿色人攬着我的提包，其餘的，都用着差不多同樣的聲調幫同牛向前拉着。

後面來了另外的一輛輕便馬車，雖然車上裝得滿滿地，只有四頭牛卻顯得非常從容地拉着。這使我看了，很是驚異。車後面步行着主人，他抽着一根嵌

銀的卡巴底的小煙管，戴着一頂毛氍氍的塞爾卡西亞的帽子，穿着一件沒帶肩章的軍官的外套。看起來大概有五十上下歲的樣子。他的面色的赤黑表示他的面龐，跟外高加索的陽光早就成了相識，而且他的鬍鬚的過早的蒼白，跟他穩健的步態和強壯的外貌都不很相趁。我走到他的跟前，行了個禮。他默默地還了我的禮。並且噴出一大口煙雲來。

“看情形，我們是同路的吧。”

他又默默地點了點頭。

“我想，你是要到史塔夫羅坡耳去的麼？”

“對啦，先生，不錯——爲了公務。”

“你的裝着那樣重載的馬車，用四頭牛拉着，並不怎樣費力；至於我的，雖然空着，而且那麼多的阿色人都在助着力，六頭牛却幾乎拉不動，這是怎麼回事呢？你能對我說說麼？”

他機警地微笑了，並且頗有意味地看了我一眼。

“你在高加索來的日限很淺吧，據我看？”

“差不多一年了，”我回答說。

他又微笑了。

“怎麼？”

“怪不得的，先生，”他回答說。“簡直是怕人的畜生，這些個亞細亞人！你以為他們的呼喊是給牛幫忙麼！啊，這只有鬼才能弄清楚他們的呼喊是要的甚麼把戲呢。然而，這牛却懂得。你就是駕上有二十頭那麼多，只要他們還像那樣地嚷喝着，牠們還是拉不動的……這簡直是一羣怕人的惡棍！但是你又能把他們怎樣呢？他們專愛從那插對要從這里路過的人們身上勒索錢。這羣壞東西得慣便宜了！你等一等就知道了：他們要跟你像討腳力一樣地討酒錢呢。我早就懂得他們的這些勾當，他們在我身上是任甚麼都弄不去的！”

“你在這里供職已經很久了吧？”

“是的，在亞歷奢。彼得羅維(註)部下時，我就在這里來的，”他回答說，持着一種尊榮的態度。“當他到這戰鬥隊來的時候我是一個排長；後來，因為對於山中土著的戰爭，我在他手下提陞過兩次。”

(註：亞歷奢·彼得羅維(Aleksei Petrovich)，即呢摩洛夫將軍(General Ermolov)。俄國人通常有三個名——名，

承襲父祖的名，和一族的總名——姓。平常他們只說及個人的名和承襲父祖的名，一族的總名往往不提起的。

“現下呢——？”

“現下我在這戰鬥隊的步兵第三營裏。你自己呢？”

我告述了他。

說到這里我們的談話就停止了，我們都在沉默中並排地往前走。在山頂上，我們看見了雪。太陽落下去了，並且——就像南方的平常情形一樣——黑夜緊跟着白晝沒有薄暮的間隔。然而，多謝雪色的照映，使我們能以很容易辨識道路，這雖然並不像先前那樣陡峭，却依然是上坡的山路。我吩咐阿色人把我的提包放在車裏，並且用馬來替換牛。然後，我最後一次地，凝視下邊的谷地；但是那從山峽裏洪濤捲浪般地噴湧出來的濃霧，完全把牠（谷地）給淹沒了，而且從下面沒有一點聲息浮到我們的耳邊來。這些阿色人們都嘈嘈雜雜地圍攏來向我討酒錢；但是那位上尉參謀那樣威嚇地向他們一喊，他們立時就都散開了。

“他們這算是一種甚麼人啊！”他說。“他們甚至連俄文的‘麵包’都不懂得，但是他們却已經慣熟‘軍爺，賞給我們一點酒錢吧！’的話了。我看就是韃靼都比他們好些，他們，不論怎樣，並不是酒鬼。”……

我們當下離驛站不過一俄里左右了。四處都很寂靜，寂靜到要藉着一隻蚊虻的翅膀的嗡嗡，去追隨牠的飛行這都是可能的了。在我們的左邊朦朧中現出山峽來，深沉而且幽暗。在山峽的後邊並且在我們的面前湧出了蒼翠的山峯，波浪起伏，積雪層鋪，並且跟漸就消失的地平線，抗衡着，——這地平線依然保留着黃昏餘輝的反射呢。星辰都在暗黑的天空閃爍，並且，就某種特殊的情形說，在我看，好像星辰都比在我們北方自己家鄉高得很多。在路的兩旁都怒突着童童的黑石；隨處有小樹從雪底探頭出來；但是却沒有一片落葉飛動，並且在萬象的沉睡中來聽這三匹倦馬的鼻息聲和那不規則的叮璫的鈴聲（註），很是使人歡欣的。

（註：在杜加 duga）上的鈴子。杜加是一個木製的弧形物在馬的頸子上連接着運貨車的車轆的。）

“我們明天要有很晴朗的天氣呢，”我說。

那位上尉參謀沒有回答一個字，却用手指指向一座直對我們湧起的巍巍的山峯。

“這是甚麼山？”我問。

“孤特峯 (Mount Gut)。”

“啊，怎麼樣呢？”

“你沒看見牠在怎樣地噴着煙霧麼？”

真地，煙霧正從孤特峯噴湧着呢。徐緩的雲流，在四下蔓延着，在最高峯上停留着一團那樣濃密的烏雲，好像是在暗黑的天空之上的一點濃墨。

在這時候我們能以認出驛站和牠四旁村舍的屋頂了；表示歡迎的光在我們前邊閃爍着，當時忽然吹來一陣潮濕的冷風，谷中隆隆有聲，並且落了一陣細雨。當雪落下來的時候我幾乎沒有時間來披我的氈外套了。我極其欽佩地望着這位上尉參謀。

“我們怕是要在這里過夜的了，”他說，聲調裏含着怒意。“在這樣的一種雪風 (blizzard) 裏沒有人能爬山越嶺的——我說，在克萊斯陀夫山那已經下來雪崩了麼！”他向趕車的這樣問。

“沒有，先生，”阿色人回答說：“但是有無數的崩落的恫嚇——無數的呢。”

因為驛站內的旅舍的缺乏，我們被指給一家煙氣瀰漫的茅屋作了宿處。我招請了我的旅伴跟我來飲一杯茶，因為我隨身帶來了一把熟鐵的茶壺——我的在高加索旅行期間的惟一的慰藉。

這間茅屋的一面是依附着壁崖的，並且有三級濕而滑的階級通到門上去。我在暗中摸索進來，撞在了一頭母牛的身上（在這地方的人民，牛棚兼作下房用的）。我不知道要向那方面走去才好——羊在這一頭嘖嘖着，狗又在那一頭狂吠着。幸而，在一邊我看見了一線微光的閃照，藉着牠的幫助我才找到另外的當門用的一條通路。在這里，一幅決不是沒有趣味的畫圖展開了。這寬闊的茅屋，這憑靠在兩根烟熏火燎的柱子上的屋頂，其中充滿了人們。在地板的中央。一堆小小的火在作爆聲，這，煙，為那從屋頂的露天處吹來的風趕回來，在四下散成這樣濃厚的一件蓋頭。使我許久都看不清附近。挨近火坐着的是兩個老婦人，一羣孩子和一個憔悴的喬治亞人——他們全

都是襤褸不堪。這又有甚麼法子呢！我們也就託庇在這火的近旁，點燃起我們的烟管來；不大功夫這茶壺也就請喚似地歌唱起來了。

“苦命的人啊，這羣！”我，指着我們的骯髒破爛的居停主人們，對上尉參謀說。他們正在發獸地默默地凝視我們呢。”

“並且也是極蠢的人呢！”他回答說。“你應該相信的，他們是絕對地愚蠢而且就是最低級的文化在他們都沒有可能！你想，就是我們的卡巴底人或是契契尼人，他們雖然作強盜和乞丐，都是照規矩的敢作敢當。至於這些人，他們就不喜歡兵器，你永遠不會在他們那一個的身上看見一柄合式的短劍！阿色人完全了！’

“你在契契尼人的地方呆過很久麼？”

“是的，我跟我那連人在那里在一所靠近關安尼·勃洛德 (Kamennyi Brod) (註)的砲臺裏駐紮差不多總有十年。你知道這地方麼？”

(註：岩津)——

“我聽說過這個名字。”

“我對你說吧，朋友，我們真算够了對於那些蠻勇的契契尼人。在現下，謝上帝，事情算平靜得多了；但是在早先那些時候你只要離開砲臺有一百步的遠近，無論你走到那里你一定會發見一個毛毚毚的鬼潛伏着等候你。你剛剛一出神的工夫，立時地一根套索就要套上你的頸頸或是一粒彈丸就要中在你的腦背後的！然而真勇啊！”……

“我想，你總該有許多冒險的故事吧？”我動於好奇心地说：

“自然！很多。”……

於是他開始來扯他左邊的髭鬚，讓他的頭沉到胸前，沈沈地沉在思想裏。我滿心要從他探出一些簡短的奇譚來的——一種在一切旅行而且作雜記的人們都極自然的願望呢。

這中間，茶是煮好了。我從我的提包裏取出兩只輕便的杯子，斟滿了一杯，放在他的面前。他啜飲了一口茶並且說，就像對他自己說話一樣，“是啊，好多的呢；”這個感嘆號給了我很大的希望。我知道，你老高加索的軍官是愛談話並且講點故事的；他却很

難得到這樣的機會。這可以說是他的定運了，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跟着他的部隊一駐紮就是五六年，在這整個的時間內他就不會聽見一聲‘請你早安’（因為下級軍官們都說“祝你健康”的）。當然，有很好的原因要把他變成喋喋多言的了——跟一種在他的左右的粗野而又有趣的人民在一起，每天都要遇險，並且遭遇着許多使人驚心動魄的事端。就在像這樣的境況裏，我們於是不自覺地訴起我們的國人很少注意的苦情。

“要放些甜酒在你的茶裏你以為然麼？”我對我的旅伴說。“我帶有一些白甜酒在身邊呢——從第弗里斯帶來的！天氣現在冷起來了。”

“不，謝謝你，先生；我不喝酒。”

“真地麼；”

“真地。我已經發誓戒了酒。有一次，你知道，當我還是一個排長的時候，我們一夥人喝得太多了。就在那夜裏有了警報，我們跑到前面來，都半醉了！我對你說，當亞歷奎。波得羅維到我們近前來察看的時候，我們早就覺出來了！上天救我們，他是怎樣地惱

怒啊！他差不多就把我們交了軍法處。事情剛剛就是那樣湊巧的！你也許很安然地渡過一整年沒看見一個靈魂；但是剛剛去，飲一滴酒，你便是一個墮落的人了！”

聽着這片話我幾乎失了望。

“就塞爾卡西亞人說吧，”他接着說；“要讓他們在婚喪嫁娶時痛飲一次盡量的布查(Busa (註)，就會拔出他們的刀子來。有一次我很費了些困難才得以沒有傷身地逃開了，這還是在一位跟我們親善的普林司(Prince)家裏。而且在那里我是一個賓客呢。”

(註：一種稷子造的啤酒。)

“那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問。

“你聽我對你說。”……

他裝滿了煙管，抽着煙，講起他的故事來了。

(二)

“你知道，先生，”這上尉參謀說，“在這時候，我，跟一連部隊駐在特萊克那邊一座礮臺內差不多有五年了。一個秋天，一隊輸送跟給養到了，一位年約二十五歲左右的軍官押着。他全副軍裝來向我報到，並且聲稱他受了命令要隨我留在這座砲臺內。他是那樣地儒雅之至，面色那樣地優美而白淨，軍裝那樣地嶄新，我馬上就看出他跟隊伍在高加索呆的時間，並不很久。

“我想你是從俄羅斯轉任過來的罷？”我問。

“是的，連長，”他回答。

“我握住他的手，說道：

“我看見你高興的很——高興的很！在這里你

恐怕很有點寂寞的……但是，你知道我們要像朋友一樣在一起生活！而且請你，簡單地就喊我“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Maksim Maksimych）好了。你說吧，這全副的軍裝是作甚麼的呢？不論甚麼時候你到我這裏來戴上你的便帽就行啊！”

“營房指定給他，他就在這砲台裏安置下了。”

“他的名字叫甚麼呢？”我問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他的名字是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皮喀林（Grigory Aleksandrovich Pechorin）他真是一個豪傑之士，我敢說，但却有些特別。你聽，我給你舉個例子吧，有時候他要整天地羈留在外頭冒着雨，受着凍，打着獵，別人就要全體凍透而且疲憊之極了，但是他却不管甚麼挨凍或是受累。有時候他又要在他自己的屋內坐着，並且，若是有一點風的吹動，他就會說他已經着了凉了；就是百葉窗對着窗子發出刮辣的響聲他都會驚愕，失色的；但是我却親眼看見過他一個人搏擊一隻野豬。你幾點鐘的工夫都引不出他一句話來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有時候，他若

是講起故事，會使你笑得喘不過氣。是的，先生他真是一個怪僻的人物；並且他也一定很富足過的。他有多麼一大堆奢侈的裝飾品啊！”……

“他在那里跟你在一起住了很久麼？”我隨着問。

“是的，大概是有一年。而且，就因為那種原因，這在我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呢。他給了我無數的煩惱——但是，啊，過去的讓牠過去吧！……你知道，這的確是真的，有像那樣的一種人，他們天生來便注定了要遭遇各種離奇的事情啊！”

“離奇的麼？”我，受一種好奇心的支配，喊了出來，當我傾倒出一些茶來的時候。

(三)

“是啊，隨後，我要對你說的，’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說。“離砲台大概有六俄里的地方住有一位跟我們親善的普林司！他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時常地騎馬來拜訪我們，沒有空過一天他不要來的，一會爲了這件事情，一會又爲了那件。說真的！簡直是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和我把他給毀了。這孩子多麼是一個冒失鬼啊！甚麼事情都冒失到了，疾馳狂奔的時候在拾起一頂帽子，或是用他的鎗在送下東西來！他有一種最壞的性質；他是怕人地貪圖銀錢。有一次，因爲鬧着玩，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許給他一達凱特(ducat)，若是他能從他父親的羊羣裏給他偷來那隻最好的公山羊；而且，你猜怎樣呢？在第二

晚上他就牽着那隻羊的犄角進來了！我們時常地設法來激弄他，隨着，他馬上就會兩眼發紅，馬上就會飛手去拔他的短劍。

“亞沙瑪，你若是不知檢點恐怕你要保不住性命，’我應該對他說。‘你那樣地急躁亂跳你準備着倒霉吧。’

“有一次，那位老普林司親自來請我們去赴他大女兒的婚筵。因為我們跟他是半賓半友的關係，他雖然是韃靼人，要謝絕這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便出發了。在那村莊裏我們撞見了一羣狗，都大聲地吠叫着。婦女們，當她們看見我們進來的時候，都藏了起來，那些能以使我們一親顏色的却都是些跟美離得好遠的了。

“‘我對於這些塞爾卡西亞的婦女們有一種很好的意見，’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批評了。

“‘你先別忙！’我微笑地答說；關於這個題目我也有我的見解呢。

“一大羣的人已經聚集在這位普林司的村舍裏了。你知道在舉行婚禮時要招請各色人等參與，這是

亞細亞人的風尚！我們被用各種敬禮的表示接見了並且被引導到客廳裏來。不論怎樣我却並未忘記鎮靜地留神我們馬匹所在的地方，偶爾也許有甚麼不測的事情要發生的。”

“在他們那里婚禮是怎樣舉行的呢？”我問他。

“阿，不過是通常的樣子。一起頭，由穆拉(Mullah) (註一) 給他們從可蘭經裏誦讀些甚麼；隨後有禮物要授給新婚的夫婦和他們的親友；其次便是吃東西喝布查酒，在馬背上跳舞；而且常有一些穿着破爛的人塗抹了脂油，騎着一匹可憐的癩腿的騾馬，弄着歪臉作着醜態使那有地位有身分的人們發笑。最後，當黑幕撒下來時，他們更進一步在客廳內舉行一個跳舞會——這我們應該這樣稱呼的。一個窮苦的，白鬍子老頭兒彈起一種三弦樂器來——我忘記他們怎麼稱呼這樂器來的，但是不論怎麼說牠都有些像我們的 balalaika (註二) 的性質。姑娘們和年青的孩子們都對面分作兩行站好了，拍手，唱歌。隨後一位女郎和一個男人走到中央，開始來交互地唱詩——他們想起甚麼便唱甚麼——其餘的便都接上好像是一個歌

舞隊的樣子。皮喀林和我都坐在貴客的地位。忽然地走過主人的最年青的女兒，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來，對皮喀林唱詩——這叫我怎麼說呢？——在一種祝讚的性質中還含有某種東西呢”……

(註一：回教的教師。)

(註二：一種二絃或是三絃的琵琶。)

“她唱的是甚麼呢——你記得麼？”

“意思大概是這樣：‘他們說，華貴的，是我們的年青的騎兵，他們穿的戰袍是用銀子裝飾的，但是更為華貴的還是這位年青俄羅斯的軍官，在他戰袍上的花編是金子製成的。在他們中間他好像一株樺樹般的站立，但是在我們的花園裏像這樣的樹木既不會生長更不會開花呢！’

“皮喀林站起來，向她鞠躬，把他的手放在額角和胸膛，請我回答她：我很熟習他們的語言，而且我給他翻譯了他的答詞。

“當她已經離開我們時我低聲地向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弗基說：

“喂。朋友，你以為她怎麼樣呢？”

“真嬌美啊！”他答道。“她的名字叫甚麼呢？”

“她的名字是培拉” (Bela) 我回答說。

“而且她真正是一個美麗的姑娘；她的身材是高大的瘦生生的，她的眼睛像一隻山羚羊的那樣黑，清朗地照徹人的靈魂。皮喀林，出神地，把視線凝在她的身上，她也不住地，從她的睫毛下偷偷地把眼光送到他的身上來。然而，那在傾慕着這位美麗的普林賽司 (Princess) 的却不止皮喀林一人；另外的一雙眼睛，定著而且冒火，從屋的角落也在她的身上凝視着呢。我認真地一看她們的所有主，認出了我的舊相識卡比基 (Kazbich)，他，你要知道，既然不是純粹地‘親善的’，也還不是別的甚麼。他是一個疑懼的目標，雖然從來就不會確實地捉到他甚麼奸惡的憑據。他常常帶些公羊到我們的毆台來賤價地拍賣；只是，他向來就不要講價；他開口要的多少你就得給多少。他寧肯切斷他的咽喉也不寧低落價格。他負有喜歡跟亞伯來人漫游到庫潘的極邊的聲譽；而且，說真的吧，他有一張真正的強盜的臉呢。他是一個瘦小的，枯槁的，闊肩的之流——但却機警，我敢對你說，機警的

像是真正的鬼了！他的戰袍總是破舊，補綴的，但是他的軍器却配着銀飾。他的馬是徧卡巴底遠近都聞名的——真地，這恐怕是不能想像的一匹好馬呢！其他的騎兵的都嫉妬卡比基並不是沒有很好的理由，並且不止一次地他們曾經謀畫偷盜這匹馬，但是他們却從來不會成功。我現在好像看見這匹馬在我面前了——像炭似地黑，跟弓弦般的腿和像培拉那樣優美的眼睛啊！有多們健壯啊，他又是！他一氣就會飛奔有五十俄里那麼遠呢！況且他又訓練得非常之好，他會像一隻狗似地跟在他主人的身後，並且確實認識他的聲音！卡比基從來就不習慣或者把他拴繫起來的——這正是一個強盜的馬啊！

“在那天晚上卡比基是比往常更加兇惡，而且我留神他在他的戰袍之下穿着一身的盜甲。‘他不會無原無故地穿上盜甲的，’我想。‘他在心裏懷了甚麼詭計，我要逃不脫了！’

‘屋子裏變得難堪地熱了，我走出來在空氣裏納涼。夜已經降臨到山上，一陣霧氣正在沿着峽谷蔓延呢。

“我忽然一動念頭要到草棚底下，我們的馬匹都放在那里，去看看是不是還有草料；況且，先來預防一下，並沒有甚麼妨害的。我的馬也是一匹駿馬，卡巴底人曾經對牠投擲過愛慕的眼光，同時重復着：‘好——真好呢’的更不止一個啊。

“我偷偷地沿着棚欄走。我忽然地聽見了說話的聲音，其中的一個我立時就聽出來了。這就是那討厭的孩子，亞沙瑪，我們的東道主的兒子。另外的那個人說話較比少而且聲調也更加平靜。

“‘他們在那里是討論着甚麼呢？’我有點奇怪。‘這一定不會是我的馬吧！’我在棚欄旁邊蹲了下去，進前去扮演一個竊聽密語的脚色，盡力不讓滑過一字一句。時時地，那歌聲的入雲，那語聲的細切，從屋子裏蕩漾出來，壓下了那我正在尋找趣味的談話。

“‘你的真是一匹駿馬，’亞沙瑪在說着。‘我若是有——羣三百匹的牝馬啊，我情願用一半來換你的千里駒，作這樣的一匹馬的主人！’

“‘啊哈！卡比基麼！’我心裏想，我並且想起盔甲的事來了。

“是的，”卡比基，在一瞬間的沈默後，回答說。‘在全卡巴底境內再找不到像這樣的一匹了。有一次——這是在特萊克那邊的邊界上——我跟亞伯萊人騎馬去襲取俄羅斯人的羊羣。我們沒有造化，於是只好四下散開了。四個哥薩克人在我的後面闖上來。我真切地聽見了他們的喊聲，在我的前面的却又是一座茂密的森林。我伏在鞍子裏，把我自己交給了亞拉（註：亞刺伯人的上帝。）並且，我生平這是第一次，用鞭子的抽擊來凌辱了我的愛馬。就像是飛鳥一般，他在杈桠中橫衝直撞；尖利的蕨葉撕破了我的衣裳，榆枳的枯枝又在撞打我的臉！我的馬，跳過了樹幹，用胸脯擦過矮樹地，才闖出他的出路！在森林的邊上要把馬丟開，我自己徒步地藏於森林裏，這就我說，自然較比安全些的，但是跟他分離開這有多麼可惜啊——這預言者酬報過我了。幾粒彈丸颼颼地從頭上飛過去。我這時候都能以聽得見哥薩克們了，他們已經下了馬，在我的蹤跡上奔跑着呢。忽然地一道深的溝展開在我的面前，我的千里駒看了看——就跳。他的後蹄滑脫在對面的岸下，只賸下前腿在懸吊着。我鬆開

韁繩，投在溝裏，這才救脫了我的馬，他跳出來了。這情景哥薩克們看見了，只是沒有一個人下來搜索我。恐怕以為我已經受了致命傷了吧。我聽見他們猛撲着去捉我的馬。我的心酸痛極了。我沿着溝爬過了茂密的草——然後四下一望：這是森林的盡頭處。幾個哥薩克人從森林中騎着馬跑出來到那開墾的地裏，在那裏我的‘黑眼睛’正直衝他們飛奔着呢。隨着一聲吶喊他們全都衝向前去。好久，好久地他們追隨他，而且有的，在他的頸頸上擲套索，有一兩次幾乎成功了。我打抖，閉下我的眼睛，開始來祈禱。過了一會我又抬起眼來望了望，我的‘黑眼睛’，正在那裏向前飛動，他的尾巴擺動着——自由自在的像風一般；那些外道們，在他們的驚馬上，遠遠地在後面追蹤着，一個跟一個地，橫過大草原去。天啊！這是真的——的確是真的啊！我在那溝裏直伏到夜間。忽然地——你以為怎樣呢，亞沙瑪？我在黑暗裏聽見了一匹馬沿着溝岸奔跑着，鼓動鼻息，仰天嘶鳴，並用蹄子刨打着地面。我認識我的‘黑眼睛’的聲音：這就是我的伴侶他啊！……從此以後我們就永遠不會分開過！’……

“並且我能以聽見他用手輕輕地拍着他的千里駒的滑澤的頸頸，當他用種種喜愛的名稱喊他的時候。

“‘我若有一羣一千匹的牝馬，’亞沙瑪說，‘我情願把牠全數來換你的‘黑眼睛’！’

“‘不！我不願意要這個！’卡比基淡淡地說。

“‘請你聽我說，卡比基，’亞沙瑪說，盡力在跟他討着好呢。‘你是一位心慈面軟的好男兒，你是一位勇敢的騎兵，但是我的父親是怕俄羅斯人的，他就不會讓我到山裏去。請把你的馬給我，只要你願欲的我都會替你來作。我要替你偷出我父親的最好的來福鎗，或是他的軍刀——你願意那樣就是那樣——他的軍刀是一把真正的寶刀呢；你只要把鋒刃對你的手一放，牠就會把你切斷；像你的那樣的一幅盔甲對牠是不中用的。’

“卡比基始終沈默着。

“‘頭一次我看見了你的馬，’亞沙瑪接續說，‘當時他正在你身底下旋轉，跳躍，他的鼻孔伸張開，而且火石在他的蹄子下急雨般地飛翔，便有些東西莫

明其妙地在我的靈魂內起了作用；從此以後我便對
樣樣東西都厭棄了。我已經看不起我父親的最好的
快馬；我好像蒙羞一般地去看牠們，戀慕已經佔據了
我。在我的煩惱中我曾經在崖壁上消磨過許多整天，
而且，每分鐘，我的思想都要轉到你的炭黑的駿馬上
來，他的步態那樣的嫺雅，他的滑澤的脊背，像一枝
箭那樣地直啊。用他靈活，清朝的眼睛，他好像要說
甚麼地望着我呢！……我要死了，卡比基，你若不把他
賣給我！’亞沙瑪，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能以聽見他在放聲哭着了，你要知道亞沙瑪
是一個非常倔強的孩子，就是當他年歲很小的時候，
任甚麼事情都不能從他絞出眼淚來的。

“在回答他的眼淚裏，我聽見了些好像笑的一
聲。

“請你聽我說，’亞沙瑪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說。
‘你知道，我是下着決心要作些甚麼事情的。你若是
願意，我情願把我的姐姐給你偷出來，她的跳舞多麼
出色啊！她的唱歌又多麼受聽啊！而且她繡金手藝
——多麼不可思議啊！就是土耳其的大皇帝，都不會

有過像她那樣的一個妻子呢！……可以麼？明天夜裏就在那邊，在水流最緊的峽谷那里等着我；我要跟她到鄰近的村莊去——她就是你的了。培拉總該值得你的快馬吧！’

“卡比基沉默了許久許久。歸終，代替回答，他用低音唱起這首古歌來！

『跟我們在一起的有許多美人
星光從她們眼睛的深處流湧，
握有她們的愛情，這是一種遭妬
而且甜蜜的幸福；但豪放的自由啊却更光明。
你若是肯出錢呢，四個女人就都是你的；
但是一匹烈馬才是無價的東西；
他比起草原上的旋風並不見得遲慢；
他只有忠誠——決不欺騙。』

“亞沙瑪佯然請求他的許諾。他哭泣，動之以甜言蜜語，而且對他發誓。最後，卡比基不耐煩地打斷了他：

“去罷，你這發瘋的毛孩子！你怎麼應該想要騎我的馬呢？不上三步你就要摔下來，在石頭上摔斷了

你的額子的。’

“‘我麼?’亞沙瑪怒狂地喊起來，這孩子的短劍的刃口也就擊在盔甲上面叮噠有聲了。一個強有力的臂腕把他推開，他猛烈地撞在柵欄上，牠搖動起來了。

“‘我們看笑話吧!’我心裏想。

“我闖進馬棚裏，把籠頭和綱繩都弄好，就把馬牽到背面的庭心來。不出一兩分鐘屋子便怕人地大亂起來。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亞沙瑪已經闖進屋裏來，他的戰袍扯破了，說卡比基正在要謀殺他呢。所有的人都跳起來，把過他們的槍枝，這笑話就開始了!喧嘩——呼喊——開槍!但是這時候卡比基早據住了鞍橋，在羣衆中沿着大街轉動着，揮動他的軍刀，像是瘋子一般地保護他自己呢。

“‘干預別人的爭鬥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把着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的胳膊對他說，‘一會也不耽擱地立時脫身事外在我們豈不是更好些麼?’

“‘但是，等一等看看這事是怎樣地結局!’

“‘啊，沒有甚麼，結果一定弄得非常地惡劣，這

羣亞細亞人常常是這樣。一讓他們得喝了布查酒，一定要演起流血的慘劇。”

“我們便騎上馬馳回家來。”

(四)

“告述我，卡比基怎麼樣了呢？”我著急地問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噫，像那樣的人能以有甚麼怎麼樣呢？”他回答說，乾着他的茶杯。“他溜開了，自然地。”

“他沒有受傷麼？”我問。

“只有上帝知道吧！那些棍徒們簡直是殺星照命！譬如說，在戰爭時，我看見過許多，都像篩子一般渾身刺滿了槍刺却還在揮動着軍刀呢。”

一瞬間的沈默後，這上尉參謀用他的腳輕敲着地面，繼續說：

“我永遠不會寬恕我自己的，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回到砲台的時候，我萬不該把在柵欄後竊聽來的

話，都學說給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聽的。他笑了——精靈鬼——並且爲他自己想出了辦法。”

“甚麼辦法？請你告述我。”

“好罷，這現在還有甚麼法想呢。我已經引起了頭，所以我一定要把這故事講下去的。

“過了大概有四天的功夫，亞沙瑪又騎馬到礮台。照平常的習慣，他去看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他也跟平常一樣拿糖果類的東西給他吃。我也在座。談話是關於馬的題目，並且皮喀林開頭讚美起卡比基的黑眼睛來了。這真是一匹烈馬，並且有多麼好看啊！一隻完美的山羚羊呢！實在說吧，世間簡直就沒有過像牠這樣的一匹！

“這小韃靼的珍珠眼睛冒起火花來了，但是皮喀林像是並沒有留意到這種情形。我引頭來談些別的事情，但是你要記住，皮喀林馬上就用卡比基的馬給打斷了。亞沙瑪每次來了就都是這同樣的故事。大概在三星期後，看情形亞沙瑪已經變得蒼白而且憔悴，就像小說裏的人物因爲戀愛的結果一樣。這都有多麼奇怪呀！……”

“啊。你知道，沒有等到後來，我就知道了這裏邊的勾當，——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用他的激弄，撩撥得亞沙瑪到了這樣的程度，這孩子甚至預備就要自己投水去死。一天皮喀林忽然地開口道：

“‘我知道，亞沙瑪，你對於卡比基的那匹馬早就想念得死去活來，但是比起你的後頸頸子來恐怕還要難得看見的！過來，你告訴我，若是有人把他當作一種禮物送給你，你要用甚麼答謝他呢？’

“‘不論甚麼他需要的都行，’亞沙瑪回答說。

“‘如果這樣我應當把那匹馬給你弄來，只是要有一個條件……你肯起誓來履行麼？’

“‘我起誓。你也要起誓！’

“‘好極了！我起誓那匹馬一定是你的。但是，反過來，你必定要把你的姐姐培拉交在我的手裏。黑眼睛要算作她的新郎的贈品。我希望這樣辦對於你有相當的好處。’

亞沙瑪半天沒有言語。

“‘你不願意麼？好吧，這必定要你從心才行！我以為你是一個大人了，但是看情形你依然是一個毛

孩子；要你騎在馬背上這是太早了！

“亞沙瑪起火了。

“‘但是我父親——’他說

“‘他永遠不出去麼，那麼？’

“‘好吧。’

“‘你肯麼？’

“‘我肯’，亞沙瑪低聲說，蒼白得像死人一般。

“但是甚麼時候呢？”

“‘卡比基下一次騎馬到這裡來的時候，他已經答應要趕十隻公羊來的；其餘都是我的事情。你看看吧，那麼亞沙瑪！’”

“他們就這樣地定了這件買賣——一種不堪的買賣呢，說真的！後來我就這樣向皮喀林說過，但是他只是這樣地回答：一個未經教化的塞爾卡西亞的姑娘，得着像他那樣的一個出色的丈夫時，應該認作她的幸運——因為，照她們的理想說，他的確不愧為她的丈夫——而且卡比基又是一個惡棍，也應得受點懲罰。你自己來評判吧，對於這件事我能以說甚麼呢？……然而，在當時，他們的密謀我是一點都不知

道。果然，有一天，卡比基騎着馬，問我們是不是要用些公羊和蜂蜜，我囑咐他在第二天帶些來。

“‘亞沙瑪！’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說：‘明天黑眼睛就會到我的手裏；若是培拉今天晚上不在這裏，你就永遠看不見這匹馬了……’

“‘好極了，’亞沙瑪說，並且疾馳到村莊去。

“就在這天晚上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自己披掛好，騎馬出了礮台。事情他們怎樣定的我並不知道，但是到夜間他們倆都回轉來了，而且哨兵看見在亞沙瑪的馬鞍橋上橫放着一個女人，綁了手和腳，她的頭蒙在一幅面網裏。”

“那匹馬呢？”我問。

“不要忙！不要忙！第二天早上卡比基騎了馬，趕着十隻公羊來賣了。靠着柵欄拴好馬，他就走進來看我。我用茶款待他，因為，他雖然是強盜，却仍不失為我的賓客的。

“我們開始來閒談這件，閒談這件……忽然，我看見卡比基跳起來，變形變色地，投到窻子前；不幸的很，這窻子正對着後面的庭心。

“‘你有甚麼事情啦?’我問。

“‘我的馬!……我的馬!’他喊道,全身都震動起來。

“就事實上說我也聽見馬蹄的噠噠聲了。

“‘這恐怕是哥薩克人騎着馬呢罷。’

“‘不是!是俄羅斯人——糟啊,真糟!’他怒吼起來,而且暴躁得像是野豹一般直衝出去了。兩跳他就跳到了庭心;在礮台的大門那,把門的兵用鎗攔住了路;卡比基從鎗上面蹣過去,橫衝直撞地沿路飛跑……塵土在遠處旋轉着——亞沙瑪就在那匹烈馬黑眼睛身上疾馳着呢。卡比基,當他飛跑的時候,從盒子裏抽出槍來,就放。後來他一動不動地呆了半天,等到他知道已經遭了暗算時,他發出一聲刺人的呼喊,把槍對着塊岩石亂敲,把牠打得粉碎了,於是倒在地面像小孩一般嗷泣起來……許多人都從礮台圍攏來,但是他一點都不理會。他們站在那里議論了一番,就都散開了。我打發人把羊價放在了他的身旁,他并不理牠,却把臉放在地面像是死人一般。這你會相信麼?他就像那樣地躺着過了一天一夜!只是在第二天

早晨他才到礮台來追問盜馬賊的姓名。這在把門的兵，他既然看見亞沙瑪鬆開馬而且騎在上面馳開了，並不知道有甚麼隱瞞的必要的。一提到亞沙瑪的名字，卡比基的眼睛冒了火，他立即出發找亞沙瑪的父親去了。”

“那父親怎樣呢？”

“啊，這就是那詭計的所由來了！卡比基怎能找到他呢；他已經到別的地方去有五六天了；不然，亞沙瑪怎麼居然能以他把培拉弄出來呢？

“這位父親回來時，既然找不到女兒也找不見兒子了。亞沙瑪，一個詭計多端的小流氓啊！你知道，他很明白的，他若是被捉了，他一定要喪了他的性命，所以從此以後，就永遠沒人再看見他；他或許結了亞伯萊人的幫並且在特萊克那邊或是在庫潘一帶安頓了他的不安分的生活。這應該很合式地使他受用了！”

.....

(五)

“在我這方面，這件事情，我承認很够使我煩惱的了。當時一知道那塞爾卡西亞的姑娘是在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那里，我立時就佩帶上肩章和寶劍，走去看他。

“他正在外間屋的床上躺着，一隻手壓在頭下，一隻握着一只已經熄滅的煙管。通到裏間去的門是鎖住的，而且鎖上並沒有鑰匙。我馬上就全都瞭然了……我咳嗽並且在門檻上敲打我的鞋跟，但是他却裝作並未聽見。

“‘少尉！’我說，能以怎樣就怎樣嚴肅地。‘我到你這里來，你並未看見麼？’

“‘啊，問你早安，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你不要

抽一斗煙麼?’他回答說，並沒有起來。

“‘請你原諒，我不是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我是上尉參謀。’

“‘這有甚麼關係呢！你不要茶麼？你只要知道我心裏是怎樣地煩躁？’

“‘我都知道的，’我回答說，向床走去。

“‘這就好了，’他說。‘我是沒有心情來訴說的。’

“‘少尉，你已經犯了一種罪，爲這我恐怕要跟你一樣地擔承呢。

“‘啊，就那麼辦吧，這有甚麼要緊呢？你知道，我們早就分擔過各樣的事情了。’

“‘你想想看你玩着的這是一種甚麼把戲啊。你的劍，請！’……

“‘密特卡(Mitka)，我的劍！’

“密特卡拿過劍來。我的責任卸却了，我在床上坐下，面對着皮喀林說：‘你聽我說，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你不能不承認這是一件壞事情的。’

“‘你說的是甚麼呢？’

“‘甚麼，你們已經把培拉弄了出來……啊，這都

是那畜生亞沙瑪幹的！……來，懺悔吧！’我說。

“‘但是，假使我是愛慕她呢？’……”

“啊，這叫我說甚麼好呢？……我窘住了。然而，在一瞬間的沉默後，我告訴他說，培拉的父親若是找上來的時候，他應該把她交還的。

“‘絕對不會！’

“‘但是他會知道她是在這裏的。’

“‘知道又怎樣呢？’

“我又被窘住了。

“‘聽我說，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皮喀林說，翹着他的腳。‘你是一位慈祥的人，你知道；但是你想我們若把他的女兒交還給那鞭子，他不是把她殺死就是把她賣掉的，事算是已成的了，我們現在只是不要走錯步數，壞事吧。關於培拉的事請你不要干涉，保管起我的寶劍來吧！’

“‘但是你要把她指給我看看，’我說。

“‘她是在那扇門的後頭呢。就是我自己，在今天要看一看她都不能的。她坐在牆角那，蒙在面紗裏，不說話也不抬頭——怯怯地就像是一隻山羚羊！我

已經僱好都可汗的女掌櫃；因為她懂得韃靼語，要她照顧培拉，使她把她是屬於我的這個觀念習慣了才行——因為她是不會再屬於別人的啊！’他說着把拳頭在桌上一敲。

“我對於這話也承認了……我能夠作甚麼呢？有些個人你對於他們只有無話可說地來承認一切。”

“怎麼？”我問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設法使他對他逐漸地習慣的事，他真地成功了麼？還是在拘囚中因為思家她憔悴下去了呢？”

“哈哈！她怎麼能以因為思家而憔悴下去呢？從礮台她能以看見同樣的山嶺就像從村莊裏的一樣——這些韃子們另外並不再需要甚麼的。況且，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每天都要送給她各樣的禮物。起初她不發一言，却昂然地把禮物都推開去，於是都落到都可汗的女掌櫃手裏而且喚起她的巧嘴妙舌來。啊，禮物！爲了一件有色彩的布片一個婦女甚麼事作不出呢！……但是那是題外的話……過了很久的時間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都百折不回地對待她。他研究韃靼語，同時她也逐漸懂得我們的了。一點一

點地她的看他也變得慣熟了，起初是偷偷地，睥睨地；但是她依然消瘦而且用一種低微的音節啾唔她的歌調，所以就是我，當我從近隣の屋子裏聽見的時候，都要在心裏感覺陰沉的。我恐怕永遠不會忘記这一幕的：我正漫步着，在窗子邊我向裏望一望；培拉坐在暖床上，她頭沈到胸前，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對着她，站着呢。

“‘請你聽我說，我的佩利（Peri），’他在說着。‘你當然知道你不論早晚總要是我的——那麼你爲甚麼直是磨難我呢？是你跟契契尼的甚麼人有了戀愛麼？如果這樣，我馬上就放你回去的。’

“她幾乎覺察不出地——驚並且搖動她的頭。

“‘這或許是，’他繼續說，‘我是毫無可取地使你憎惡麼？’

“她發出了一聲嘆息。

“‘或許是你的信仰禁止你賜給我一點點的你的愛麼？’

“她立時變了顏色而且始終沈默。

“‘信我的話，亞拉只有一個，在一切的種族裏都

是相同的；而且！他若是認可我的愛你，那麼，他爲甚麼要禁止你的報答我的愛情呢？’

“她牢牢地釘住他的臉，彷彿被這種新的觀念打動了。疑慮和一種要被說服的願望表現在她的眼睛裏。這是甚麼樣的眼睛啊！就像是兩塊熾灼着的炭一般冒着火花呢。

“‘聽我的話，我的親親的，好培拉啊！’皮喀林繼續說。‘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我預備要丟開一切來使你高興的。我希求的是你的快活，你若是再走上憂愁的路去，我就要死了，告述我，你會更喜歡些麼？’

“她沈在思想裏了，她的黑眼睛依然釘在他的身上。隨後她放天恩似地微笑了，而且表示默認地點了點頭。

“他用手把過她來，並且試看引逗她來吻他。她無力的抵禦，僅僅地重複說：‘請你！請你！你一定不，你一定不啊！’

“他不放鬆地堅持着。她開始戰抖而且哭泣了。

“‘我是你的俘虜，’她說，‘你的奴隸；自然，你能以強迫我。’

‘而且隨着，又——流起眼淚來。

“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用拳頭捶着他的前額，馬上衝進別的房子去了。我走進去看他，見他正操着手前前後後很悲愴地散着步呢。

“‘怎麼樣，老朋友?’我向他說。

“‘她簡直是一個鬼——不是一個女人啊!’他回答說。‘但是我敢用名譽担保她一定是我的!’

“我搖了搖頭。

“‘你敢跟我打賭麼?’他說。‘在一星期內?’

“‘好，好，’我回答說。

‘我們彼此擊了掌就分開了。

“第二天他立時派遣一名專差到吉祿亞爾(Kilyar)去給他買東西。這差人攜回來無數的各式各樣的波斯的料子。

“‘你以為怎樣，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他指着那些禮物向我說。‘我們的亞細亞美人對於像這樣的一種礮擊能不投降麼?’

“‘你不懂得塞爾卡西亞的女人們的，’我回答說。‘她們跟喬治亞或是外高加索的韃靼女人完全不

一樣——完全不一樣呢！她們有她們的原理，她們是特殊地教養成的。

“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微笑了而且他自己呼哨起一曲行軍曲來。”

(六)

“然而，用事實來證明，”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繼續說，“你知道，我並沒有錯。這些禮物只生了一半的效果。她是較比和善，較比信託些了——但是也就止於這樣。皮喀林於是決定了一個最後的急計。一天早晨他吩咐把他的馬鞍好，打扮得就像是一個塞爾卡西亞人，披掛了，走進她的屋裏。

“‘培拉’，他說。‘你知道我怎樣地愛你。我決意把你弄出來，滿想着你逐漸跟我熟識以後，會把你的愛賜給我的。我想錯了。再見吧！留在這裏作我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女主人，或是回到你的父親那里去——只要你願意這都是你的自由。我已經對你作下錯事了，我須要懲罰我自己。再見吧！我要走了。到那

里去呢？——這我怎麼會知道！我恐怕不久就要去向彈丸求恩或是引刃自裁了。所以請你記念而且饒恕我吧。’

“他轉開臉，伸出手來向她告別。她並不握他的手，但却始終沉默着。然而，我在門後站着，透過一道裂縫觀察她的面色，很覺得替她難過的，她嬌小的面龐上竟罩上這樣一種要命的蒼白啊！沒有聽着回答，皮喀林向門走了幾步。他顫抖着，而且——我要告訴你麼？——我以為他就在扮演他當笑話說着的那個事實呢！他就是那種人吧，誰知道呢！”

“他差不多觸到門了，然而，當時培拉竟跳起來，失聲地啜泣着，而且投在他的脖頸上了！你相信麼？我，在門後站着，也不自禁地哭了，你知道，並不是正確地在哭——却是——啊，不錯，有些發癡呢！”

他說到這裡不言語了。

“是的，我承認，”過了一會，他捋着髭鬚說，“我覺得受了傷似的，因為向來就沒有女人像那樣地愛過我。

“他們的幸福繼續下去了麼？”我問。

“是的，她承認，從那一天她看見皮喀林的頭一眼起，她就時時地念念不忘他了，而且向來就沒有一個男人在她心裏生過像這樣的一個印像。是呀，他們是幸福的！”

“這有多麼沒味的呀！”我無意中喊出來了。就事實說，我當時期望的是個悲劇的結局——但是，看哪，他却出乎意外地，使我失望了！

“然而，她的父親，”我繼續說，“怎麼能以猜想不到她跟你們在礮台裏呢？”

“不錯，你要知道，他似乎是這樣懷疑過。但是沒有幾天工夫，我們就聽說，此老被人暗殺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我的注意又重新被喚起來。

“我要對你說，卡比基心想他的馬是亞沙瑪得到他父親的許可才被偷跑的；不論怎樣，我是這樣猜想的。所以，有一天，卡比基去到大約離村莊有三俄里遠近的地方，在路旁，等候着。這老頭正因為找他的女兒白跑了一天回來，他帶的人都落在後面。天是黑了。深沈在思想裏，他緩緩地漫步般地騎在馬上。突

然間，卡比基從後面的叢林內像一隻貓似地躡出來，在他的身後跳上馬，用他短劍的一刺就把他投到地面，於是攔住鞍橋跑開了。有的跟隨，從山上看見了。他們急忙衝過來去追趕，但是都沒有追上。”

“他的馬的損失總算有所取償，而且也算報了仇呢，”我說，用一種批評去喚起我的旅伴的意見。

“自然，在他們看起來，”上尉參謀說，“他這種辦法是很對的。”

我不知不覺地爲這種傾向激動了，這是俄羅斯人：他碰對要在一些生活，習慣都不同的人們中間生活着，爲的要使自己跟他們適應，顯出來的傾向。我不知道這種心性是應受譴責還是值得讚美，但是這却證明他心情的立脚不穩和那種淺近常識的當前，原諒那隨處都看得見的罪惡無可避免或是無法消滅的罪惡。

(七)

這時候我們已經喝完茶。那早已駕好的馬匹都在雪裏冰凍着。在西方，月亮漸漸淡下去，而且就要沉沒在遠山上像破幕的細條一般懸掛着的密雲中間。我們出了村舍。跟我的旅伴的預言相反，天氣却清爽起來，而且可以希望有一個平靜的清晨。星辰的舞蹈着的歌隊在遠遠的地平綫上交織成奇幻的式樣，一個跟一個地，忽隱忽現着。這時候東方的蒼白色鋪張了暗紫的天空，逐漸地光耀着那峻削的山坡，山坡上鋪滿了潔白的雪。左，右，都影影綽綽地現出恐怖而神祕的深坑，而且，無數的霧團，像蛇似地，迴旋着，盤繞着，都沿着四近壁崖的坑坎處，就像感覺到而且害怕着白晝的臨近一般，蠕動着呢。

天空地面一切都是靜穆的，靜穆的就像早禱時的心情一樣；只是間或一陣涼風從東方送過來，吹起沿着了覆霜的馬的鬃毛。我們動身了。這五匹瘦弱的騾馬上孤特巔的盤曲的山路艱難地拉着馬車。我們都在後面跟着，馬一拉不動的時候就在車輪下放上石塊。這山路看起來就像要一直通到天上似的，因為就照眼睛能以辨識的那麼遠，牠還是向上昇，最後直昇到沉沒在雲團裏邊——那雲團，剛一黃昏，就像是等着食物的鶴鷹一般，停留在孤特巔的峯巔了。雪咯吱吱地在我們腳下作響。空氣稀薄得連呼吸都很是費力；血時時湧上頭部來，但是一種通暢的感覺也散布了周身血管，而且因為這樣高地站在世界之上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歡躍。是一種兒童的情感，我承認；但是，當我們從社會的紛擾逃出而又得以接近自然時，不知不覺地就變得好像孩子了：由經驗得來的每一‘屬性’都從心靈上脫落，這心靈就重新變成牠從前有過且將來必定再有的那樣。那跟我一樣，曾經在荒涼的山裏飄泊過，長斯地觀察山嶺的奇形怪狀，貪貪地吞下豁谷裏流通的提神的空氣的——他，自

然會懂得我所以要傳達，敘述，描寫那些不可思議的畫圖的願望。

好啦，我們終於到了孤特嶺的山巔，而且，停着步，眺望我們的四周。在山上懸着一團灰色的雲，森冷的氣息給人以風雨到來的威脅；但是在東方却樣樣東西都是那樣地清新，那樣地金光燦爛，我們——就是上尉參謀和我——全忘却了那塊雲了。……是的，就是上尉參謀也忘却了；在單純的心裏，這種對於自然美和莊嚴的情感，較比我們，在言語裏和在紙上的心醉的著作者，是一百倍地更強而且更活躍呢。

“我想，對於這些壯觀的畫圖你早就很習慣了吧！”我說。

“是的，先生，你甚至對於一粒彈丸的颼颼都能以變得習慣的，這就是說，習慣於掩藏起你的心的不能自主的怦怦的。”

“反過來，我聽說過，許多的老練的戰士真在那種音樂裏找到快意了呢。”

“自然，若是到了那種程度這真是快意的；但是

却正因為這心跳動得更加厲害。看哪！”他附帶說，向東方指點着：“多麼奇偉的一個地方啊！”

而且，誠然地，這樣的一幅全景使我幾乎不能再希望去看甚麼別的地方了。在下面臥着嘴詔爾谷爲亞拉格瓦河和另外的一道河流，好像爲兩條銀線一般地橫斷了；一團淺藍的霧氣沿着這谷在平流着，從清晨的溫暖的光輝逃開到四近的澗道裏去。許多的山峯在左右兩旁，更高更高地聳峙着，都彼此交切而且展開，滿覆了雪和叢林；在遠處的也是同樣的山嶺，然而，在當時，這看起來却好似兩座峭壁的形狀，彼此很相像呢。而且所有的那些雪都在紫紅色的光裏這樣愉快，這樣光朗地焰燒着，這看起來就像一個人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很能以永遠地生活下去。太陽在青蒼的山的後面幾乎看不見，這只有一個有訓練的眼睛才能夠從一種雷雲裏辨別出來；但是在這太陽上面却有一條血紅色的斑紋，我的旅伴對牠揮送了特殊的注意。

“我告訴你，”他喊道，“今天一定是多風雨的天氣！我們一定要趕快才行，不然在克萊士托夫嶺那里

恐怕我們要遭罪了。——往前趕啊！”他對車夫們喊道。

鎖練放在車輪下代替拖曳的東西，這樣車輪就不會滑跌了，車夫們提着馬的綱繩，於是開始了下行。在右邊是一座懸崖，左邊是一壁峭壁，這樣的深邃：一個阿色人的村落在底下看起來竟像是一個燕子的窩巢。我戰慄了，當時我想起那常常在夜深時，就在那樣的山路上，兩輛馬車都不能同時通過，一個驛夫一年中驅車而過的要有幾十次，並不從搖蕩的車上下來的事了。我們的車夫中有一個是來自亞羅斯拉夫魯的俄羅斯的農民，那一個是阿色人。這阿色人在恰好的時候便卸下拉套的馬，而且緊牽住轅馬的綱繩，用着每種可能的預防的方法——但是我們的不經心的國人甚至於並不離開他的車箱！我向他提醒，他應該坐得向外一點，這至少也因為我的行囊的關係，要把牠滾到山澗裏去我連一點點這樣的念頭也沒有，當時他回答說：

“哎，老客，託上天的福我們當像其餘的人一樣平穩而且安全地走到的；這並不是我們的頭一次了，

你知道。”

而且他是不錯的。我們也許就像那樣容易地完全走不到；但是我們却走到了還說甚麼。假使人們只要多運用一分理知時，他們應該確信關於生命並不值得這樣過甚地操心呢。

然而，你們恐怕願意知道培拉故事的結局吧？你要知道，這不是一篇小說，是旅行雜記的彙集，因此，我沒法使這位上尉參謀講得比他實際上的順序更快。所以，你們要耐性一點，不然，如果願意你就跳過幾頁去。雖然我並不勸你這樣作，因為這克萊士托夫嶺（或者，像博學的幹巴——Gomba——那樣，喊牠，le mont St. Christophe^(註)）的飛渡很值得你們的好奇心呢。

（註：克萊士托夫（Krestov）是“of the Cross”的用作形容詞的（Krest = Cross）；而且，自然，不是俄羅斯語的“Christophe”）

好啦，隨後，我們就從孤特巔渡下契托夫谷（Chertov Valley）了。……這在你們很有一種浪漫的意義吧！你們已經在無法登臨的懸崖上幻出惡鬼窩

的幻像了吧——但是這却想錯了。契托夫的語源是契塔(Cherta——邊界)並不是喬特(Chort——鬼)，因為，有一次，作過喬治亞的界標。谷裏積雪塞途，活現地使我們回憶起沙拉托夫，鞏鮑夫，和別的我們祖國的使人繫戀的地方。

“看啊，那就是克萊士托夫！”上尉參謀當我們下到契托夫谷裏時！他指點着一座披着雪袍的山說。山頂下突現出一個石十字架的暗黑輪廓，而且有一條幾乎認不出的道路從那里通過去，側路被雪阻塞了的時候，行旅們就從這里經過。車夫說還沒有雪崩落下來，因為愛惜馬所以要引着我們繞山而行。在轉灣處，遇見四五個阿色人，都過來給我們幫忙；把着車輪，呼喊着，向前拖曳並且護住我們的馬車。不錯，這真是一條險路！右方是無數的雪團在我們上而懸着，似乎，預備等到風暴一來便分裂開，落到谷裏去。路是這樣的狹隘，大部份又都被雪埋上了，有許多地方，在我們的脚下道路，有的地方，又因為白天太陽和夜間霜凍的交相侵襲轉變成冰了，所以馬都提防滑倒，我們也是很艱難地才開出我們的道路。左方張

開一個深陷的裂縫，從這裏滾捲過一道瀑流，時而隱藏着在冰層下面，時而在那暗黑的岩石上跳躍着，起着泡。兩點鐘的工夫我們祇能繞行克萊士托夫嶺——兩俄里就要兩點鐘啊！這時候雲已密佈，冰雹下降了；風，在谿谷裏迸湧着，就像是大盜夜鶯（註）那樣地怒號，呼嘯。不久之間那座石十字架被隱藏在霧裏了。這霧的洪濤，在愈來愈濃，愈來愈密的團塊裏，從東方衝了過來……

（註：一位傳說中的俄國的英雄，他的呼嘯能以打倒人的。）

却說，關於那座石十字架，在那裏傳下來一種很奇怪，而又傳得很遠的傳說，說是彼得大帝第一在游歷高加索的時候建立的。然而，一則彼得大帝當時就沒到過這裏，再則十字架上，有一個大寫字母的題刻，明明是呢摩洛夫將軍的命令建造的，而且這也是一八二四年的事情。但是，題刻儘管題刻，而傳說却根深蒂固，叫你實際就不知要相信甚麼才好；何況，習慣上就不相信題刻呢。

到戈蹕（Kobi）驛，還要下行五俄里的路，橫過覆雪的岩石和泥滑的冰雪。馬是精疲力盡的了；我們都

凍得要僵；大風雪，逐漸急劇，狂暴地呼隆着，非常像我們故鄉的北方的風雪，只是牠的狂調是更加悲愴，更加陰沈而已。

“哦，你亡命徒，”我心裏想，“你是爲了你的荒野，無拘束的大草原在哀哭着麼！在那里你可以展開你的寒冷的翅膀，但是在這裏你却被窒塞，被禁錮了，”像是鷹準對着鐵籠的格子，呼喊地，連擊着他的翅膀吧！”

“情形有多麼險惡，”上尉參謀說。“看哪！四下裏霧和雪外就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了。隨時我們都有滾落深淵或是黏在裂縫裏的危險；而且再下去幾步，我不敢說，那拜達拉（Baidara）已經那樣高地升起來了，就沒法橫渡過去。啊，這個亞細亞，我知道牠！同樣的人民，同流的河流！就完全沒有信託他們的啊！”

車夫們，呼喊着詛咒着，加緊地鞭打馬們，牠們却鼓動鼻息，頑強地抗拒，隨便怎樣，不管鞭聲的怎樣雄辯，都不肯拉動。

“老爺，”終於一個車夫對我說了，“你知道，我們今天恐怕要到不了戈蹕了。若是能以，你不願意下令向左手轉去麼？那邊在山坡上有些黑影子的——

恐怕是窩棚吧。過路的遇到壞天氣時，常常在那里落腳的，先生。他們說，”他指着那些阿色人，附帶地說，“你若是肯給他們一點酒錢，會領我們到那里去呢”。

“我知道這個，我的友朋，我知道這，個用不着你對我說，”上尉參謀說。“啊這些畜生們！他們是慣於抓住一些藉口來勒索酒錢的！”

“然而，你不能不承認，”我說，“若是沒有他們，我們一定要更糟了。”

“誰說不是呢，”他自己怒吼了。“我很知道他們的——這些鄉導們啊！他們天生就嗅得出一種對於人們的可乘的機會來的。沒有他們要尋找道路這彷彿是不可能的呢！”

於是我們便向左手方轉去，而且，千方百計地，在一番莫大的煩惱之後，總算摸索到這可憐的避難所了，這是兩座用石板和爛石碎磚造的茅屋，圍有一道同樣材料的牆。我們的衣服破爛的主人很歡躍地接待我們，我後來才知道政府方面在他們款留為風雪所襲擊的旅客們的條件之下供給他們以銀錢和食品的。

(八)

“一切都算好了，”我，靠近火旁坐下，說。“現在你要把你的培拉的故事給我講完吧。我相信你已經講給我聽的並不是這故事的收尾呢。”

“你爲甚麼這樣相信呢？”上尉參謀回答說，眯着眼並且狡猾地微笑。

“因爲事情就不會像那樣地經過。一個有這樣不尋常的起頭的故事也一定有個不尋常的結果。”

“不錯，你算猜着了。”……

“這話我聽見真高興。”

“這自然很足以使你高興，但是，真地，我一想到這件事情，就很傷心。培拉是一個俊俏的女郎，後來我變得跟她慣熟，就像她是我的女兒一樣；她也很愛

我。你知道，我是無親無友的。我已經有十二三年沒得到我父母的消息，並且，在頭些年，我向來就沒想過要娶一房妻室——至於現在，你知道，自然更不會了。所以要遇見甚麼人嬌慣，我是很高興的。她常常給我們歌，舞賴支金卡^(註)……她是多麼出色的一位跳舞家呀！我在省城的交際場裏領教過國內的貴婦人的；而且藉着一個機會，先生，大約在二十年前，我還在過莫斯科的貴冑俱樂部呢——但是有過一個女人足以跟她比擬麼？沒有一個！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把她玩物一般地裝扮起來，寵愛她，縱容她；而且要看見她跟我們在一起生活時，她長得有多麼俊俏，真可驚呢。太陽晒黑的痕迹都從臉和手上不見了，一種玫瑰紅的顏色上了她的雙頰。……她是多麼快活的個女郎啊！常常拿我開玩笑，這小猾鬼！………老天饒恕她吧！”

(註：賴支金卡(Lezginka)是賴支吉亞人的跳舞 (Lezhian dance)。

“你們甚麼時候才把她父親的死告訴給她的呢？”

“我們守了很久的秘密，直到她對於她的現狀很習慣了以後才告訴她知道；當時，她聽說，哭了一兩天也就忘掉了。

“大概總有四五個月的功夫，樣樣事情都照可能的那樣過去了。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我想我已經說過，他是熱烈地喜歡打獵；他是常想要跟在野豬或是野山羊的後面跑到山林裏去的——但是現在他却有這樣久不曾走出礮壘一步了。然而，忽然間，我看見他又在出着神，手操在背後，在屋裏徘徊。有一天在這樣徘徊之後，沒有告訴一個人，他就出發射獵去了。這一早晨就沒有誰看見過他；後來這同樣的事情就又出現在別的時候，而且就這樣地下去——屢次地屢次地……

“‘這不是好現象！’我心裏想。‘他們中間一定發生了甚麼勾當！’

“一天早晨我去看他們——這就在現在都是歷歷地就像在眼前一般。培拉在床上坐着，穿着一件黑的綢短衫，面色特別的蒼白而又那樣地憂傷，我驚訝的很。

“‘皮咯林呢!’我問。

“‘打獵呢。’

“‘他甚麼時候去的——今天麼?’

“她不言語了，彷彿在回答上很感困難。

“‘不是，他從昨天就出去了，’她終於說，跟着是一聲沈重的嘆息。

“‘一定不會有甚麼事情在他身上發生吧!’

“‘昨天我想而又想地愁了一整天，’她淌着眼淚回答說；‘我把各樣的不幸都想像遍了。一時我想他受了野豬的傷，一時我又想他被契契尼人捉到山中去……但是，現在，我却想他已經不愛我了。’

“‘就事實說，我的親愛的姑娘，你不應該淨往壞處想的!’”

“她聲淚俱下地哭了。然後驕傲地抬起頭來，她揩去眼淚，繼續說：

“‘他若是不愛我，那麼誰不讓他把我送回家去呢？我並未把甚麼約束放在他的身上。但是，事情若就像這樣地下去，我要自己走開的——我並不是一個奴婢，我是一個普林斯的女兒呀!’……”

“我極力拿話壓她。

“‘聽我說，培拉。你知道，要永遠跟你守在家裏，就像被綉在你的裙子上面那樣，就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個青年而又喜歡打獵。出去他是要出去的，但是他自然會回到你的面前來；而且，你若是因此就不高興起來，不久之間你要弄得他厭倦你的。’

“‘對呀，對呀！’她說。‘我要快活的。’

“於是隨着一聲笑的迸發，她抓過手鼓，歌，舞，而且圍着我亂躡起來。但是像這樣並未支持多久；她就又倒在床上，用手把臉搗住了。

“我能跟她作些甚麼呢？你知道我在婦女場中向來就不習慣。我想而又想地去怎樣安慰她，但是都不得當。很久我們倆都沒有言語……這真是一個最不愉快的局面啊！

“我終於向她說了：

“‘我們出去在壁壘上散散步你願意麼？天氣是很爽朗的。’

“這是九月裏，的確是一個少有的天氣，晴朗而又並不太熱。羣山就像一掌之隔那樣清楚地呈現在

眼前，我們出去了，沿着炮台的壁壘一言不發地來往散步。後來她在草地上坐下，我也就坐在她的身旁。實在說，現在想起來真好笑！我常常跟在她的後面跑，就像是一個保姆！

“我們礮台的位置很高，在壁壘上的眺望所以非常宏壯。一方面，那片廣闊的墾地，被幾處裂縫給合攏來的，却被伸展到山脊的森林給定界了。在那墾地上，隨處看得見村落在散着炊烟，並且有成羣的馬在左近來往行走。另一方面流着一條小河，靠近岸旁的是茂密的小樹。這些小樹遮蔭了接連高加索主要山脈的火石般的高地。我們坐在稜堡（bastion）的一個角隅裏，所以看得見兩方面的種種情形。我忽然覺察有人在一匹灰色的馬上從森林馳出來；更近更近地，他走進前來，最後停在河那岸上，大概離我們只有一百尋（Fathom）遠近了，而且開始來一周一周地迴轉他的馬像是中魔一般。‘奇怪！’我想。

“‘你看，你看，培拉，’我說‘你年青的眼神好——那是那一類的騎兵呢？他那樣來取樂的，那是誰呢？’

“‘是卡比基啊！’她於一瞥之後驚喊說。

“‘啊，這強盜，來取笑我們麼，他？’

“我仔細一看，的確是卡比基 跟他的櫻色的臉，並且就像往常一樣地褻褻而且污穢。

“‘那是我父親的馬呀！’培拉把着我的胳膊說。

“她 像一片樹葉似地顫抖着而且眼睛在冒着火星了。

“‘啊呀！’我心想。‘在你的血管裏，依然有着強盜的血呢，我的親愛的！’

“‘到這裡來，’我對崗兵說。‘看你的槍，把那個暴徒給我打下馬來——你應該得一個銀盧布。’

“‘很好，很好，閣下，只是他不肯站穩呢。’

“‘你告訴他啊？’我隨着一笑地說。

“‘嘿，朋友！’崗兵擺着手，喊道。‘你停一停，你作甚麼像陀螺似地來回亂轉呢？’

“卡比基止住步並且用耳朵來聽崗兵的話——他恐怕以為我們是要跟他開談判吧。真是大謬不然！我的榴彈兵瞄了準……梆！……沒有命中！……正當炸藥沒有命中的時候，卡比基推動他的馬，一躍就躍在一旁去。他站在馬踏鐙上，用土話喊了些甚麼，

用鞭子作了一個恫嚇的姿勢——就跑開了。

“你自己不覺得恥辱麼！”我對崗兵說。

“他跑到別的地方去死了，閣下，”他回答說。‘像那種該死的東西沒有一下就殺得死的。’

“過了一刻鐘的功夫，皮喀林打獵回來了。培拉投在他的頸頸上，對於他的在外的遲留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聲責怪！……就是我在那時候都有些跟他生氣的！

“我的天哪！”我說；‘好罷，我告訴你，剛才不大的功夫卡比基在河那岸來的，而且我們對他開了槍。你要是向他趕去，該有多麼容易，你知道！這些山中的土番是有仇必報的啊！你當他並不猜疑你幫過亞沙瑪的忙麼？我敢打賭他今天認出了培拉呢！我知道一年前他是拼命地愛慕過她——他親口這樣告訴過我——而且，他若是有一起弄到一批相當的彩禮的希望，他早就要求跟她結婚了。’

“在這話上皮喀林變作深思的了。

“是的”他回答說。‘我們要加謹慎些——培拉，從今天起你一定不要再在壁巖上散步了。’

“在這晚上我跟他有一段很長的解釋。我因為他對於這可憐的女孩的情感已經變遷，有些怒惱：他的把一半的日子都消費在打獵上，他的對於她的態度已經變得冷淡都一句沒有談到 他絕少愛撫她，她是看得出地憔悴起來；她的小的臉蛋，變得打皺，她的大大的眼睛日漸發暗了。

“‘你爲甚麼在嘆息呢，培拉？’我要問她。‘你是憂傷麼？’

“‘不！’

“‘你缺乏甚麼東西麼？’

“‘不’

“‘你在懷念着你的親眷嗎？’

“‘我沒有親眷啊！’

“有時候，整天整天地，除了‘是’和‘不’外，引不出她的一句話來。

“所以我進一步直接對皮喀林談起她來了。”

(九)

“‘請你聽我說，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皮喀林說了，‘我的是一種不幸的性格；這是我的教育的結果還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我是別人不幸的原因時，我自己也並不比他們不不幸。自然這對他們是一種極可憐的慰藉——不過事實具在是這樣的情形罷了。在我很年輕的時候，自從脫離了我的親戚的保護那時起，我就開始發狂似地去享樂金錢能以買到的各種快樂——這樣的快樂自然使我厭煩了。隨後我投身到上流社會裏去——這，不久，也使我灰了心。我戀愛着那些時髦的麗人並且也為她們所愛戀，但是只喚醒了我的想像和自私心；我的心情却始終空虛着……我於是讀書，研究——但是科

學在我也完全變作厭倦的了。我看出來了，無論是名譽或是幸福都一點也不繫在這上的，因為最幸福的都是些沒受教育的人，而名譽又是一種運氣，要獲得牠你只要乖巧就行。於是我一天比一天煩惱起來……後來不久我被調遣到高加索來：這是我生平最幸福的時期。我希望在契契尼人的彈丸下，厭倦就被趕散了——真是一種妄想啊！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我就跟彈丸的颼颼和死的逼近這樣地習慣，說實話吧，不過使我比對於蚊子多注意些罷了。於是我比以前還要厭倦。因為我已經失却這差不多是我的最後的希望。當我在我的房裏看見培拉的時候！當我，第一次，在我的膝上抱持她，吻她的黑的鬚髮時，我簡直是傻子，我心裏想她就是同情的運命所送給我的一位天使……我又錯了；一個韃子的愛情比起你的上流社會的貴婦人是並不多好的，這一種的蠻野無知和簡單，跟那一種的妖媚同樣地使你厭倦。我不是說我不像從前那樣愛她了；因為一些十分甜美的瞬間我對她是很感謝的；我情願為她交出我的生命——不過我跟她在一起却很厭倦……我是一個傻子還是一個

流氓我不知道；然而我也非常地可憐——也許比她還要厲害，這却是千真萬確的。我的靈魂已經被世間給毀壞了，我的想像紛亂，我的心情沒有滿足。在我樣樣事情都是瞬間的。我變得對於憂愁就像對於歡樂那樣容易地習慣了，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虛。給我只剩了一種方法——游歷。

“等到一能够，我就馬上出發——但是却不到歐羅巴去。絕對不去！我要到美利堅，到亞刺伯，到印度去——我也許在半路上甚麼地方就死了。不過我相信，多謝風雨和險惡的路途，最後的慰藉不會很快地就被汲盡啊！”

“很長的時間他都這樣接連不斷地訴說着，他的話在我的記憶上已經留下印痕了，因為從一位二十五歲的人聽見這樣的事情我這是第一次呢——也許就是最後的一次罷。這不很可驚麼？你說，”上尉參謀繼續說，向我訴請着。“你常住在京城裏，我想，而且那是不很久以前的事。在那里的青年是都像這樣的麼？”

我對他說，有許多人都常講像那類的話，恐怕有

些人真是從心裏講出來的呢；而且，那絲幻滅的情感，就像別的時尚一樣，在較高層的社會裏有了牠的起頭後，已經降到較低層的，在那裏被穿用得破敗不堪，現在，那些真正厭倦的，反都爭着掩護他們的不幸，就像這是一種缺點。上尉參謀並不了解這其中的微曲，搖搖他的頭，而且乖巧地微笑了。

“不管怎樣說，我想，介紹了這種風氣的是法蘭西人吧？”

“不然，是英吉利人。”

“啊哈，原來是這麼回事！”他回答說。“他們往往都是窮凶極惡的酒徒呢，你知道！”

我不覺地心裏想起一位貴婦人，在莫斯科住着，她就常說拜崙（Byron）恰好是一個酒徒。然而，這位上尉參謀的按語却較比可以原諒；爲何要禁制豪飲，他自然就極力使他自已相信世界上的一切不幸都是醉酒的結果。

(十)

這時候上尉參謀繼續着講他的故事。

“卡比基永遠就沒再露面；但是不知怎樣——我不知爲甚麼——我從腦海裏總排不出這種觀念：他一定要來，而且他心裏不知懷的是甚麼鬼胎。

“真是，有一天皮喀林極力攬掇我跟他去打野豬。我拒絕了很大的功夫。一隻野豬對於我有甚麼新鮮的呢？

“然而，他非死拉我去不成。我們帶了四五名兵伴一早晨就出發了。一直到十點鐘我們都在蘆葦和森林的四近奔馳——就沒找見一隻野獸！

“‘我說，我們不是應該要回去了麼？’我說。‘在這上死釘釘的，有甚麼用處呢？我們算撞在不吉利的

日子上了，這又有甚麼可說！’

“但是，不管炎熱和疲憊，皮喀林不願意就空手地回去……你知道，他正是那種人；不論甚麼他把心放在上面了，就必定要做到——很顯然地，在兒童時期，他就被一個姑息的母親給嬌慣壞了。到底在午間，我們發現了一隻該死的野豬——梆！梆！——真糟，——牠跑進蘆葦裏去。那真是一個不吉利的日子，真是的！……於是，在稍微休息一會之後，我們就動身回家了……”

“我們都不言語，並排地，縱着馬向前走。差不多就要到礮台的時候，却被小叢林把牠從眼前給遮住了。忽然一聲槍響……我們彼此互相閃視，都受了同樣驚疑的激動……我們急忙馳向槍響的方向去，抬頭一望，看見許多兵伴都聚集在壁壘上，並且向一處田野指點着，在那里一個騎馬的人正拼命地飛奔着，橫在鞍橋上抱着甚麼白的東西呢。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像是契契尼人那樣地號叫，從匣子裏掏出槍來，就追上前去——我跟在他的後面。

“傲倖，多謝我們的沒有成績的打獵，我們的馬

並沒有疲憊。牠們在鞍子底下拚命，我們每一瞬間都被拖得更近些更近些地……我終於認出了卡比基，却弄不清楚，在前面他抱着的那是甚麼。

“隨後我跟皮喀林扯成平行線了，就對他喊道：

“這是卡比基啊！”

“他向我望了一望，點了點頭，並且用鞭子緊抽他的馬。

“最後我們是在卡比基的槍彈能達到的距離之內了。這是他的馬疲累了還是不跟我們的那樣地好，我不知道，但是，不管他怎樣地掙扎，却並未向前弄得怎樣快。我想在那一瞬間他一定想起他的黑眼睛來了！

“我望了一望皮喀林。他正在一邊飛奔，一邊瞄着準呢……

“‘不要放槍’，我喊道。‘留槍罷！看情形我們會活捉住他的。’

“啊，這些年青的！往往在錯誤的瞬間點火啊！槍聲一響，彈丸就擊折馬的一條後腿。牠向前猛地一跳，一顛蹶，就雙腿跪倒了。卡比基跳開了，於是我們

才辨識出在胳膊裏他抱着的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包在面紗裏。這就是培拉——就是可憐的培拉啊！他用土話向我們不知喊了些甚麼，於是在她身上舉起了他的短劍……遲延是無用的，輪到我了，我突然點了火。這彈丸也許在胳膊上擊中了他，忽然落下了他的手。當煙散開時，我們看見那一匹負傷的馬在地面上躺着，培拉就在他的旁邊；但是卡比基，却拋開槍，穿過小叢林像隻貓似地向峭壁上攀援着呢。我當時很想把他從那里打下來——但是我却没有裝好的彈藥了。我們跳下馬，衝向培拉去。可憐的女孩呀！他一動不動地躺着，血正從她的傷處，湧流着呢。這賊！他若是向心口刺了她——豈不很好，就在那，當時，甚麼事情至少也就都算完結了；但是却像那樣的在後背去刺她——這賊棍！昏迷不省。我們把面紗撕成了碎條，緊緊地纏上了傷處。皮喀林儘管親她冰冷的嘴唇——要使她甦醒却是不可能的了。

“皮喀林騎上馬；我從地面把培拉舉起來，並且不知怎樣處置才好地，把她在他面前安置在鞍子上；他用胳膊抱住她，我們就騎馬往回走。

“‘你看看，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在一會的沉默後，說。‘像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把她弄活了。’

“‘真的!’我說，於是我們飛快地把馬放開了。

(十一)

“一羣人都在礮台門那等着。我們謹謹慎慎地把這負傷的女郎弄到皮喀林的營房，隨後就打發人去請醫生。醫生是喝醉了的，但是却請來了，驗過傷，他就宣布說連一天都活不過去了。他却弄錯了，然而。”

“她得救了麼？”我問上尉參謀，把着他的胳膊而且不自覺地歡喜着。

“沒有，”他回答說，“但是醫生却錯得那麼遠！她多活了兩天呢。”

“然而，請你對我說，卡比基怎麼把她弄走的呢！”

“情形是這樣的：不管皮喀林的勸阻，她走出礮台，到河邊上去。這是一個非常之熱的日子，你知道：她坐在石頭上，把脚浸到水裏。卡比基爬上來，突然

抓住她，搗住了她的嘴，硬拖到叢林裏去。他於是跳上馬就想跑。這時候她居然喊出來了，崗兵們便鳴起警笛，放槍，但是沒有擊中；隨着我們就到了。”

“但是爲甚麼卡比基要把她弄跑呢！”

“噯呀！爲甚麼，誰不知道這羣塞爾卡西亞人都是賊種呢！他們決不能看見在那里放着的甚麼東西而不伸手出來的。也許並不需要這件東西，他們却要偷牠！然而。但是，你一定不要對他們太殘酷了。況且，他曾經戀愛過她一個很長的期間呢。”

“但是培拉死了麼！”

“是的，她死了，而且忍受了一個長期間的苦痛我告訴你說吧，我們都跟她弄得十分地疲倦，在那晚上十點鐘左右她蘇醒過來。我們都在她的床邊坐着。她一睜開眼睛，馬上就喊皮喀林。

“我在這裏，在你身旁呢，我的可愛的人，”他握着她的手，回答說。

“‘我要死了’。她說。

“我們安慰她，告訴她醫生已經很可靠地應許來救活她。她搖動她的小的頭而且轉向牆去了——她

並不要死啊！……

“夜間她變得精神錯亂起來，頭部火熱，一種熱病的發作，使她全身不住地抽搐。她錯亂顛倒地說到她的父親，她的兄弟；她想念羣山，想念她的家，……隨後她又說到皮喀林，用種種親愛的名稱喊他，或者責備他因為他要不要愛他的‘可愛的人兒’了。

“他在沉默裏靜聽她的話，頭沉在手裏；然而，自始至終，我並未看到一滴眼淚在他的眼毛上。我不知道他實際上就是不能哭呢還是強制着他自己；但是就我說，我從來就沒見過比這再悽慘的事情。

“快要天亮的時候，才稍微安靜些。大概總有一點多鐘的功夫她都躺着不動，蒼白，而且衰弱得要看出她在呼吸着都很困難。這種狀態過去，她漸漸好些而且談起話來。她說的關於甚麼呢，你想？這樣的思想只有臨危的人才會有呢！……她悔恨她的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在另一世界裏她的靈魂永遠不會跟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的靈魂相遇，而且在天堂裏作他的伴侶的必定是別的女人。我忽然想起要在她的死前使她受洗。我把我的意見對她說了；她猶疑

不決地望着我，很久很久地都說不出一個字來。最後，她回答說她情願在她生長於其中的信仰裏死去。一整天都是這樣過去的。那天使她起了一種甚樣的變化啊！她的蒼白的面頰塌下去了，她的眼睛一會一會地變得那樣地大，她的嘴唇都燒焦了。她覺得有一種要次第燒完的熱度，就像火紅的鋒刃一般在刺着她的胸膛。

“第二夜到來了。我們始沒終有合眼或是離開她的床邊。她悽慘地忍受苦痛，唉哼不止；但是痛苦一見輕減她馬上就極力使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相信她覺得好些了。盡力勸他去睡一會，親他的手而且不願意把牠放開。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她就感覺到死的苦惱而且翻滾起來。她打掉了繃帶，血又重新地流出。當傷處又纏好時，她安靜了一會，要求皮喀林來吻她。他在她的床頭跪倒，從枕頭上舉起她的頭來，把他的嘴唇緊壓在她的上面——她的嘴唇是冰冷的。她用顫抖的胳膊緊緊地抱住他的頸項，就像隨着那個接吻要把她的靈魂交給他似地。——然而，她死的却很好啊！你想，假使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

基已經棄了她，她要變成個甚麼樣子呢？這却是，不論遲早，一定要到來的。

‘在底下的半天功夫她都是平靜，沉默而且柔順，雖然醫生怎樣過甚地用煖劑及混合劑磨弄她。

‘天哪！’我對他說，‘你知道你自己說過她是一定要死的，那麼你的這些藥劑的好處是甚麼呢？’

“雖然那麼說，把這全作到了是較比好些的，’他回答說，‘這樣我的良心也許可以告無愧了。’

“好個良心呀，不錯！”

“過了午間培拉口乾舌燥起來。我打開窻子，外邊却比屋裏還熱！我們在床的四周都放上了冰——這都沒有用處的。我知道這種不能忍受的乾渴是逼近的末路的一種徵候，我就這樣告訴了皮喀林。

“水，水呀！”她用一種嘶啞的聲音說，她自己從床上起身起來。

皮喀林蒼白得像是一張紙似地轉過身去，捉過一只玻璃杯，斟上水，遞給她。我用手摀上眼睛，開始來念祈禱——我不能記憶了……是的，我的朋友，我在病院裏或是在戰場上曾經無數次地看見過人死

的，但是這次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呀！而且，我要承認。就到現在這件事情還使我傷心呢：她甚至連一次都沒有把我提到心上來就死去了。然而，我却愛她，我應當像是一個父親那樣地想啊！……啊，上帝原諒她吧！……實在說，我有甚麼足以使她當垂死之際要記起我的呢？……

‘她一喝過水，馬上安然了些——但是不過三分鐘的功夫她就呼吸了她的最後的呼吸！我們放一面鏡子到她的唇邊——牠是很亮的啊！

“我拉着皮咯林出屋，走上砲台的壁壘。很久很久地我們都並排地，走來走去地散步，一句話也不說而且把手都操在背後。他的臉色很平常，任甚麼表現都沒有——這很使我生氣。假使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一定悲痛得要死呢。後來他在樹蔭下，地面下坐下了，用手杖在沙地上不知畫些甚麼。你知道，不拘形式地，我極力安慰他而且談些閒話。他抬起頭來哈哈地笑了！在他的笑聲裏，一個寒戰通過了我的周身……我爲的定棺材就走開了。

“我承認這一半是爲的分開我的思想我才像那

樣地使我自己忙亂。我存有一小塊塞爾卡西亞的呢料，我就用牠蓋了棺材，而且用些塞爾卡西亞的銀花編作了裝飾，那花編是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曾經爲培拉購買的呢。

“第二天早晨我們便把她葬在了砲台的後面，靠近河流，在她最後一次坐過的地點的旁邊，在她的小小的墳墓的四周，白皂角的小樹和接骨木等現在都已經長成了。我早就有心要去建立一個十字架，但是，這却是不應該的，你知道——別的不說，她並不是一個基督徒啊。”

“皮喀林怎麼樣了呢？”我問。

皮喀林病了很多的日子，而且變作瘦弱，可憐的人了；但是我們從那時起就永遠沒再談到過培拉。我知道這對於他一定是不高興聽的，那麼還談牠作甚麼呢？以後大概有三個月的功夫他就被派到E——聯隊，起身到喬治亞去了。我們此後便永遠沒有會見過。對啊。提起這話我想起來了，有人告訴我前不多日子他已經回到俄羅斯去了——但是這却不是由於軍隊裏的將軍的命令。再者，在像我們這樣的人，

消息的到來總是很晚的。”

因此——或許要掩蓋傷心的回憶——他關於知道一年後的消息的不快發了一大篇的議論。

我並未打斷他，但是也沒有聽見。

在一點鐘的時間內在我們的旅途上一種前進的時機自己呈現在眼前了。風雪平靜了，天空變成清朗的，我們就動了身。在路上我不知不覺地又讓話頭轉到培拉和皮喀林身上來。

“你沒有聽說過卡比基的結果怎樣了呢？”我問。

“卡比基？真地，我並不知道。我聽說過，跟沙普蘇格人(Shapsu's)一起，在我們的右翼，有個冒失鬼卡比基，他在我們的彈丸之下，在一身紅戰袍內，騎馬漫步着，而且每當一粒彈丸嗡嗡地臨近他時便有禮貌地低下頭去——但是這差不多就不能是那個人了！”……

在戈壁亞(Kobia)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和我分途了。我馳驛前行，但是他，因為他的笨重的行李，要追隨我是不能以的。我們沒有再繼續地相會的期望，但是我們却會見了，而且，如果你願意，我當告訴給

你怎樣地會見的——這全然是一段史實呢……然而，你要承認，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就各種關係說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你若是認承這話，爲了我的或者過於冗長的故事我總算是十二分地得到報酬了。

卷 二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在跟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分開後，我匆忙地馳過特萊克和達利爾的山峽，在卡支培克早餐，拉爾斯吃茶點，晚餐的時候就到在烏拉笛卡了。我替你們省下—段山嶺的描寫吧，就像感歎詞傳達的不是意義一樣，文字的著色也傳達不出印像來的——尤其是對於向來就沒到過高加索的人。我也略去類似統計的觀察吧，這我相信是沒有人要讀的。

我投宿在凡在那一帶地方旅行的人都常來常往的旅館內，在那里，却說，就沒有一個人你能以吩咐他去替你炸野鷄，烹菜湯，因為那三個看管旅館的老軍不是那樣地笨，就是那樣醉醺醺的，要從他們敲出甚麼感覺來簡直就不可能。

我接到通知說我一定要在那里停留三天之久才行，因為從埃卡稜諾拉得來的“幸運”（Adventure）還沒有到，所以在歸途上就不能起身。這有多麼不幸呀！……但是一種惡劣的雙關語對於俄羅斯人並不是慰藉呢。而且，爲的找些事情佔住我的思想，於是把記錄培拉故事的事收納到我的腦子裏來。我從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聽來這個故事——決沒想到牠會在一條小說的長練上成爲第一環啊：你知道一件無關重要的事，往往要有可怕的結果呢！……然而，你們恐怕並不知道這“幸運”是甚麼吧？這是一種護送兵——由一步兵中隊的半數，跟一尊大砲組織成的——牠護送行李車經過卡巴底從烏拉笛卡到埃卡稜諾拉得去。

頭一天我覺得真是度日如年。第二天一早却有一輛車趕進庭心來了……啊哈！原來是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我們見面就像是多年的老友一樣。我提議把我的屋子跟他同住，他連在禮貌上都未表示拒絕，就接受了我的款待；他拍我的肩膀而且微笑得嘴都綳起來了——一個古怪的人啊，你看！……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在烹調術上是很精通的。他野鷄炸得出色極了，而且用胡瓜湯調治得非常之成功。我不能不承認，若是沒有他，我一定落得吃乾糧的。一瓶卡凱第亞酒（Kakhetian Wine）幫助我們忘懷了杯盤數目的儉約——都說出來吧，這只有一盤。隨着，我們點着烟管，搬過椅子，就坐下了——我靠近窗戶，他靠近火爐，因為天氣的陰濕而且寒冷已經生了滿爐的火呢。我們半天都沒有言語。我們還談甚麼呢？他已經把那些在他自己是有趣味的都告訴給我了，我又沒有甚麼要講的。我從窗戶望出去。在樹後，隨處我都瞥見一些簡陋，低下的房屋沿着特萊克的岸堤錯落着，這河是在時時加寬的水流裏向海奔流：再遠些聳峙着深藍，參差的層巒疊障，卡支培克嶺從後面在他巋峨的白僧帽下向前凝望着。我心裏暗暗同這些告別；要離開牠們我很覺得有些黯然呢……

我們就這樣坐有很大的時間。太陽在淒冷的山後沈落，一片白濛濛的霧氣在谿谷上開始瀰漫着。這沈寂忽然為旅行馬車的鈴聲和車夫的呼喊在街心給

衝破了。於是幾輛車，跟着一些骯髒的亞爾滿人，趕進旅館的庭心裏來，而且後面還進來一輛空的旅行馬車。牠的輕便的轉動，安適的鋪排，和雅緻的外形都給加上一種外國的標記。後面跟着一個有一大部髭鬚的人。他穿着一件匈牙利式的套褂，就一個男僕說，總算是穿得很得體的了，從他由煙管裏抖落煙灰的魯莽姿勢和對於車夫的呼喊上，就不能誤斷他的聲喚。他分明是一位疏懶主人縱容壞了的僕從——頗有些俄羅斯的費葛羅(Figaro) (註)的氣味呢。

註：法國 Beaumarchais 的名劇 ‘L' "Babier de Seville'’及‘Le Mariage de Figaro’ 中的人物。在前一劇是理髮匠，在後一劇是僕從。

“請你告訴我，我的好人。”我從窗戶裏對他招呼說。“怎麼？——‘幸運’已經到了麼，喂？”

他賞給我一個反而陵人的眼風，正一正他的領巾，就躲開了。一個亞爾滿人，正在他近旁散着步，微笑而且替他回答說，‘幸運’實在，已經到了，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向歸途出發呢。

“謝上帝！”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說，他在那時

候已經到窗戶那里來了。“多麼出色的一輛馬車呀？”他附帶說：“這恐怕是那位官員爲的司法調查要到第弗里斯去的吧。你看他是跟我們的小山坡都不認識的啊！不，朋友，你不要開玩笑吧！他們那里像你呢；你看，他們把一輛英吉利式的馬車都要顛簸得粉碎呢！——但是這會是甚麼人呢，讓我們去，弄個明白。”

我們出來，進了走廊。在廊的盡頭有一扇開着的門通到一間側面的屋裏去。那位男僕和一個車夫正往那屋內搬着提包。

“我說，老兄！”上尉參謀問他道：“那輛怪馬車是誰的呢？——喂？——一輛講究的馬車呀！”

並沒回身，那位男僕在他解開一件提包的時候他不知自己在怒罵着甚麼呢。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怒惱起來了。

“我是跟你說話呢，朋友！”他說，撫着那個粗暴之徒的肩膀。

“誰的馬車麼？——我的主人的。”

“你的主人是誰呢？”

“皮喀林——”

“你說甚麼？甚麼？皮喀林？——天嘯！……他不在高加索服過務麼？”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扯着我的袖子喊起來了。他眼睛裏冒着歡悅的火花。

“是的，我想，他在那里服過務——但是我跟他並沒有多久。”

“對啦！一點不錯！……一點不錯！……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吧？自然，那是他的名字吧？你的主人和我是朋友呢，”他附帶說，同時，用這樣的力量就像要使他站立不穩一般在肩膀上給那男僕一種友情的拍打。

“請你原諒我，先生，你礙着我呢，”那後者，皺着眉，說。

“你有多麼古怪啊，朋友！怎麼，你不知道，你的主人和我是心腹之交，而且在一起住過麼？……但是他在那里住下了呢？”

那僕人提醒說，皮喀林是留在N團長的家裏，吃晚飯而且過夜的了。

“但是在晚上他不會到這裡來看一看麼？”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說。“或者，你，老兄，你不會因為甚

麼事情要到他那里去麼？……你若是去的話，請你告訴他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在這里呢；就那麼說——他就會知道的！——我當給你半盧布作酒錢呢！”

那男僕在聽着這樣一種謙遜的期許時，作出一個輕蔑的面孔來，但是他却對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擔保他一定要完成他的託付。

“他一定會要馬上跑了來呢！”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氣說。“我要到門外邊等着他去！啊，我跟 N 團長並不認識，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在大門外邊一條小凳上坐下，我就到屋裏去了。我承認我也是某種程度的著急，等待着這位皮喀林的出現呢——雖然，由於上尉參謀的故事，我已經構成一個關於他的萬難偏袒的觀念了。在他性格中的某種特性依然像是很直得注意的地激動了我。有一小時的功夫，一個老兵帶來一只熱氣騰騰的沙摩跋 (Samovor；俄國式的製茶具) 和一把茶壺。

“你不要喝些茶麼，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我

從窗戶喊出去。

“謝謝你。不知怎麼我並不渴。”

“啊，要喝一些吧！你知道，天晚了，而且冷呢！”

“不，謝謝你”……

“好吧，你既然願意那樣！”

我單獨地開始了我的茶。隨後大概有十分鐘的功夫我的老上尉進來了。

“你是對的，你知道；喝一口茶，自然好些——但是我是在等待着皮喀林呢。他的僕人已經去了很大的功夫了。但是顯然有甚麼事情絆住他了。”

他急急忙忙地啜了一杯茶，拒絕了第二杯，便又走到大門外邊去了——並不見得不有些不寧的。這是分明的，這老頭被皮喀林的冷淡窘住了，因為剛不大一會功夫之前他還在對我訴說他們的友情，而且就上溯一點鐘的功夫還在使人相信皮喀林在聽着他的名字時立刻就要跑上前來的，所以更加厲害。

當我打開窗戶，開始去招呼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說是就寢的時候了時，這已經是很晚而且很黑的了。他透過牙齒暗中喃喃了幾句。我反復我的邀請一

他並未作答。

我在爐座上留下了一隻蠟燭，而且，把自己裹在外套裏，在床上躺下，不久也就沈到睡眠狀態中了；而且若不是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當他走進屋子時弄醒了我，我早就安安穩穩地睡下去。那時候天已非常之晚。他把他的煙管扔在桌子上，開始在屋子裏來來回回地踱着，而且在火爐那里刮辣。他終於躺下了，但是過了很久很久他都在咳嗽，吐唾，而且輾轉着。

“臭蟲在咬着你麼，不是牠們麼？”我問。

“是的，就是這個，”他回答說，隨着一聲沉重的嘆息。

第二早晨我早早地就醒了，但是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却比我還早。我找到他正在大門旁的小條凳上坐着呢。

“我要到司令那里去，”他說，“所以，皮喀林若是來了，請你打發人叫我去”……

我應下了。就像他的肢體已經恢復了青春的力和柔順一般，他跑開了。

這早晨清新而且可愛。金色的雲像是一帶高聳

空際的新的山脈一樣在山頂上團聚起來。在門前，展開一塊廣闊的方場；後面的百貨商場沸騰着許多人，這是個星期日。

赤着脚的阿色人的孩子們，肩上背着蜂房的背袋，在我的左右來往着。我咒罵他們；我有別的事情要想呢——我開始來分享那可敬的上尉參謀的不快了。

在過去的十分鐘前，我們正期待着的人，出現在方場的盡頭處了。他跟N團長漫步着，他伴送他——直到了旅館，對他說了一聲再見，就轉回砲台去了。我馬上派了一名老軍去找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皮喀林的男僕出來迎接他。並且稟報他說他們當下就去套車；他遞給他一匣雪茄煙，接受了一些命令。就出去辦理他的事項去了。他的主人點着一支雪茄煙，打了一兩次呵欠，就在門那邊的條凳上坐下。我現在要替你們詳述一下他的相貌。

他是中等的身材。他的端正的，苗條的外貌和寬闊的肩膀都給一個體質強健的證據，能以忍受着一切游牧生活的艱辛和氣候的變易，並且很成功地抵

抗着都會生活傷德敗品的影響和內心的暴風雨。他的天鵝絨的外套，被塵土遮滿了，只扣了兩個較低的鈕扣，並且露出耀眼白的亞麻汗衫，這證明他有一位紳士的習氣。他的手套因為行旅弄髒了，看起來就像特意為他貴族式的小手製造的一般，當他取下一隻來時，他蒼白的手指的纖細使我頗為驚異。他的步態是疏忽而且懈怠，但是我留心他並不擺動他的胳膊——一個性格的某種秘密性的確實的標誌。然而，這些特點都是我個人的觀察的結果，我一點都不希冀使你們盲目地相信這些話。當他在那把自己坐在條凳上的動作中時，他的垂直的形體彎屈得就像脊背上沒有骨頭一樣。他的周身的姿態是某種神經衰弱的證明；照他坐着那樣，看起來很像是一位巴爾扎克（Balzac）小說中賣弄風情的半老女人，在疲倦的跳舞會後，在絨靠臂椅裏休息着的神氣。就我對他面貌的頭一瞥視說，想不到他的年齡是大過二十三的，雖然到後來我竟看作好像三十了。他的微笑具有孩氣的某種東西。他的皮膚有一種女性的滑膩。他的優美的頭髮，天然捲曲，最活現地界劃出他蒼白，高貴

的眉宇，在這上只在長久的觀察後才能以注意到皺紋的痕跡，彼此交切着：這在氣惱或是內心擾動的瞬間或許更爲清楚地顯露出來。他的頭髮的顏色雖然淺淡，他的鬚鬚和眉毛却都是黑的——在一個人的一種教養的標誌，正像一部黑駿和一條黑尾的在一匹白馬一樣。完全這相貌，我當附添說，他有一架微微上偏的鼻子，耀眼白的牙齒，和櫻色的眼睛——我要關於他的眼睛更多說幾句話。

頭一件，當他笑的時候他的眼睛向來不笑。你不會碰見過，你自己，在或人的身上去留神這樣的特質麼？……這是一種壞脾氣或是深沉而又不變的悲傷的一種標誌。從他的半低垂的眼毛後面，牠們閃耀一種燐燐的青光——我若是可以這樣表現我自己的話，——這不是一個燃熾的靈魂的或是一種嬉戲的幻想的反射，但却是類似光滑的鋼鐵的一種光華，眩目却又森冷。他的眼光——短，却深入而沉重——留下一種潦草探尋的不快的印像而且這若不是這樣淡漠地寧靜，一定會被看作傲慢的了。

這或許是在我已經知道一些他生活的底細後這

些特點才來到我的心裏，這或許，在別人，他的相貌要生出一種完全不同的印像；但是，假使你除了我就不會從別人聽到他時，無論情願與否，你只好把滿意放在我的前邊的敘述上了。總之，就大體說，他是一個面目極其姣好的人，而且具有一種特別討女人歡喜的容貌的根本的範型。

馬已經駕好；鈴子隨時都在轅弓（註）上叮璫；那男僕已經兩次到皮喀林面前，作事事都已齊備的報告，但是却依然沒有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的蹤影。幸而皮喀林在他凝視高加索參差蔚藍的山峯時，沈在思想裏，顯然是勢難倉卒就道的。

註：就是上文說過的“杜加”

我走到他近前。

“你若是肯多等一會，”我說，你會有與一位老朋友相會的快樂呢。”

“呃，真地麼！”他敏捷地回答說。“他們昨天就這麼對我說過。他在那里呢，但是？”

我向方場的方向望了一望，在那里遠遠地看見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正用全力，奮勇地跑着。不幾

分鐘的功夫他就到在我們的近前了。他差不多喘不上氣來；汗珠是豆粒一般在他的臉上滾着；濕團團的蒼白頭髮，在帽子底下逃避着的，却黏在他的前額上；他的膝關節都在震抖着……他幾乎把自己投在皮喀林的脖頸上了，但是，皮喀林，却反而冷冷地，雖然以一種歡迎的微笑，對他伸出手來。這上尉參謀發呆了一會的功夫，但是隨着却又熱切地在他自己的兩隻裏邊握住了皮喀林的手。他依然是說不上話來。

“看見你我的是怎樣地喜歡呀，我的親愛的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好吧，您一向好吧？”皮喀林說。

“並且……你……您呢？”老人囁嚅地說，在他的眼裏充滿了眼淚。‘自從我認識你以來，該經過多少事變啊！……但是你要動身到那里去呢？’……

“我就要到波斯——和更遠的地方去。”……

“但是不真就馬上動身吧？……稍微呆一會，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不真就要立時分別吧？……這是甚樣的一個長時間啊，自從我們彼此分手以後！”……

“這是我要走的時候了，馬克西謨·馬克西米

基，”回答的是。

“天哪，天哪！但是你這樣忽忽忙忙地要到那里去呢？我早就想要對你說的有這樣地多！要向你問的這樣多啊！……啊，你怎麼樣呢？你已經告退了麼？……甚麼？……你這一向都怎樣過的啊？”

“過得够煩的了！”皮喀林回答說，微笑着。

“你記得我們在砲台裏過的生活麼？就打獵說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地方！你是特別地喜好放鎗呢，你知道！……而且培拉？”……

皮喀林幾乎變得有些蒼白了，並且避開了他的頭。

“是的，我記得呢！”他說，幾乎立時強迫着打出一個呵欠。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於是請他跟他在一處停留兩小時或者再久些。

“我們要吃一頓講究的午飯呢，”他說。“我有兩隻野鷄；而且這裏的卡凱第亞酒是出色的……這自然不是在喬治亞的那種，但是却依然是最好的……我們要談……談……你要告訴我你在彼得堡的生活……

…唉？”

“說真話，在我就沒有甚麼要說的，親愛的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無論怎樣，再見吧，這是我要動身的時候了……我是很匆忙地……我很感謝你的沒有忘記了我，”他附帶說，握着他的手。

這老人皺起他的眉頭。他有點心傷而且氣惱，雖然他竭力去隱藏他的情感。

“忘記麼！”他怒喊了。“我就沒有忘記過甚麼事情……好吧，上帝保佑你！……我們相逢時會像這樣這不是我想得到的。”

“來吧！行了，行了！”皮喀林說，給他一個友愛的擁抱。“要我不照我習慣的那樣去作怎麼行呢？……我們能怎麼樣呢？個人都要走他自己的路的……我們要再相會麼？——只有上帝知道了！”

當說着這話的時候，他已經把他的坐墊拿到馬車裏，而且車夫已經在提攏着韁繩。

“等等，等等！”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忽然喊道，緊把着車門。“我幾乎完全忘記了。你的紙張是留在我這裏的，葛里哥里·亞歷山得羅維基……我想在喬

治亞會找到你的，但是這裡却是上帝擇定的我們要相逢的地點。要怎樣處置牠們呢？”……

“隨你怎樣吧！”皮喀林回答說。“再見。”……

“你就這樣到波斯去麼？……但是你要在甚麼時候回來呢？”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在他後面喊道。

就這個功夫，那馬車是離開很長的一段路的了，但是皮喀林却用手作了一個姿勢，這也許是表示的這樣的意思：

“我是否會回來這是很不定的，而且也就沒有理由，爲甚麼我要回來呢！”

車鈴的叮璫和車輪沿着火石般的路的鱗鱗都早已是不能以聽見的了，但是這位可憐的老人還始終在同一的地方站着，深沉在思想裏。

“是的，”他終於說了，在竭力保持着一種淡漠的態度，然而一粒怒惱的淚珠却時時都在他的眼毛上放光。“我們自然是朋友——啊，但是在時下朋友又算甚麼呢？……在他看來我又算得甚麼呢？我是不富的；我沒有官銜；而且，更加，就年齡說我完全不是他的同輩啊！——看哪，自從他又回過彼得堡後已經變

作了甚樣的一個紈袴子啊！……甚樣的一輛馬車！……甚樣的一大堆的行李！……而且又有像這樣的一個驕縱的僕人！”……

這些話都是用一種冷嘲的微笑發的音。

“請你告訴我，”他轉向着我，繼續說，“你對這件事怎樣想呢？你看，他爲甚麼現在要到波斯去呢，這鬼？我的主啊，這是可笑的——可笑的啊！……我早知道他是一個易變的人，而且是——個你永遠就不能信託的啊！……但是，必定落到一個壞結果的，這真是可憐……然而又不能不這樣啊！……我常常說過一個忘棄他的舊友的人是得不到甚麼好處的！”……

因此他轉開了，爲的要隱藏他的擾動，並且進而在庭心去散步，繞着他的二輪馬車，假裝着在察看車輪，其實，他的眼睛是每一瞬間都充滿着淚滴的。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我走到他的跟前，說，“皮喀林給你留下的那是些甚麼紙張呢？”

“上帝知道！某種的記錄吧。”……

“你要怎樣處置牠們呢？”

“怎樣？我要把牠們作包藥彈用呢。”

“請你變通地把牠們交給我吧。”

他驚異地望了望我，在嘴裏囁嚅了幾句，就開始在他的提包裏去搜檢。抽出來了一本寫着字的冊子，他很鄙薄地把牠投在了地面；隨着第一本——第三本——第十本都分享了同樣的運命。在他的怒惱裏總有些孩氣的東西，這可笑而又可憐的地使我感動了……

“牠們都在這里了，”他說。“在你的發見上，我很恭喜你呢！”……

“我可以照我喜歡的去隨便處置牠們麼？”

“是的，你要喜歡，就在新聞紙上刊布了牠們吧。這關我甚麼事呢？我算得他的一個朋友或是親戚麼？我們在一個房頂下住了很久很久這是真的……但是我曾經跟他們在一起住過的人不是有很多的麼？”

我攔住了那些紙張，一會都不耽擱地便把牠們拿開了，惟恐那上尉參謀要海恨他的舉動。不大功夫就有人來告訴我們說那‘幸運’在一小時之內就要出發了。我吩咐駕好了馬匹。

當那上尉參謀走進屋子來時，我都已經戴上帽

子了。顯然他還沒有準備起程呢。他的態度多少有些冷淡而且勉強。

“那麼，你不就走麼，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不，先生！”

“但是爲甚麼不呢？”

“呵，我還沒有見到司令呢，我一定要遞交一些公事的。”

“但是你去過了，你知道。”

“我去過了，自然地，”他吃吃地說，“但是他當時沒在家……而且我也并未等候。”

我明白了。這位可憐的老人，就這書來說，爲他私人的需要，把公務丟開，在他的生平裏恐怕這是第一次呢，……然而他受的是怎樣的報酬啊！

“我很難過，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的確很難過的，”我說，“我們要比必不得已的更快地分手。”

“我們粗野的老年人怎麼應該想要追隨你們呢？你們年青人是時髦而且驕傲的：在塞爾卡西亞人的彈丸下你們跟我們是十分相友愛的……但是到後來你們遇見我們時，就是把你們的手伸給我們，你們都

是蒙羞的啊！”

“我並不應該受這種誚罵啊，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

“啊，但是你知道我却是十分對的。無論怎樣，我却盼望你諸事順隨一路快活。”

我們彼此反而更加冷淡地道了別。這位慈祥的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已經變成頑梗的，粗暴的上尉參謀了！因為甚麼呢？因為皮喀林，由於失神或是別的甚麼原因，當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把他自己要去投在他的額頭上時他却向他伸出他的手來！當一個青年人失掉他最好的希望和夢想時，當那玫瑰色的面紗——那他曾經透過牠而觀看人類的行為和感情的——從他的臉上被撤去時，看起來這是很傷慘的；然而有着希望——那些舊的幻像要為新的所代替的，照舊地幻滅，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照舊地甜美。但是當一個是在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的年紀的人，能用甚麼去替代呢？不是心腸變硬就是畏難苟安，隨你願意怎樣吧。

我起程了——孤獨地。

卷三,卷四與卷五的引言

卷三,卷四與卷五的引言

我前不多久才知道皮喀林在從波斯回來的路上已經死了。這個消息使我生了莫大的歡喜；這賜給我刊布這些記錄的權利；而且我已經取得在別人作品前放上我的名字的優越機會。但願，我的讀者也許並不因為這樣一種無傷的欺騙責罰我吧！

我現在必須要把那曾經誘致我去把一個我向來就不認識的人的最隱微的祕密暴露給公眾的理由加以解釋。假使我曾經作過他的朋友，自然不成問題；真正朋友的巧妙的祕密洩漏是人人都明白的；但是在我的生平裏我却只看見過一次皮喀林——在官道上——因此，我不能對他懷有那種不可解的憎恨，這，在友情的假面之下，隱藏着牠的面目，却單等到

那可愛的對象之死或是惡運，在一種責罵，訓斥，譏嘲和悔恨的風雨裏，就爆裂在牠的頭上的。

在讀過這些記錄時，我已經變得很信服此人的忠實了，他曾經那樣毫不假藉地暴露出他個人的弱點和缺點。一部個人靈魂的歷史，甚至就是最不足道的靈魂，比起一部全民族的歷史來，是不見得便興味較小而且用處較少的；特別的當這前者是一個成熟的心在牠自己上的觀察的結果，並且毫無喚起同情或是驚異的某種自私念頭而被寫成時。盧梭的‘懺悔錄’的確有這種短處——他對他的朋友讀牠呢。

所以，這沒有別的只是是有用的的念頭強迫我來刊布這種偶然落到我的手裏的日記的斷片。雖然我已經改換了所有的真姓名，那些被記載在裏面的恐怕會認識他們自己，而且，也許，會找到一些行爲上的辯解的，就因為這些行爲他們至今還在責備一個此後便跟世間不再有甚麼共通的東西的人呢。我們了解的，我們往往就原諒的。

在這書裏我祇插入了那些關於皮喀林在高加索的寄居的部分。在我手裏還保留一厚冊，他在那裏邊

訴說了他全部生活的故事。在某種時候牠也要自己呈現在世界的法庭之前的，但是，因為許多而且重大的理由，我不敢把這樣一種責任現在便拿到我自己的身上來。

有些讀者或許想要知道我個人的皮喀林的性格的意見。我的回答就是本書的標題。“但是那是惡意的讒嘲啊！”他們要說……我就知道了。

卷 三

皮喀林日記鈔(第一部)

塔 滿

塔 滿

——皮喀林日記鈔(第一部)——

塔滿(Taman)簡直是俄羅斯港口中最醜醜的小洞。我在那里只差沒有餓死，不用提那幾乎被淹死的危險情形了。

我隨郵政車在夜間到的很晚。車夫在那站在市鎮入口的石築房屋的大門那里便停下了疲倦的陀羅義卡(註)。崗兵，一個黑海的哥薩克人，聽着鈴聲的玎璫使用粗暴的聲音，睡朦朦地，喊道，“誰在那里走？”一個哥薩克的下級軍官和一個十家長走出來了。我說明我是一個軍官因為現役職的派遣要到前線上去的，並且進而要求他們替我找一個駐所。十家長領導我們把市鎮繞了一遭。無論那一處我們趕到

的村舍，都被佔滿了。天氣很是寒冷；我已經有三夜都不曾睡；我倦極了，於是發起脾氣來。

註：troika三匹並駕的馬羣

“帶我到別的甚麼地方去，你混賬東西！”我喊道：“到鬼那里去都行只要給我找到個存身的地方！”

“有是有一個別的住處，”十家長，抓着他的頭，回答說。“只是你不曾願意的，先生。因為牠，不很乾淨呢！”

那最後的短句的正確的意義並沒有聽懂，我就叫他馬上前去，並且，在經過許多泥濘小路的一段累墜的曲折後，在那些小路的兩旁除了古舊的柵欄外我甚麼都看不見，我們便趕到了一所小茅屋，在海岸的右邊。

圓滿的月亮正在我的新居停的蘆葦蓋的屋頂和白牆上照耀着。在那爲一道爛石砌成的牆圍起來的庭心裏，另外有一個低陋的草棚，比起頭一個更小更舊，而且都有些傾斜。海岸陡峭地落下海去，幾乎就從牆那兒起，並且在下面 淙淙地不停地飛濺着深藍的波濤。月亮柔和地凝視着透明的元素，牠動盪不定

却唯命是聽；我藉着牠的光明看出有兩隻船在離岸很遠的地方放着，黑的船纜對於地平の灰綫，好像蛛網一般，不動而且抵抗着。

“在這海口裏有着船呢。”我心裏想。“明天我就可以到吉倫及科去了。”

我隨身帶有一個邊防隊的哥薩克人，充當隨從兵的職務。吩咐他去取下提包並且打發開車夫，我便開始去喊房主人。沒人答應！我鼓起門來——裏邊全都是鴉鵲無聲的！……這是怎麼回勾當呢？到後來一個十四歲左右的孩子從廳房裏爬出來了。

“房主人到甚麼地方去啦？”

“這就沒有房主人？”

“甚麼！沒有房主人？”

“沒有呢！”

“那麼女主人呢。”

“她已經到鄉下去了。”

“誰給我們開門呢，那麼？”我說着把門就踢了一腳。

門自己開了，一種滿載潮濕的氣息也就從茅屋

裏飄浮出來。我劃了一根火柴，對着那孩子的臉拿着。照出兩隻白眼睛來。他完全是個瞎子，顯然生來就是這樣。他像木樁一般站在我的面前，我於是察看他的相貌。

我承認對於一切瞎的，單眼的，聾的，啞的，缺腿的，少胳膊的，駝背的，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們，我有一種很大的偏見。我曾經放寬過，在一個人的外貌和他的靈魂之間，往往有一種特殊的關聯；彷彿在身體方面若是失掉了一隻手或是一條腿時，在靈魂方面也就失掉了某種情感的力。

我於是開始攷察那個瞎孩子的臉面。但是在——張臉上，在——張眼睛是無所見的臉上有甚麼可以研究的呢？……我，以情不自禁的哀憐，很久很久地凝視着他，當時忽然一種幾乎覺察不出的微笑在他的薄薄的嘴唇上面飛掠過去了，我不知道為甚麼，在我便印上一個極其不快的印象。我於是感到一種疑慮：那瞎孩子並不像他外貌那樣瞎得厲害。我雖然竭力地替我自己解釋，要假裝白眼睛是不可能的；再說，能有甚麼理由使人作這樣的事情呢？但是我却無可

奈何我的疑慮，我是最容易受偏見支配的……

“你是這房主人的兒子麼？”我終於問道。

“不是。”

“那麼，你是作甚麼的呢？”

“一個孤兒——一個可憐的孩子。”

“這女主人有甚麼孩子麼？”

“沒有，她的女兒跑開了，跟一個韃靼人過海去了。”

“一個甚麼樣的韃靼人呢？”

“這只有鬼知道了！是一個克里米的韃靼人，從科爾奇來的水手。”

我走進了那間草房。其中的傢具總共不過兩條板凳和一張桌子，都跟一隻在火爐旁邊的笨重的大櫃在一起。在牆上就看不見有一張聖像——一種不良的徵兆！海風透過破碎的窗櫺直湧進來。我從提包裏抽出一根蠟頭來，點着後，就開始來安頓我的東西。把軍刀和大槍都放在一個角落裏，手鎗放在桌子上。我把我的氈外套鋪在一條板凳上，哥薩克人把他的鋪在另一條上。有十分鐘的功夫，他便打起鼾聲來

了，但是我却不能入睡，——那孩子跟他的白眼的印像在我眼前在黑暗中始終飛舞着。

大概有一點鐘就這樣地過去了。月光從窗子照進來，沿着屋地在戲弄着。忽然間一個黑影從照在屋地的清光上疾飛過去了。我略微抬起身，向窗外望一望，又有甚麼人跑過去，就不見了——到那里去了，這只有天知道吧！無論甚麼人要從那樣的懸崖下去，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除此又并無別的路可走。我起來，披上我的軍袍，繫上一把短劍，極其鎮靜地走出了那間草房。那個瞎孩子正對我走來了。我藏在棚欄的旁邊，他用一種穩定而又謹慎的脚步從我身旁過去。他在胳膊下挾着一個包裹。他向海口轉去，並且開始去下一段險峻而且狹窄的小路。

“有一天啞叭要說話，瞎子要看東西的，”我心裏想；我剛好能以看見他那樣遠近地，跟着他。

這時候月亮為雲遮沒了，一陣霧氣也已經從海上起來。在一隻近在眼前的船的船尾上放着光的燈籠，透過重霧差不多是不能看見的了，並且在靠岸的地方閃耀着波濤的泡沫，每瞬間都給牠以被浸沒的

威脅。很困難地下着，我偷偷地沿着峻峭的斜坡，突然地我看見那瞎孩子來了一個立定，隨後就向右邊轉下去了。他這樣靠近水邊地走着，看起來就像波濤頃刻之間便要把他捉住而且捲走似的。但是，由於那他用以從岩石到岩石地放步而行和避免水岔的胸有成竹上來判斷，他曾經作過那樣的行旅，這顯然不是第一次了。最後他站住了，好像在傾聽着甚麼，在地面上蹲伏下去，把包裹放在了他的身旁。把我自己隱藏在岸上一塊突出着的岩石後面，我用心窺伺他的動作。不到幾分鐘的功夫一個白色的東西從對面出現了。牠走到那瞎孩子的近前，坐在他的身旁。風時時地，把他們的談話吹送到我的耳邊。

“看吧，”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風濤這樣地險惡；揚克怕不會到這裏來了。”

“揚克是不怕風濤的啊！”那一個回答說。

“霧氣正濃着呢，”那婦人的聲音應答說，在她的語調裏充滿了憂愁。

“在霧氣裏那才容易滑漏過警備船呢，”回答是。

“他若是淹死了呢？”

“淹死了麼？在星期那天你要到禮拜堂裏去就不會有一條新的緞帶了。”

隨着便是一段沉默的間隔。然而，一件事情很激動了我——在同我談着話時那瞎孩子說的是小俄羅斯的土語，但是現在他却有純粹的俄羅斯話表現着他自己。

“你看看，我說的不錯呢！”那瞎孩子說，拍着他的手。“揚克是不怕海，更不怕風霧，或是沿海的關卡的呢！你聽一聽吧！那並不是水的濺激，我一定不會錯的——這是他的長槳呢。”

那婦人跳了起來，開始焦急地向遠處凝望了。

“你是精神錯亂的呢！”她說。“我甚麼都看不見。”

我承認，就像我那樣竭力去證明在遠處有些甚麼類似一隻船的東西，我的努力都失敗了。就這樣地過有十分鐘的功夫，一個黑的班點出現在波濤的起伏之間了！一會牠變得大些，一會又變得小些。慢慢地起在浪頭之上，敏捷地又從牠們落下，那船就這樣地拖近岸邊來。

“他一定是一個勇敢的水手，”我想，“才敢決心

在像這樣的一個夜間去橫渡二十俄里的海峽；並且他所以這樣作的必定有一個極其重大的理由。”

這樣地沉思着，我跟着的一種不自禁的心的跳蕩凝視那隻可憐的小船。牠像是一隻鴨子似地鑽進水裏去，然後，隨着敏捷地擺動着的划槳——像翅膀似的——牠在泡沫的飛濺之間從深淵裏又跳了出來。“啊！”我想，“牠要用盡牠的力量對海岸直衝過來而且撞得粉碎的了！”但是牠却靈便地轉過一旁，並且無傷地跳進一個小灣內去。從船上走出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來，戴着一頂韃靼式的羊皮帽子。他揮一揮他的手，於是那三個人便都動手從船裏拖出些甚麼東西來。那船貨是這樣地重且多，就到今天，我還不懂得那隻小船所以不沉的理由。

他們每人都搵了一個大包；沿着海岸走動，我也就迷失了他們的所在。我只好回到屋裏來；但是我承認我被這件奇怪的事情攪得非常地不安，而且覺得要挨到早晨這有多麼困難啊！

我的哥薩克人，當他，醒轉來，看見我整齊地裝束好了時，頗有些吃驚。然而，我並未告訴他所以然

的原因。我在窗戶那站了些時，驚慕地凝視着隨處都嵌以縷縷浮雲的藍蔚天空，和克里米的遠岸，伸展作一種紫丁香色的斑紋而且在一處絕壁裏斷開了，在那絕壁的頂上燈台的白塔在閃着光呢。隨後我就到法納戈里亞礮台去了，想從司令那里知道甚麼時候我才能動身到吉倫及科去。

但是那位司令，啊！並不能給我甚麼確實的消息。那些在海口停放着的不是警備船就是商船甚至還都不會開始裝貨呢。

“大概在三四天內許有一隻郵船要進來的，”司令說，“到那時候再看吧。”

我回轉來，恨恨而且憤憤。我的哥薩克人在門那迎對了我，很驚詫地。

“事情看起來是不很順當罷，老爺！”他說。

“是的，朋友；只有上帝知道我們要在甚麼時候才能以動身呢！”

因此他變得更加不安了，並且，對我躬着身子，他低聲地說道：

“這地方真是不乾淨呢！我今天遇見一位從黑海

來的下級軍官——我認識他——我去年就在他那分隊裏來的。當我告訴他我們住着的的地方時，他說，‘那個地方是不乾淨的，老弟；在那裏的那些都不是正人啊！’……真的，你看，那個瞎孩子有多麼古怪呀？他一個人甚麼地方都跑，去取水，去到市場買麵包。一看就知道他們在這裏已經對於那類事情很習慣了。”

“我知道啦，那麼又怎樣呢？但是，你告訴我，這地方的女主人露面了沒有？”

“今天當你不在的時候，一個老太太和她的女兒來了。”

“甚麼女兒？她沒有女兒呀！”

“上帝知道這若不是她的女兒是誰呢？你看吧，那位老太太現在就在草屋裏坐着呢。”

我走進了那間小屋。熊熊的火在火爐裏燃燒着，她們正在烹製着午餐，這，就貧苦的人說，看起來是很奢侈的午餐啊，所以很使我驚異。對於一切我的問話，這老太婆都回答說，她聾，聽不見。從她是任甚麼都得不到的。我轉向那瞎孩子，他坐在火爐前邊，往火裏放着樹枝子呢。

“現在，那麼，你瞎鬼，”我，扯着他的耳朵說。“告訴我，你昨天夜裏拿着包瞎浪到甚麼地方去啦，唉？”

那瞎孩子忽然地哭了起來，驚喊而且哀號。

“我到甚麼地方去了麼？我任甚麼地方都沒有去……拿着包？……甚麼包呢？”⁶⁷

這時候那老太婆聽見了，而且嘍囉起來：

“聽他們算計吧，對於一個孤苦的孩子也算計呢！你爲甚麼撻他呢？他怎麼惹着你了呢？”

這我已經够了，於是走出來，堅決地下決心要發見解這悶謎的鑰匙去。

我把自己裹在氈外套內，並且，在柵欄旁邊一塊石頭上坐下，凝望着遠處。在我面前，展開了海，牠被夜裏的風濤擾動了，牠的單調的洶湧，好像瞌睡正開始在上面漫瀾着的一個都市的噥噥一般，於是過往的陳跡又喚到心頭，我的思想也就向北方馳游到我們寒冷的首都去了。因爲回想的侵擾使我對於現狀變得淡忘起來。

就這樣地過了約有一小時，或者更長些的時間。忽然類似歌聲的某種東西刺激在我的耳上。不錯，這

是一種歌聲，而且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年青而且新鮮——但是，這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我傾聽；這是一種諧和的歌調——一陣拖長而且哀傷，一陣又敏捷而且生動。我四下眺望——四下裏就望不見一個人。我再傾聽——這聲音似乎是從天空落下來的。我抬起我的眼睛。哦，在我居停的矮屋頂上正站着一位年青的姑娘穿着條紋的衣裳，披散着頭髮——一個正式的水精。用手替眼睛把陽光遮着，她正專心地凝望着遠處呢。她，一會，會自己笑，自己說話，一會，又會重新唱起她的歌來。

我曾經在我的記憶裏，一字一字地，記住了那首歌詞：

隨着意志的自由，
那些帆船
好像在深深的，
碧海的上空飄流，
當牠們的白帆飄揚
依然在向前航渡時候。
而且在那些帆船當中

我的眼睛能以認出
我的親愛的小艇：
(並沒有所謂帆篷)
就藉着兩隻木槳的導引
我的小艇馳行。

當風狂雨驟的時候：
看哪！在波瀾之上
自由地展開翅膀，
那些古舟爾，
牠們散亂而且奔忙！

深深地俯首躬身
我向汪洋的大海致敬：
『聽啊，你惡辣的！
你必須保護
我的小艇
平安無事！』

因為看啊！牠滿載着

最珍貴的貨品，
並有勇且敢的
雙腕在黑暗中
把舵我的小船。

無意中觸動了我這種想頭；在昨天夜裏我就聽見過這樣的歌聲。我沉思一下，等我抬頭一望房頂時，並沒有甚麼女郎在那里，忽然間她從我的身邊飛掠過去，在他的唇邊又顫動着別樣的歌詞，並且，響動着她的手指，一直奔向那個老太婆去。隨着，她們便吵起嘴來。老太婆是越說越氣，而這位女郎却高聲地大笑。一轉眼我的渦提孩（Undine）又早跑着跳着起來。她來到我坐着的地方，站住了，牢牢地釘着我的面孔，好像對於我的坐在這裏有些奇怪的樣子。然後她又滿不在乎地轉身很安詳地向海口走去了。這還不算。她那一整天就都在我的房前房後來往徘徊，唱着，跳着，沒有一刻的休停，奇怪！在她的面貌上並沒有有一絲顛狂的形跡；她的眼睛，她的不住地安放在我身上的眼睛，卻反流露聰明和靈透。而且那雙眼睛

好像是天生就一種吸引的力量，牠們每一落在我的身上看起來都是在期待着你的叩問。但是只要我一張嘴要說話，她就馬上跑開，並且留給你一個乖覺的微笑。

我從來真不會看見過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美，她說不上；但是，就像對於別的事一樣，關於美我也有我個人的成見。在她身上有無限的姿式的美……姿式的在於女人，好像在於馬一樣都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這是一個新發現，是富於青春的法蘭西的功績。這——這可說的是姿式，並不是富於青春的法蘭西，——最要緊的是要在走路上，在手和腳上去尋求；鼻子，是特別地最重要的東西。在俄國，一個直鼻梁比起一個秀緻的小腳還希罕呢。

我的歌女看起來是不會大過十八歲的。她的模樣的異常的柔媚，她的頭部的特殊的，出衆的傾斜，她的淺褐色長髮，她的微黑的顴頰和肩臂的黃金色的光澤，尤其是她的直鼻梁——這些都足以使我心醉神迷而有餘。雖然在她橫斜的眼光裏我能以覺察到一種蠻野和輕蔑，雖然在她的微笑裏隱藏着一

種的捉摸不定，然而——這就是那種偏愛的力量了——她的那個直直的鼻梁使的我簡直要發狂呢。我妄想我已經找到了哥德的迷儂（Mignon）了——他的德國式的想像中的奇妙的動物。而且，的確有許多類似的東西若比較起她們兩個來；她們是都會從極其不寧靜立時轉變成完全的靜止，她們是都愛說類似啞謎的話句，都愛蹣跚愛跳，都唱着奇異的歌調的。

在傍晚的時候我在房門那里把她攔住了，並且跟她開始了下邊那樣的談話。

“告訴我，我的好姑娘，”我問道，“你今天在房頂上作甚麼來的？”

“我是在望一望，看風是從甚麼方向吹過來的。”

“你要知道那個作甚麼呢？”

“從風吹來的地方也吹來幸福的。”

“怎麼？你在用你的歌調祈求着幸福麼？”

“有着歌唱的地方也就有着幸福呢。”

“但是你的歌若給你帶來悲哀你又怎麼樣呢？”

“啊，怎麼樣？你說怎麼樣呢？事情不會更好的地方，就會更壞了；並且從壞到好也是相距不遠的。”

“那個歌是誰教給你的呢？”

“沒有人教過我；牠一來到我的心裏我就唱，不管誰，要聽就聽得見；若是不應該聽呢，就是聽也聽不懂。”

“你的名字叫甚麼呢，我的歌女？”

“給我起名字的人他才知道呢。”

“那麼誰給你起的名字呢？”

“我怎麼會知道呢？”

“你是多麼詭祕的一個女郎啊！但是你留神罷，我已經知道關於你的一些隱密了”——她的臉色既然沒有改變而嘴唇也沒有顫動，彷彿我的發覺與她無關的一樣——“我已經知道你昨夜裏到海邊上去來的。”

隨着，我就把我曾經看見的情形都對她非常嚴重地述說了一遍，以為一定會使她發窘的了。但是一點都不！她反倒哈哈地笑了起來。

“你看見的很多，知道的却很少呢；並且就是你所知道的，你要當心把牠封鎖起來才對呢。”

“但是，假使我要決意去報告司令官呢。”我說這

話時，態度是非常之鄭重的，雖然并不冷酷。

她聽了忽地一跳，歌唱了起來，並且像一隻從深林裏被驚逐出來的小鳥一般藏匿了她自己。我最後的那句話說的真不相宜。當時我并未想到這話的關係重大，但是後來我却追悔有因了。

等到黃昏的暮色剛一落下，我就吩咐我的哥薩克熱起茶壺來，就像我們在前線的時候那樣。我點起一隻蠟燭，在桌子旁邊坐下，吸着我旅行用的煙管。我剛好要喝完第二盞茶時，門忽然地響起來，並且在我的身後我聽見了腳步聲和衣服的窸窣聲。我一驚便轉過身來。

哦，原來是她——我的渦提孩！輕輕地；一聲不響地，她坐在我的對面，眼睛牢牢地釘在我的身上。她的眼光，我不知道爲甚麼，看起來是使人驚嘆地柔和；這很使我回想起那，在過去的幾年當中，那樣專暴地擺弄我的生命的眼光來。她好像是在等待着我的開口，但是我却沉默着，她於是陷在一種說不出的困窘的狀態。她的面容佈滿了黯淡和蒼白，她的心情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她的手，無所謂地在桌子那移

動，據我看是輕輕地顫抖着的呢。她的胸腔一陣地舉了起來，一陣她又好像在屏息她的呼吸了。這幕短短的喜劇使我索然無味起來，我正要用一種極無聊的方法來打破這種沈默時，就是要遞給她一杯茶；她忽然跳起來，用胳膊綰住了我的頸頸，我並且感覺到她的潮濕的，火熱的嘴唇壓在我的上邊。黑暗立時來到了我的眼前，我的頭隨着便暈了起來。我擁抱她，用盡了我的全力，充滿了青春的熱情。但是，像蛇一般，她從我的胳膊底下滑脫了，一邊在我的耳邊却低低地說道：

‘今天夜裏，等夜深人靜的時候，到海邊上去。’

像一根箭似地她跳出這屋去了。

在過廳內，她踢翻了茶壺和一支放在地板上的蠟燭。

“小鬼精！”哥薩克喊道，他曾經在草上佔據了他的地位並且正想着要用壺中的餘茶溫暖他自己呢。

直到這時候我才恢復了我的意識。

又過了有兩點鐘的功夫，在這港灣內，到了萬籟俱寂的時候了，我喚醒了我的哥薩克，對他說道：

“等你聽見了我的鎗聲，立時跑到海邊去”。

他大張着兩眼直瞪瞪地望着我，機械般地答道：

“是，是，老爺。”

我把手鎗塞在腰帶裏就出去了。她正在懸崖的邊上等着我呢。她的衣服是更加輕便了，並且一條小的頸巾繫着她柔軟的腰肢。

“隨我來！”她說，捉着我的手；我們於是開始往下下。

我不懂得我怎麼就沒有跌死。往下去我們轉向左邊於是便走上了那條路徑，就是頭天夜裏我追蹤那個瞎孩子曾經走過的路徑。這時候月亮還不曾上來，只是兩顆小的星星，好像兩個警衛的燈塔似地，在深藍的天宇裏閃着光。沈重的波濤，以平衡而有節度的運動，前後相逐地滾捲，幾乎飄舉不起那停泊在岸邊的孤舟來。

“讓我們暫且下到那隻船裏去，”我的同伴說。

我有些遲疑。我並不是在海上作殉情的短游的愛人；但是這却也不是抽身而回的時候。她跳下船去了，我也就隨着她跳下去；並且也沒有時候容我恢復

我的機智，在我覺察到我們是飄浮的了以前。

“這是甚麼意思啊？”我怒氣沖沖地說。

“這意思，”她回答說，把我坐在板凳上並且用她的胳膊摟住了我的腰肢，“這意思是說我愛你呢！”……

她的面頰緊貼在我的上面，在我的臉上我感覺到了她的滾熱的氣息。忽然間有甚麼東西撲咚地落到水裏去了。我把住我的腰帶——我的手鎗却早不在了！啊，可不好！一種強烈的疑懼爬進了我的胸懷，血液直湧到了我的頭裏。我四下望了一望。我們離岸大概總有三四十丈的遠近了，我却連一下水都不會浮！我盡力想把她從我身邊扔開，但是她像隻小貓一般纏住了我的衣服，並且忽然地一陣強暴的扭打幾乎把我投到海裏去。船搖動了，但是我却站直了我自己，於是又開始了一陣不顧死活的扎掙。

憤怒助長了我的力氣，但是不久我就覺得，就靈便說，我却不是我的仇敵的對手……

“你這是要作甚麼呢！”我喊了起來，一面緊緊地捏住了她的小手。

她的手指被我捏得直響，但是她的蛇樣的天性

使她忍受了這樣痛苦，她並不會喊出一聲來。

“你看見了我們，”她回答說，“你要告發我們呢。”

說着，她忽然鼓起一股勁，奇怪，居然把我給拋到船舷上去；我們於是都半懸在船舷外面；她的頭髮浸到了水裏。千鈞一髮的時間已經到來了。我把我的膝蓋直頂住了船底，一隻手捉住了她的髮辮，一隻手緊捏住了她的咽喉；她鬆開了我的衣服，於是，頃刻間，我就把她給丟到波濤裏去了。

這時候更加黑暗起來；一時間她的頭只在波浪中出現了一兩次就不見了。

在船底下找到了半截破槳，不管怎樣，費了好大的力氣，我總算很快地靠了岸。沿着海岸往回走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把注視向那方面送去，就是那，頭天晚上，那個瞎孩子曾經等候過那於夜間出沒的水手的地方。月亮已經在天空輪轉着。我看似乎有甚麼人穿着白色的衣裳在海岸邊坐着呢。動了好奇心，我爬了上去就在懸崖上的草地裏我蹲下了。把頭稍微向外探一探，下面的情形我就能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了。我不但並沒有怎樣吃驚，反倒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當我認清楚了，却原來是我的渦提孩正在那里從她的長髮裏往外擰水泡呢。她的浸濕了的衣裳隱約出她輕柔的形體和高高的胸脯。

不久之間，一隻船在遠處出現了；靠岸得非常之快；並且，就像頭一天夜裏一樣，一個頭戴韃韃帽的人從裏邊走了出來，但是這回他像哥薩克人一樣把髮頭剪成了弧形，並且有一把大刀在他的皮腰帶後面懸着。

“揚克，”那位女郎說道，“一切都算完了！”

隨着他們的談話就繼續了下去，但是却輕柔得我連一個字都聽不到。

“但是那瞎孩子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揚克終於提起他的聲音說。

“我已經告訴他叫他來的。”

又過了幾分鐘那瞎孩子出現了，在他的背上馱着一個包裹，他們於是就把這包放在船裏。

“聽着！”揚克對那個瞎孩子說，“看好那個地方！你知道我說的是甚麼地方麼？在那裏有着極值錢的

貨物呢。你告訴”——我沒有聽見他說的名字——“你告訴他說我不能再聽他的使喚了。事情已經弄得很糟。他從此再見不着我的面了。現在是隨時都會有危險發生的。我要到別的地方找事去作，他不用想還能找着像我這樣不顧死活的人吧。你也可以告訴他說，如果他對於我的出力處，報酬再分優一點的話，我萬不會到現在竟棄他而去的。我，不論到那里，也不會愁無路可走的，只要海上的有風刮着，有波濤洶湧着。”

在沉默了一會之後，揚克又繼續說道：

“她就要跟我走的。不能把她留在這里。你告訴那個老婆子吧，這是她去死的時候了；她活的壽數已經够長了，她應該放明白些的。至於說到我們，她不用想再跟我們有見面的機會了。”

“我呢？”那瞎孩子很悲傷地說。

“我對於你能有甚麼好處呢？”回答的話是。

在這時候我的渦提孩已經跳下船裏去而且用手招呼他的伴當。他在那瞎孩子的手內放了一些東西並且說：

“你拿着留你買點心吃吧。”

“就是這些麼？”那瞎孩子說。

“怎麼，還有呢，你等着吧。”

錢落在地下了，而且在岩石上敲得玎璫地響。

那瞎孩子並沒有就檢起來，揚克在船裏坐下；風從岸上直吹過去；他們扯起小帆蓬很快地撐開了。很久很久地那架白帆還在黑暗的波濤中，在月光裏閃出光來。那瞎孩子依然坐在岸上不動，我並且聽見了一種好像啜泣的聲音送到我的耳邊來。那瞎孩子是真的哭着呢，而且過了很久，很久的時間，他的眼淚還直流呢……我心裏悽愴的很。運命有甚麼必要的理由，硬把我投到這羣值得欽佩的私販子的範圍內，來擾亂他們的和平幸福呢？好像一塊石頭拋下了一眼井內，我已經攪動他們的安寧，我也差不多像塊石頭一般地沈到水底去。

我回到屋內，在廳堂內，那支快要燒完了的蠟燭正在一隻木盤裏聒聒地作響。至於我的哥薩克，跟我吩咐他的話正相反，已經睡熟了，他的大槍緊緊地握在兩隻手內。我沒有驚動他，拿了蠟燭，走進屋內去。

呀喲！我的錢匣，我的鑲銀的軍刀，我的達吉斯坦的短劍——這是一個的贈品——都不見了！我到這時候才明白那個該死的瞎孩子背馱着的是甚麼東西。粗野地搖撼着我的哥薩克，喊醒了他，我發了脾氣，罵了他一頓。但是這又有甚麼用呢？要是向官廳去告發說，我被一個瞎孩子搶了東西並且幾乎被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給淹死，這豈不太滑稽，太可笑了麼？

謝天謝地，幸而第二天早晨便有了走開的機會，我於是就離了塔滿。

至於那位老太婆和那個瞎孩子歸終怎麼樣我就知道了。何況，像我這樣一個行止不定的軍官，一個傳驛地給公家傳遞文書的人，所謂人類的歡喜和悲哀，於我又有甚麼關係呢？

卷 四

皮喀林日記鈔(第二部)

定命論者

定命論者

——皮喀林日記鈔(第二部)——

有一次我碰對在我們左翼一個哥薩克的村莊內過了兩星期。在那里駐紮了一大隊步兵；並且這成爲軍官們的習慣了，輪流地在各營房內聚會，在晚間玩紙牌。

有一天，是在S 營長那里，大家玩紙牌玩的不很起興，於是把紙牌扔開，坐着談了一大陣的閒話。這談話在當時總算很有趣味的。題目是回教徒的傳說，一個人的命運是天上早給註定的；我們是就事實上討論，這是有許多人信奉的事實，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內都一樣。於是我們每個敘述一些特殊的事例，贊成或者反對。

“諸位先生們，你們所說的話是任甚麼都證明不出來的，”那位老營長說。“我敢妄斷你們諸位當中恐怕沒有那一位對於諸位引證來證明諸位的主張的奇特的事件曾經親自看見的吧？”

“自然誰也沒有的，”許多的客人都說。“但是我們都是從很可靠的人那里聽來的”……

“這都是瞎說八道！”一個人說。“那個很可靠的人在那里呢，那他曾經看見過記載我們死的指定的鐘點的簿子的人？……並且如果確實有定數的話，爲甚麼還容我們有意志的自由和理性呢？爲甚麼我們又要重視行爲的價值呢？”

就在這時候，一位正在屋子的角落裏坐着的軍官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到桌子近前，用一種安靜而又莊重的眼光把我們都察看了一遍。他是塞爾維亞的本地人，從他的名字上就一望可知的。

連副烏里瞿的外貌跟他的性格是很相稱的。他的身材，黧黑的皮膚，黑頭髮，深透的黑眼睛，大而直的鼻子，——這是他的民族的特質——以及那時常環繞他的嘴邊飛舞的微笑——冷靜而又憂鬱，這些

好像都聯合起來供給他一個離羣的相貌，叫他不能跟那些運命賜給他作伴侶的人們交換思想和情感。

他勇敢；話很少，却很冷峭；他的思想和家庭的祕密對甚麼人都不肯流露；輕易不喝一滴酒；而且向來不會追隨哥薩克的年青姑娘，她們的嬌美動人在沒有親自見識過的人是很難想像的。據說，團長的太太對於他的那雙深有含蓄的眼睛是並不漠不關情的；但是如果有人要暗示到這方面上來，他就要認真地發起皮氣。

他並不隱藏的只有一種情感，賭博的情感，在賭桌那，他會把甚麼都忘掉的。他常常地輸，但是他的不變的失敗反倒喚起了他的執拗。據人傳說，有一次，正當宵夜遠征時候，他就在一個枕頭上作了牌場，而且牌運好極了。忽然間槍彈響了起來。隨着便是警報。都跳了起來奔向軍械去了，只有烏里瞿却沒有動。

“下注啊，我的莊！”他對一個賭錢最熱心的人喊道。

“我押七，”那個人一邊往外跑着回答說。

不管情形是怎樣的混亂，烏里瞿竟安安靜靜地派定了牌，——果然是七。

在他到了哨兵線的時候，拼鎗正在猛烈地射擊着。烏里瞿一點也不驚惶，却在彈丸和契契尼人的腰刀中間去尋找那位有牌運的賭徒。

“果然是七！”他一看見他就這樣喊了起來，他却正在散兵的前哨裏隨着別人一同在從樹林內驅逐敵人呢；並且走上前去，掏出錢袋和皮夾來一齊交給那位贏家，也不管那一位因為清付的不方便是怎樣地反對。那個不愉快的責任卸却了，烏里瞿這才帶着兵衝上前去，而且，直到戰事的終了，他始終非常冷靜地跟契契尼人交戰。

當連副烏里瞿來到桌子那里的時候，我們一時都沈默了，跟往常一樣，都在待期着，聽有甚麼獨出心裁的議論。

“諸位！”他說——而且他的聲調雖然比往常低些而語氣却極安詳——“諸位，無益地爭論一回又有甚麼好處呢？你們願意看證據麼？我提議要在我們自己身上設法實驗一下：看到底一個人的生命是自己

來處置呢，還是預先就有給我們都註定了難逃的期限的。有誰同意麼？”

“我不。我不，”各方面都有這樣的聲音發出來。“你真是一個怪人！又有些離奇古怪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作祟了！”……

“我主張要賂下東道，”我開玩笑地說。

“要賂下甚麼呢？”

“我主張就沒有甚麼所謂定數那種東西，”我說完話，就把我的錢袋內所有的錢，大概有二十上下個的達卡特(ducat)，都掖在桌子上了。

“就這麼辦，”烏里瞿回答說，聲音有些沈重了。“營長，請你作評判員。我這裡有十五個達卡特，其餘的五個，請你行好給我添補上。”

“好，好，”營長說；“然而，說真的，我並不很明白，你們所爭論的問題是甚麼，而且你們要怎樣來決定這個問題！”

一聲不響地，烏里瞿走進了營長的寢室，我們都跟了他來。他走到營長掛着軍械的牆那里，隨便地取下一枝手槍來，那些手槍的口徑是不同的。我們到那

時還不明白他到底是想怎樣去作。但是，等他扳起槍機，向藥池裏洒火藥的時候，就有幾位軍官，喊了起來，趕緊地捉住了他的膊腕。

“你這是要作甚麼？”他們喊道。“這簡直是發瘋！”

“諸位！”他慢慢地說，掙脫着他的胳膊。“有誰想要替我付出二十個達卡特麼？”

他們都不言語並且鬆開了。

烏里盟走進別一間屋子內坐在桌子旁邊；我們都跟了他來。他打着手勢請我們都在他的左近坐下。我們都一聲不響地坐下了——在那瞬間他就像有一種神祕的威力臨在我們的身上一般。我牢牢地釘住了他的臉面；他對於我的盤詰的注視却報之以安詳而堅定的眼光，他的蒼白的嘴唇微笑了。但是，不管他怎樣鎮靜，在我看起來，從他蒼白的面貌上，我好像都能看出死的痕印來。我曾經留神過——有許多老於世故的兵伴們都幫我證實過我的觀察力——一個在幾小時內就要死去的人，在他的臉上，往往要帶出一種勢難避免的奇異的痕印來，所以這在有閱歷

的眼裏是很難誤斷的。

“你今天準死!”我對烏里瞿說。

他趕緊地向我轉過臉來，但是回答的却非常從容而且鎮靜：

“也許是這樣，也許不然”…… ……

隨着，他就轉向營長，向他問道：“這鎗是裝好的麼？”

營長，於慌亂中，已經不大很記得了。

“你看，烏里瞿，這是甚麼話!”從中有一位喊道。
“這自然是裝好的了，你不是從我們上首的牆上取下來的麼?你這是開的甚麼玩笑?”

“這種玩笑並不見得怎樣漂亮吧!”別一位又這樣敲了一下。

“我對於五個賭下五十個盧布，那鎗若是沒有裝好的話。”又有一個人喊道。

於是又賭下了一個新的東道。

這把我鬧得厭煩起來了。

“你要試驗，就乾脆地開鎗，不然就把牠趕快掛在原來的地方好讓我們睡覺去，”我說。

“對啦，是這樣的！”許多人都喊道。“好讓我們睡覺去。”

“諸位，我請求你們都不要動，”烏里瞿說，把槍口對他的前額瞄準了。

我們都嚇得呆了。

“皮喀林君，”他附帶說，“請你拿起一張紙牌，向半空投上去。”

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從桌子上拿起一張紅心么來，就把牠向上投去了。大家都屏息無聲；眼裏都充滿了恐懼和捉摸不定的好奇心，從手槍到決定命運的紅心么來往移動他們的眼光。這時候，那紙牌正在半空裏擺動着，慢慢地落了下來。牠一落到桌上，就在那一瞬間，烏里瞿扳動了槍機……在藥池內火光一閃！

“謝上帝！”許多人都喊道。“槍原來沒有裝好啊！”

“讓我們試試看，”烏里瞿說。

他又扳起槍機來，并且向掛在窗上的一頂軍便帽瞄了準。一聲鎗響了。烟充滿了屋內；等到烟一散

開的時候，帽子已經從窗上落了下來。正從中間射穿過去，彈丸深深地嵌在牆裏了。

大概總有兩三分鐘的功夫，誰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非常鎮靜地，烏里瞿把我的達卡特從營長的錢袋內倒進了他自己的裏邊。

討論起來了，爲甚麼頭一次鎗沒有響呢？有人說或者是藥池裏發生了障礙；又有人低聲說是頭一次的火藥濕了，到後來，烏里瞿又洒了新的火藥進去；但是我斷定第二個推測是錯誤的，因爲我始終看準了那枝槍，眼睛不會放開。

“你真是好運氣！”我對烏里瞿說……

“這是我平生的頭一次呢！”他回答說，跟着便是一個滿意的微笑。“這比賭錢作莊好的多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說，也比賭錢要危險呢！”

“怎麼樣？你已經信起運數來了把？”

“我信是信的；只是我不明白爲甚麼在我看起來你好像今天一定逃不了一死！”

就是這個人，就在不大一會功夫以前，他曾經那樣從容鎮靜地拿一枝手鎗對自己的腦門瞄過準的，

現在却陡然間起了火而且手足無措了。

“這是甚麼話！”他說，抬起腳來。“我們的東道已經賭過，你的觀察，就我說，現在是無效的了。”

他說完話，拿起帽子就走開了。這件事情始終使我覺得很奇怪——而且並不是沒有理由。再呆一會，所有的軍官們也就都散開，各自回去了，從各種見地討論着烏里瞿的怪誕行爲，並且，自然也都異口同聲地叫我作自私者，因為我竟對一個要用手槍射擊自己的人打下了賭，好像若是沒有我的參加他就找不到一個方便的機會一試其怪誕似的。

我順着鄉村荒僻的茅道回轉我的住處。月亮，圓滿而又紅通通的好像大火時的光燄一般，正從參差的屋頂上漸漸地昇了起來；星星都在深藍的天宇裏靜靜地放着光。從前有一個時代有些非常博學的人們竟以爲天空的星星參與我們關於地盤的，或是妄想的權利的，無聊的爭鬥，我一起這種矛盾的觀念時心裏頗有些激動了。這些天燈，點着了，他們就幻想作單爲燭照他們的戰爭和勝利的，現在還在用牠們從前所有的光輝照耀着呢；至於那些自作聰明的人，

却跟他們的希望和熱情，好像一位無所謂的過路人在樹林旁邊點着的一小堆火一樣，早就一齊熄滅了！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信念，——那整個的天界，跟牠的無數的居民，都以雖然緘默，却始終如一的，……同情看顧着他們，這種信念，該助長了他們多大的堅強的意志力啊！至於我們 他們的可憐的後裔，在地面上飄流着，沒有信仰，沒有驕傲，沒有歡躍，並且沒有恐怖——除非那不可避免的結局的思想弄得心情瑟縮時不由自主的畏懼——我們再拼不出重大的犧牲，無論爲了全人類或是爲了個人的幸福，因爲我們知道這樣幸福的不可能性；並且，恰像我們的祖先常從一種妄念把自己再投到別一種妄念一樣，我們常淡淡漠漠地從疑慮轉到疑慮，並不像他們那樣，或是存有希望，甚或是捉摸不定的思想，在心靈跟人類或是跟運命交戰時感到強烈的歡躍。

這些和許多別的類似的思想從我的心裏經過，但是我並不追隨牠們走去，因爲我並不喜歡把我的心情傾注在抽象的觀念上面。——像這樣想下去又能想出甚麼結果來呢？在我的少年時代我是一位夢

想家；我的不寧而又熱烈的想像給我構畫了無數的意像，一陣是愁雲密鎖，一陣是虹光燦爛，我總是愛把這意像擁抱在我的胸懷內。但是這些東西所遺留給我的是些甚麼呢？只是像這樣的厭倦，在夜間跟幻象交戰後也許有這樣的感覺吧——只是充滿悔恨的一種混亂記憶而已！在那種虛妄的抗爭內我曾經耗盡了心靈的溫暖和意志的堅定——這却都是現實生活上的必需品。我的實際加入這種生活，在我已經在思想裏生活過了以後，所以這使我厭倦而且嫌惡，就像一個人對於一部書的原本早就很熟悉了，再來讀一種很壞的模仿時一樣。

那天晚上的事情在我意識內印了一個很深的印像並且激動了我的神經。現在我是否相信運數這很難說，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却確實地相信了。當場的證明是那樣地驚人，我雖然曾經笑話過我們的列祖列宗和他們與人方便的天文觀，却不自覺地墜入了他們的思想的徑路。然而，我却適可而止不再追隨那種危險的路途走去；而且，這已經成了我的準則，就是不確定地否認甚麼也不盲目地信仰甚麼。我於是把

玄學上的冥擲丟開，看看在我的脚下的是甚麼東西。幸虧我這一看。我這才沒有滾倒在那又厚又軟，但是，不論怎麼說，都不是活的甚麼東西上面。我於是躬身下去看看到底是甚麼東西。這時候月光正在地面上通亮地照着。原來是一口豬，被人一刀切作兩段了。……還沒有等我得工夫來察看情形，我就聽見了脚步的聲音，隨着就有兩個哥薩克人從旁邊的一條小路跑了出來。其中的一位走到我的近前，探問我是否看見有一個喝醉了的哥薩克人追逐着一口豬。我告訴他我並沒有撞見那位哥薩克人並且把那口不幸的死豬指給他看了。

“這種光棍！”那第二個哥薩克人說。“他只要灌滿了一肚子的酒，馬上就往外跑而且不管遇見甚麼就砍。我們快趕上他去吧，埃利米，我們要把他捆起來，不然他要”……

他們走開了，我也就繼續走我的路，加倍地小心了，終於到了我的住處，沒再遇見甚麼不測。

我跟一位哥薩克的下級軍官住在一起。他年紀很大了，性情非常地和善，並且有一個很清秀的女兒

名叫納特雅，所以我特別喜歡他。

她，跟往常一樣，站在便門旁邊，裹在一件羊皮的外套裏，正在等候着我呢。月光照着她的嬌美的櫻唇，被夜的冷氣浸得發青了。認出我來時她馬上呈露了笑容；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跟她逗留一會。

“你晚上好，納特雅！”我說完就走過去了。

她沒有回答出來，却只是長出了一口氣。

我一進屋就隨手扣上門，點了一枝蠟，躺在床上；但是，在那個時會，睡神比平常要等候得更久還不肯降臨。一直到東方發白我才睡着，而且我就預先斷定是睡不好的。在早晨四點鐘時聽見有人敲我的窗戶。我跳了起來。

“甚麼事？”

“快起來——穿好衣服！”

我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就出來了。

“發生了事情你知道麼？”到我這裏來的三位軍官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都是怕人地蒼白。

“不知道，甚麼事情呢？”

“烏里瞿被謀殺了!”

我嚇得呆了。

“是啊，被謀殺了!”他們接着說。“我們不要再耽擱時間就去吧!”

“但是到那里去呢?”

“跟我們來你就知道了。”

我們出發了。他們把肇事的情形都告訴了我，並且在把故事說完以後，又加上各種不同的觀察，對於那個奇怪的定數：烏里瞿從迫在眼前的死上雖然得了救，不到半點鐘的功夫却果然遭了結果。

烏里瞿在沿着一條黑暗暗的街孤獨地散着步，那個喝醉並且砍斷了那口豬的哥薩克躡到了他的跟前，他或者也許並未注意他就走過去了，假使烏里瞿若不忽然地站住了並且說：

“你在尋找着誰呢，朋友?”

“就找你!”哥薩克人說着；軍刀就劈過來了；他把他從肩臂一直劈到了心窩……

就是那兩位遇見我並且追趕那位兇手的哥薩克人這時候趕到了，急忙把那位受了傷的人從地面扶

了起來。但是他已經到了最後的一息，祇說出了這樣的幾個字——“他真對呀！”

祇有我懂那幾個字的隱晦的意義：這語是指着我說的。我無意中對可憐的烏里瞿預言了他的定運。我的直覺並不曾欺騙了我：我的確在他的轉變的容貌上看出了就要到來的死的痕迹。

那個兇手把他自己在村子邊上的一間空屋內鎖閉了起來；我們就向那里走去了。一羣女人（她們都在哭着），也都向那個方向跑着；時時都有落後的哥薩克人，匆促地扣着短刀，蹣跚出街上來，跑着趕上了我們。吵嚷得非常怕人。

我們終於趕到了那里，看見有一羣人圍着那間小房站着，門和窗板從裏面鎖扣住了。成羣的軍官和哥薩克人都在紛紛地議論；婦女們哭的哭，喊的喊。并且都在一口氣地談講着。有一位老婦人，她的示意的面容和那表現在她臉上的類似發狂的絕望，這都喚起了我的注意。她在一塊厚的木板上坐着，轉肘靠在膝蓋上，用手支柱她的頭。這是兇手的母親。她的嘴唇時時地移動……在那上邊顫動的是禱告呢，還

是詛咒？

這時節要決定採取某種動作，好捕捉那個罪犯這是最要緊的。然而，就沒有人敢抱奮勇，首先衝進去。

我走到窗戶近前從窗板的一個縫隙望進去。那位罪犯，臉色蒼白，在地下躺着，在右手裏把握着一枝手槍。那把血痕斑然的軍刀在他的身旁。他的表情的眼睛恐怖地轉動着；他時時地發抖並且擰捏他的頭部，好像朦朧地回想着昨天的事件。在他的擾動的眼光裏，我看不出有甚麼很大的決心來。我告訴營長馬上下命令叫哥薩克們闖開門衝進去，這比等到那兇犯完全恢復了意識以後要妥當得多。

就在這時節，哥薩克的那位老連長走到門那里，喊着兇犯的名字，說：

“你已經犯了罪了，埃費密瞿！所以，兄弟，你現在只有服從命令了。”

“我不會服從的！”那個哥薩克回答說。

“你就不怕上帝麼！你要知道，你並不是一個該被詛咒的契契尼人，却是一個忠實的基督徒呢！聽

着，你若是在一個不及預防的瞬間已經作出來了，那又有甚麼法子想呢！你逃不開你的運命的啊！”

“我不會服從的！”那個哥薩克恫嚇地喊說，並且我們能以聽見扳動鎗機的聲音。

“哦，我的好媽媽！”哥薩克的連長對那位老婦人說。“對你的兒子說一句話——他或許會聽你說的……你知道就像這樣下去祇是使上帝發怒而已。而且你看啊，大家在這裡都等了兩點鐘了。”

那位老婦人呆呆地望望他，搖了搖頭。

“瓦西里·彼得羅維奇，”連長說，向營長走去；“他不會降服。我知道他！如果上前去砸門，他一定會把我們的人給打倒幾個的。你如果下命令對他開槍豈不更妥當些麼？在窗板上有一個很寬的縫子的。”

就在那瞬間，一個很奇異的觀念閃過了我的腦部——像烏里瞿那樣，我提議試試運命看到底怎樣。

“等一等，”我對營長說，“我要把他活捉住。”

叫營長想法跟他——兇犯——談話，放三個哥薩克在門那里準備好把門衝開，看見信號就幫我動

手，我在那間小房的四周走着並且走近了那扇關係生死的窗子。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着。

“啊，哈，你該死的賤種！”連長喊起來。“唉，你在笑着我們麼？或者你以為我們對於你就算沒有好方法想了麼？”

他開始用盡全力地去敲打門，把眼睛放在窗縫上，我隨着他的動作，他想不到會有攻擊從這方面來的。我突然地把窗板拉開，我自己就投身到窗子裏邊，頭在前的。一聲槍從我的耳朵上飛過去了，而且彈丸把我的肩章給撕掉了一個。但是煙充滿了屋內，使我的對手找不着了軍刀——其實就在他的身旁呢。我捉住了他的膊腕；哥薩克們衝進來了；不上三分鐘他們就把這罪犯捆綁起來，帶走了。

閒人都散開了，軍官們都向我恭喜——這真是值得恭喜的。

經過了這些事後，若想不變作一個定命論者這恐怕是很難能的吧？但是又誰知道他到底是否真相信某事或者不然呢？而且一種感官的欺蒙和一種理性的錯誤就認作確證的事又多麼多啊！……我寧肯

對甚麼事情都懷疑。這樣的性情妨礙不到性格上的果決：就我來說，却正相反，我常常更勇敢地向前進行，當我並不知道甚麼在等候着我的時候。你要知道，沒有比死更壞的事情能以發生的了——而且從死上是無可逃避的。

我回到砲台後就把我所看見的，所經過的都訴說給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聽；並且我很想知道他對於這個運數問題的意見。

開初他並不懂得運數這個字的意義。我能以怎樣就怎樣地解釋給他聽；他很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說道：

“是的，先生，自然的啊！這是非常乖巧的戲法呢！雖然，這種亞細亞製的手槍却也常常地失火，若是油擦的不好或者你在槍機上緊的不十分着力。我承認我更不喜歡塞爾卡西亞的馬槍。不管怎麼說這種槍是不合像我們這樣人的式的；槍把子是這樣地小，隨便甚麼時候都會燒着你的鼻頭呢！就別方面說，他們的軍刀，啊，那可不同——我最愛這種刀，這是我要說的話！”

他說完，又稍微沉思了一下：

“是啊，那個人真是可憐！他爲甚麼要在夜間跟一個醉鬼去談話呢？這不是見鬼麼！這真是活該！這是他一生下來運命就給註定的了！”

我從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再探不出甚麼意見來了；總而言之，他是不喜歡作玄學上的辯論的。

卷 五

皮喀林日記鈔(第三部)

普林賽司・瑪利

普林賽司·瑪利

——皮喀林日記鈔(第三部)——

第一章

五月十一日

我於昨日到了普雅替高斯克(Pyatigorsk)

我早就定好了寓所，在這鎮的緊靠一頭，最高的部分，在瑪蘇克山(Mount Moshuk)的山麓：當下雨的時候；雲霧會落到我住處的屋頂上來的。

今天早晨五點鐘，我一打開了窗子，屋內就滿了花香，這是從對面一個恰合式的小花園內吹來的。幾株雀櫻花樹的繽紛的花枝從窗子探頭進來，微風一陣一陣地把她們的白花瓣給撒在我的書案上面。迎對我的凝望的三方景象都非常出色驚人：西方，屹立

着五峯並峙的白許陶 (Beshtau) , 藍蔚得好像“風雨散後的殘雲”；北方聳峙着瑪蘇克, 好像一頂毛氍毹的波斯帽, 籠罩着那塊地方地平線的全部。向東的光景更是使人心曠神怡: 往下一望, 那嶄新的, 潔淨的小村鎮的變化不定的色調, 跟潺湲的, 恢復健康的泉水, 和那喋喋不休的, 各方口音的羣衆都展開在眼前了。在那方更遠處, 羣山聳峙在一方‘圓場’內, 更加藍蔚, 更顯霧濛; 而且, 在地平線的邊際, 伸展着晨雪的山峯, 好像銀鍊一般, 起於卡支培克 (Kazbek) 而止於雙峯並峙的埃勒伯魯支 (Elbruz) 在這樣的境界內, 生活是愉快的! 一種類似狂歡的情感在我周身的血管內交流了。空氣的清潔, 新鮮, 好像嬰兒的親吻一般; 太陽這樣的晴朗, 天空這樣的藍翠, ——你還能更希望甚麼呢? 在像這樣的一處地方, 熱情, 欲望, 悔恨等, 又有甚麼需要?

然而, 擾動的時候到了。我要到愛利查非陀泉 (Elizaveta) 去——我聽人說所有到此地來就浴的人在早晨都聚會在那里。

• • • • •

正下到這鎮的中間，我沿着蔭路慢步而行，迎見幾羣抑鬱寡歡的人們在緩緩地上山。這些人，大部分，是從草原來的鄉紳的家族——從那些男人的破舊的舊式外套和那些婦女的精緻的服裝上立時就能以猜想得出。他們對於浴場的青年們顯然地早都很熟識了，因為他們把我看得非常關切而且新鮮。我的彼得堡式的外套騙了他們；但是沒有多大工夫他們就認出軍人的肩章，氣忿忿地走開了。

這些當地的權威的太太們——可以說，浴場的女主人——更使人慙慙地傾心。她們攜帶法國式的雙眼鏡，並且對於軍服並不怎樣加以注意——在一個有號數的鈕扣底下遇着熱烈的心腸，在一頂白的便帽底下撞見有教養的材智，這她們在高加索已經是慣熟的了。這些太太們是非常地嬌美動人，而且長期繼續的來嬌美動人呢！她們的傾倒者每年都要換來許多新的，也許就在這種事實裏，放着她們的不倦的可愛性的祕密罷。

正由一條窄路要上愛利查非陀泉去時，我趕上了一羣人，有官吏有軍人，他們，我嗣後才知道，不在

那些把希望放在帶藥性的泉水裏邊的人內，另外成了一種階級。他們飲的是酒，不是水，他們很少出來散步，他們就在溫柔的風情裏，賭博內，甚至在使人厭煩的訴怨說愁上恣縱。他們簡直都是執袴子。在把包着柳條鞘的水斗放到含硫黃質的礦泉裏時，他們擺出學士的姿式。那些官們都佩帶着通亮的藍領襟；那些軍人們在他的領子上也都凸露出打纒的頸衣。他們對於外省的太太裝出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但却向着大都會裏貴族們的客廳嘆氣！因為並不接待他們。

終於到了泉水這裡了！……在這塊小方場上，緊靠水泉，一所紅頂的小屋建築在浴場的上面；而且，稍微再遠一點是一帶走廊，落雨時在裏頭可以散步。有幾位負傷的軍官，蒼白而且憂鬱，曳着拐杖，正在一條長凳上坐着。幾位太太們，她們水斗的水喝完了，邁着敏捷的脚步在方場內來往地散着步。在她們中間有兩三個很漂亮的面孔。瑪蘇克的斜坡上遮滿了蔓藤，就在那蔓藤下的蔭路上，偶爾的瞥視能以捉到一位愛幽靜的人的顯亮的帽子，有時候又看成兩

個——因爲在那頂帽外我還常常注視到一頂軍人的便帽或是一頂文官的難看的圓頂帽。在那峻峭的壁岩上，建有那被稱作“愛阿路的豎琴”(Aeolian Harp)的地方，現出許多愛好風景者的形像，在那里對埃勒伯魯支望着他們的望遠鏡。其中有兩位家庭教師帶着他們來治療癱症的學生們。

差不多的喘不過氣來，我來到了山麓便不能再走了。於是，凭靠着一所小屋的角隅，我開始觀看那風景如繪的四周，當時我忽然地聽見一個熟識的聲音，從我的身後傳來。

“皮喀林麼！你到這里來得很久了麼？”

我轉過身來。哦，葛魯須尼斯奇！我們互相擁抱。我的跟他相識是從前在現役兵的支隊裏。他的脚被彈丸擊傷了，比我早一個多星期來到這裏的浴場。

葛魯須尼斯奇是一個見習生；他僅僅服過一年務。出於他自己的一種特殊的浮誇，他穿着普通兵士的厚外套。他也佩帶兵士的聖喬治的十字架。他的身材很好，黑面皮，黑頭髮。看他樣子；你也許說他是二十五歲的成人了，然而他差不多不足二十一歲，當他

說話的時候，他昂起他的頭來，而且不斷地用左手撫着他的鬚鬚，他的右手不離開他凭靠着的拐杖。他說話敏捷而且裝模作樣。有一種人，他們隨時隨地都準備下一種高聲朗誦的詞句，他們保持着不為單純的美所接近，並且他們在超常的情操內，在歡騰的熱情和特殊的苦病內把他們自己莊嚴地披掛起來——葛魯須尼斯奇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生一種效果就是他們的快樂；他們對於富於浪漫性的外省太太們有一種幾幾乎發渾的癖愛。等到一近老年的時候他們不是成爲和平的紳士就是成爲酒徒——有時候兩樣兼備。他們往往有許多善良的性質，但是在他們的全組織裏却沒有些微的詩情。葛魯須尼斯奇的熱情就是高談闊論。當話一談到超出尋常觀念的範圍以外了他就會用字句把你給沖走。我從來就不能跟他爭辯。他既不回答你的問題也不聽你說的甚麼。你只要剛一住口，他馬上開始了長篇大論，這多少也有些像是跟你剛才所說的話有些關聯，但是，實在，祇是他自己的演說的連續。

他乖覺的很；他的警句往往是揶揄人的，但是既

不惡毒，也不中肯，他用簡單的一句話傷害不了一個人；他不懂得人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缺點是甚麼，因為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生平就不注意到甚麼身上。他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已成爲一篇小說裏的主人翁。他所以常常竭力使人相信他不是爲這個世界創造的存在物，而是命定了來受某種神秘性的苦痛的，他差不多已經使他自己相信‘這樣的他’是實在的了。就因爲這種驕傲他才穿起了他的厚的兵士的外套。我早就看穿了他了，他也就因爲那種關係不高興我，雖然就外面看起來我們是最親切的朋友。葛魯須尼斯奇看去好像一位特別勇敢的男兒。我親自看見過他交戰。他揮舞他的軍刀，吶喊，而且閉着眼睛向前直奔。這不是我要稱作俄羅斯的勇敢的！……

我也一樣地不高興葛魯須尼斯奇。我覺得不定在甚麼時候我們會狹路相逢衝突起來，而且不定我們誰要倒霉的。

他的到高加索來也是他的浪漫的熱狂的結果。我相信，在離開他的故鄉的頭天晚上，他向某位漂亮的鄰居，面帶憂鬱的神氣，說他要走開，並不怎樣爲

在軍隊服務的單純目的像尋死一樣，因為……而且因此，我知道，他用手掩上了眼睛，這樣地接着說，“不，你——或是您——一定不要知道！你潔白的靈魂會戰慄的！而且這又有甚麼好處呢？我對於你又算甚麼呢？你能以了解我麼？”……如此這般。

他親自告訴過我那引誘他加入K——聯隊的動機，這在他和蒼天當中要保持一種永久的祕密呢。

然而，在他把那件演悲劇的外套拋在一旁的瞬間，葛魯須尼斯奇是非常地動人而且有趣。我時常很感興趣的看他跟婦女們在一起的時候——這是他把最大的努力都使出來的時候了，我想！

我們好像兩個老朋友的相逢。我開始來向他打聽那些著名的脚色和在浴場這過的生活的情形。

“這是一種更無味的生活，”他說，隨着便是一聲嘆息，“那些在早晨飲泉水的是沒有生氣的——像所有的病人一樣；但是那些在晚間喝酒的呢，更是難堪——跟所有的健康人一樣！很有些款待客人的太太們，但是從她們身上也尋不得甚麼大的快樂。她們就知道玩紙牌，衣服穿得是那樣地拙劣而法國話說的

又那樣地可怕！今年從莫斯科下來的祇有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 (Prineess Ligovski) 和她的女兒——然而我跟她們並不相識。我的兵士的外套恰像是一個被拒絕的保證。牠喚起來的同情像慈悲一樣地使人痛苦。”

就在那一瞬間，有兩位貴婦人，從我們身旁，奔水泉那里走過去了；一個年老一些，那一個是年輕而又柔弱。因為她們的帽子，我不能正正地看清她們的臉面，但是她們的衣服穿得非常地合體，樣子既然講究，而寬窄又極其適度。第二個婦人穿一件珍珠灰的高領女服，一條亮絲巾纏繞了她柔軟的額頸。暗褐色女靴抱握了她細長的小足踝，這樣地嬌美動人，就是那些不會向美的神秘境界問過津的都一定會要發嘆，因為是這樣地使人驚賞。在她安詳而又驕傲的步態裏有某種東西是處女風度的，又有某種使你無從確定而又明瞭地可以瞥見的東西。當她從我們身旁走過的時候，一種捉摸不定的香氣，從她身上飄散出來，恰像從一種媚人的婦女的韻調裏有時呼吸出來的一樣。

“看！”葛魯須尼斯奇說，“這就是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和她的女兒瑪利，她隨着英國風的這樣稱呼她。她才到這裡三天。”

“你已經知道她的名兒了麼，然而？”

“是的，我偶爾聽得的，”他回答道，臉紅漲着。“我自認我並不願意作他們的相識。這些驕傲的貴族們看我們軍人就像她們看野蠻人一樣。在一頂有號數的便帽底下就是有一種材智，在一件厚外套底下有一腔熱誠，她們又怎麼關心得到呢？”

“可憐的外套！”我說，帶着笑。“但是那剛才走到她們面前而且那樣用不着地遞給她們一隻水斗的紳士是誰呢？”

“啊，那是拉耶維瞿（Raevich），莫斯科的執袴子。他是一個賭徒；你由於那條在他的天藍褶心上盤旋着的笨重的金鍊上馬上就能以看得出來。而且他有一枝多麼粗的手杖啊！恰好像是魯濱孫的那枝一樣——他的鬚鬚也是這樣，他的頭髮弄得跟農民的差不多了。”

“你對於全世界的不論甚麼人都懷恨麼？”

“我有原因使我”……

“啊，真地麼？”

就在那一瞬間那兩位貴婦人離開水泉向我們說話的地方走了來。葛魯須尼斯奇，藉着他的拐杖的幫忙，居然扮出一種演劇的姿勢，而且用法國話提高了喉嚨回答我說：

“朋友，我憎恨男人是因為並不看不起他們，不然，人生不就是太討厭的一幕滑稽劇了麼？”

那位漂亮的普林賽司·瑪利回過身來，用一種深長而又好奇的眼光惠顧了這位演說家一下。她的表情是非常地游離無定，但是這並不是輕蔑，根據一種事實我從心裏暗自為葛魯須尼斯奇道恭喜了。

“她真是一位極其漂亮的姑娘，”我說。“她有天鵝絨樣的眼睛——是的，真正是天鵝絨。我應該勸你，一談到她的眼睛時，一定要取用這個形容詞。上下的睫毛是這樣地長——長到使太陽光在她的瞳孔裏都不能反射了。我愛那一隻沒有光芒的眸子，牠們是這樣地柔和，牠們似乎在愛撫你，然而，她的眼睛好像是她的唯一的優長……請你告訴我，她的牙齒

白麼？那是最要緊的！可惜她當聽你高聲朗誦的詞句時並未微笑一笑。”

“你談論一位美麗的婦女時竟像對於一匹英國馬一樣，”葛魯須尼斯奇氣憤憤地說。

“朋友，我回答說，盡力模擬着他的聲調，“我看不起女人，是因為並不愛她們，不然，人生不就是太可笑的一幕傳奇劇了麼？”

我回轉身走開了。大概有半點左右的工夫我都在那蔓藤掩映的蔭路一帶散步來的，石灰石的巉岩和叢林都在中間懸着。天氣漸熱起來，我於是急忙地向回走了。經過硫黃泉時，爲的在背蔭的地方喘喘氣的關係，我在走廊那里站住了，就因爲這樣一來，却供給我一個目擊那更有情趣的一幕的好機會。在這樣的場面上安排了劇中的人物：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和那位莫斯科的紈袴子正坐在那遮蔭的長廊裏的一條長凳上——一望而知是在作嚴肅的談話。普林賽司·瑪利呢，不用說是已經喝完了她最後的泉水，正沈思地在水泉旁邊來往地散着步。葛魯須尼斯奇是在水泉那里站着；在那個方場上另外就沒有一個人。

我又走近了些，就隱藏在走廊一個角隅後面了，就在那個時候，葛魯須尼斯奇讓他的水斗掉在沙地上了。而且做出用死力的樣子要躬身去拾牠起來；但是他的負傷的脚却妨碍着他。可憐的朋友！他縱然用盡了各樣的方法，因為他靠在拐杖上，於是一切都歸枉然了！他的表情的面相，說實話，真是一幅忍痛的畫圖。

普林賽司·瑪利看見了這幅全景——而且比我還清楚。

比一隻鳥還輕快地，她向他跳去，躬下身，拾起水斗來，就用一種充滿了無可形容的嬌美的姿態遞還了他。她於是滿臉紅漲起來，繞着走廊瞥視了一遭，相信她的母親顯然不會看見甚麼，她於是立時恢復了她安閑的態度。在葛魯須尼斯奇大張開了嘴要謝謝她的時候，她早就離開有一大段的路了。再過一會，她隨着她的母親和那位紈袴子走出長廊來了，但是，走過葛魯須尼斯奇時，她却擺出一種極其端莊而又嚴肅的神氣。她連頭都沒有回一下，連他釘在她身上的熱情的痴望，直到她已經下了山，隱藏在那散步

場上的菩提樹後不見了，痴望得有這樣長久的時間，她都沒有注意到……頃刻之間我瞥見了她的坤帽，在她沿街行走的時候。她急急忙忙地穿過了一所住宅的門，這在普雅替高斯克算是最講究的一所了。她的母親，跟在她的後面，在門那里，向拉耶維瞿頷首作了別。

直到那時候這位可憐的，熱昏的見習生才注意到我的當場。

“你看見了麼？”他說，活潑有力地握着我的手。
“她真是一位天使，純粹是一位天使！”

“爲甚麼？”我問，用一種最純潔的態度。

“你沒有看見麼，那麼？”

“不，我看見了。我看見她給拾起了你的水斗。如果有一個聽差在那里時，他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來——並且要更敏捷些，爲的希望得到小費。然而，那是非常容易懂得的——她憐憫你；當你用負傷的脚走路的時候，她的臉皺得那樣地可怕！”

“但是，看着她，就像你作過的那樣在那一瞬間，當時她的靈魂在她的眼睛上發了光了，你竟一點也

無動於中，這是能以的麼？”

“怎麼不能？”

我說慌話了，但是我需要激惱他。我有一種天生的矛盾的熱情——我過去的全部生活差不多只是一串憂鬱的連續和心情或是理智的無謂的衝突。一個熱心家的當場能使我像第十二夜那樣地寒冷；但是我却相信要常跟一個有萎縮冷淡的氣質的人聚合在一起時，會使我變成一個熱情的夢想家了。我也承認，一種不愉快却很熟習的感覺，就在那一瞬間，輕輕地從我的心頭通過去了。這就是——嫉妬。我勇敢地說是‘嫉妬’，因為對於自己我招認各樣的事情，這已經成了我的習慣了。這一定是很困難的，要想尋求一位青年，他的游離的空想已經為一位漂亮的女人吸引住了，他忽然間却發見她公然地當他的面挑選出另外的一個也是她素不相識的人——這一定是很困難的，我敢說，尋求這樣的一個青年（自然是要在大宇宙裏生活着。而且慣於縱容他的自愛的）他在這樣的一種情狀內竟會不愉快地退轉來。

葛魯須尼斯奇和我都相對無言地走下山來，沿

着蔭路散步，從那所我們的美人隱藏起來了的住宅的窗前穿了過去。她正在靠窗戶坐着。葛魯須尼斯奇，拖着我的胳膊，在她身上投射了一個陰沉沉地柔和的眼光，這是在婦女身上很少發生影響的。我把我的雙眼鏡揮送在她的身上，並且注意到她對他的眼光微笑了，至於我的驕傲的雙眼鏡却使她簡直發怒了。當然地，一個高加索的軍人怎麼應該擅自向一位從莫斯科來的普林賽司身上揮送他的雙眼鏡呢？”……

.....

第二章

五月十三日

今天早晨醫生來看我了。他的名字是瓦爾諾(Werner)，然而他却是一個俄羅斯人。這又有甚麼稀罕呢？我知道有一個人名叫伊萬諾夫(Ivanov)，却是一個德國人。

瓦爾諾是一個很值得注目的人物，這有許多的理由。他自然也像差不多所有醫生一樣，是一個懷疑論者兼唯物論者，但是，同時，他又是一位純粹的詩人——無論在行動上或是在談吐上，他都常常是一位詩人，雖然他平生連兩行詩都不曾寫過。他精通一切人心的活弦，恰像你習知一具死屍的血管，然而他自己却決不知道怎樣去利用他的知識。一位超絕的解剖學者不知道怎樣去醫治一個鬧熱病的人，這類

同樣的事也有時遇見的。瓦爾諾常常私自譏笑他的病人；但是有一次我却瞧見他在爲一個要死的兵士哀哭……他很窮，並且夢過想發財，但是爲了金錢的關係，他却不肯多走出範圍一步。他有一次對我說他甯肯讓便宜爲仇敵佔也不讓給朋友，因爲，在後一種情形，這就會被指作在發賣他的恩惠了，至於憎恨却祇於比照着對方的大度相應地增加而已。他有一隻含惡意的舌頭；並且一顆善良，單純的心却反更得了一個俗野的傻子的榮譽，這因爲他的一個警句大家給貼的簽條。他的對頭，那些嫉妬他的浴場的醫生，散布這種消息，說他是慣於取他的病人畫諷刺畫的。病人於是都氣惱了，他們差不多都跟他斷絕了。他的朋友們，那些真正受過教育而在高加索服務的人們，都枉費了許多氣力，也不能給他恢復了他的失墜的信用。

他的外貌是屬於這一類的：在第一次的接觸，給你生一種不愉快的印像，然而，當眼睛練習得能以在不整齊的面貌上去領略那飽經風霜而又高尚的靈魂的痕印時，你，隨時間的進展，會變得歡喜了。婦女們

跟這樣的人們狂熱地發生了戀愛，並且並不想拿他們的醜去跟安第迷昂 (Endymion) 們的最嬌艷，最新鮮的美交換——這是人人熟知的例證。我們應當把婦女們的權利交給她們：她們具有一種為精神美的本能，也許是，就因為這種理由，像瓦爾諾那種樣的男人們也能以這樣熱烈地愛女人吧。

瓦爾諾又小，又瘦，像嬰兒般的軟弱。他的一條腿比起另外一條短些，跟拜輪 (Byron) 的情形差不多。跟他的身材比較，他的腦袋顯得太大了。他的頭髮剪得很光，所以他頭蓋的凸凹不平，這樣裸露地排列着，一位骨相學者會因為這許多矛盾的傾向的奇特的交織而吃驚呢。他的小的，不安寧的黑眼睛，好像在竭力地窺測你的思想。在他的衣服上都可以看得出風韻和整潔。他的小，瘦多筋的手都在亮黃的手套裏自己誇耀。他的外套，領襟和襟心都始終是黑的。青年們稱呼他作美菲是都 (Mephistopheles)：他對於這個綽號假裝生氣，實在，這却奉承了他的虛榮心。瓦爾諾和我不久就都互相了解了而且成為了朋友，因為我，就我這方面說，是最不適於講友情的。兩

個朋友，常常有一個是另一個的奴隸。雖然自己往往都不承認這個事實。現在呢，奴隸我不能作；要作主人也會成爲一種使人厭煩的紛擾，因此，同時，又隨處都需要欺騙了。何況，我有的是僕人和金錢呢！

我們的友情在下面的情形下開端的。我在——那，會見的瓦爾諾，在無數騷擾的青年堆裏。在那天晚上快要散開的時候，談話轉到哲學中的玄學上來了。我們討論到堅信問題，我們各自都聲明了一種不同的堅信。

“就我個人來說，”這醫生說，“我祇相信一樣事情”……

“然而那是——？”我問；極願意知道那直沉默到那時候才說話的人的意見，

“我相信，”他回答說，“不論早晚，總有一天，在一個清晨我要死掉。”

“我要比你的更好呢，”我說，“在你說的以外，我另外還有一個堅信，就是，在一個極污濁的夜晚，我曾經有過一個彼生下來的不幸。”

別人都以爲我們的話是淡而無味的，然而，實在

說，他們誰都沒說過一句比這更值得玩味的了。就從那一瞬間，在擾攘的羣衆當中，我垂青了他，他垂青了我。我們，從此，往往聚在一起，用一種嚴肅的態度，討論抽象的題目，直到彼此都注意到了兩下都在設法岔開別人的話頭時爲止。於是，意味深長地互相望着——像，據西賽羅說，那羅馬時代賣卜者慣於作的那樣——我們就從心坎裏迸出笑聲來，而且，既然有了我們的笑，我們就會，對於我們的晚上感覺滿意，於是分了手。

當瓦爾諾走進我的屋子來時，我正仰臥在一隻躺椅上，我的手，雙握在我的腦袋後面，我的眼睛正痴望着天花板。他在一隻安樂椅上坐下了，隨手把手杖放在了牆角，打了個呵欠，並且揚言外邊是非常之熱。我就說了一句，蒼蠅真煩死人——於是我們都浸在沈默裏。

“請你睜開眼睛，我的親愛的醫生，”我說，“祇在那些傻瓜們的眼裏，這個世界才會是一塊非常無味的地方。看啊！你和我都是有見識的人啊！我們豫先就知道，每樣事情要爭論到無窮無盡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不爭論了。我們對於他人內心的秘密差不多都能以知道的：只要一句話在我們聽來就抵一部歷史的宣讀；我們隔了三層的厚莢，就能看透我們情感的每一波動。憂傷的，使我們發笑；可笑的，使我們發愁；但是，實在說，除了對於我們自己以外，不論甚麼事，就大體來說，又顯然是漠不關心的。因此，在我們中間就不能有甚麼思想和情感的交換：我們彼此都知道，他關心的就是要知道那一個人的事情，而且他所需要的也就止於那種知識。就剩了一種計策——說新聞。所以，就請你告訴我幾件新聞吧。”

這樣長的一段說詞弄得疲倦了，我合上了眼睛，打了個呵欠。那醫生想了一會回答說：

“不論怎麼說，在你的那種亂談裏，都存有一種心事。”

“兩種，”我回答說。

“告訴給我一個，我就會告訴你那一個。”

“好極了，開談吧！”我說，繼續着去望着天花板並且暗自微笑着。

“你急切要知道一些關於新到這裏來的人的消

息，是不是？而且我還猜得出那是指的那一位呢；因為，她們，在她們那方面，已經在探問關於‘你’的事了。”

“啊，我的好先生！要我們來接續一種談話這決定是不可能的啊！我們彼此把心情都看得太穿了。”

“那麼，那一個心事呢？”……

“那一個就在這上：我要使你述說些甚麼，因為下邊的理由：第一，聽說話比說話要少疲倦些；第二，聽話的人自己不會弄出錯來；第三，他能以窺探別人的秘密；第四，像你那樣有見識的人，寧肯聽人說，不肯自己說的。現在回到本題：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告訴你一些甚麼關於我的事呢？”

“你十分確定那是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
…不是普林賽司·瑪利麼？”……

“十分確定。”

“爲甚麼？”

“因爲普林賽司·瑪利打聽的是葛魯須尼斯奇。”

“你的想像真不壞，真是天才呢！普林賽司·瑪利說她相信那個穿厚外套的青年，因爲決鬥降的級”…

.....

“我希望你不要給她打破那個快樂的謬誤。”

“自然地。”

“一齣好戲！”我狂喜般地喊道，“我們要把這幕喜劇的收場當作一件事情來看着。這簡直是運命照顧我好使我的生活不至於厭倦！”

“我預感到，”醫生說，“那位怪可憐的葛魯須尼斯奇要作你的犧牲品。”

“請你說下去。”

“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說，你的面貌她很熟習；至於你的名字我一告訴她，她也早就聽說過的。我看情形，大概她是在彼得堡遇見過你——在某處的社交場內。你的故事在那里恐怕都吵遍了……她對我講了很多的你的戀愛故事，這自然有許多是她自己給添補出來用助談興的地方……她的女兒動了好奇心地傾聽着。在她的想像裏，你已經成了新派小說內的主人公了……對於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的話，雖然我知道她是在瞎說八道，我却并未加以反駁的。”

“真是好朋友！”我說着，伸手給他。

醫生，很同情地握着我的手，說：

“如果你願意，我會介紹你……”

“我的天！”我說，拍着我的手。“英雄們是要人舉薦的麼！英雄除了從某種絕境救出他們的愛人外，還有甚麼別的道路去跟她們相識！”

“那麼，你當真願意向普林賽司·瑪利求愛麼？”

“完全不是，那差的遠呢！……先生，我歸終要戰勝的！你並不懂得我！……然而，這很使我氣惱，”沈默了一下後，我接着說。“我向來不肯自己洩露我的秘密，但是我却非常喜歡別人的猜測，因為在那種情形下我常常能以借機會否認。不論怎樣，你總要把她們母女兩個的情形講給我聽。她們是怎樣的——一種人？”

“第一步，我們先說，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是一位四十五歲的婦人，”瓦爾諾回答我說。“她的消化力好極了，但是她的血液却亂了秩序——在她的雙頰上有許多的紅點，她的後半的生活都是在莫斯科消磨過去的，而且因為在那里的生活的閒散使她發

了胖，她愛好有風情的故事，當她女兒不在屋裏的時候，她有時竟談些不莊重的事情。她對我宣傳她的女兒像一雙鴿子那樣地純潔，這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我當時就對她說她可以放心。因為我決不會去告訴甚麼人說。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爲的治療她的風濕症來到這裏，至於她的女兒，我却不知道爲的甚麼。我指定她們每人一天都要喝兩斗硫黃質的水，在稀淡的浴場裏，每星期洗兩次澡。這很容易看得出來，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是不慣於發命令的。她對於她女兒的知能和學問都懷着尊敬，因為她直接地讀過英文的拜倫並且懂得代數；在莫斯科，時風所趨，貴婦人們都成了女博士了——而且也是一種好事情！在這裏的這些人大概都是這樣地不很可愛，所以，在一個機警的女人，要向他們使風情那是多麼難堪的啊！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非常地喜歡青年人；普林賽司·瑪利對他們却有些輕蔑——一種莫斯科的習氣！在莫斯科她們懷着的單說機智就不下於四十着呢。”

“你到過莫斯科麼，我的醫生？”

“是啊，我在那里有過一次實習。”

“再說下去。”

“我想我樣樣事情都說過了……不啊，另外還有一點事情：普林賽司·瑪利好像是，愛討論甚麼情緒，熱情這一類的東西。她在彼得堡住過一個冬天，她很不喜歡那個地方——尤其是那里的社交場：她顯然是受了冷淡地接待。”

“你沒看見有誰在她那里麼，今天？”

“怎麼沒看見？一位副官，一個頑固的近衛兵，和一位女太太——是最近到這里來的一位！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的夫族的親戚——非常地漂亮，但是顯然是身體很弱……你在水泉那沒有遇見過她麼？她是中等身材，美麗，而且面貌很齊整；很帶着肺病的顏色，在她的右頰上有一個小的黑痣，我為她的面目的表情很受激動。”

“一個痣！”我在牙齒間喃喃地說，“這是可能的麼？”醫生注視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上，得勝地說：

“你認識他！”

我的胸部，實在，在比平常更猛烈地跳動着。

“現在，這是你勝利的班，輪到了，”我說。“但是我信託你：你不會給我洩露。我還不曾看見她，但是我相信，從你的口頭上，我已經認識出一位是我從前愛過的女人……不要提到我一個字；不管她打聽我甚麼，或是說我甚麼壞話。”

“但願如此！”瓦爾諾說，聳了聳他的肩頭。

當他走開了以後，我的心胸爲可怕的悲傷壓緊了。是運命把我們在高加索又弄到一起來呢，還是她知道會遇見我，特意到這里來的呢？……而且我們要怎樣見面呢？……那麼，這真就是她麼？……我的預感從來就不會欺騙過我。沒有一個人，在這世界上，那過去在他獲得這樣的一種威權像在我身上的。每一個過去的悲傷和歡喜的回憶都用病的效果打擊我的靈魂，而且常常振起同樣的音響。……我懵懵懂懂地弄成了這種情形：我任甚麼——任甚麼都忘記不了

午飯後，六點鐘左右，我走到散步場上來。那里已經聚了許多人。那兩位普林賽司都正坐在一條長凳上，圍繞着許多的青年，他們正互相競爭着對她們

注意呢。我在稍遠的另一條凳子上佔據了我的位置，絆住了我認識的兩位龍騎兵的軍官，而且進行給他們講一些事情。這顯然很好玩，因為他們竟像狂人似的大聲笑了起來。正拱衛着普林賽司·瑪利，有幾個居然被好奇心吸引到我這邊來，而且他們竟逐漸地都離開她來加入我的團體了。我馬不停蹄地談說：我的奇談巧妙到荒唐無稽，我的滑稽射影着那些來來往往的離奇的人物，惡意到了熱狂的程度了。我把這一羣人直款待到黃昏日落。普林賽司·瑪利跟她的母親手拉手地，幾次從我的旁邊經過，伴隨着一位跛脚的老人，她的眼光投在我的身上時幾次都表示氣惱，同時却也竭力地表示淡漠……

“他給你們講的是一些甚麼呢？”她問一位青年，他不講禮貌地又回到她那里。“當然是一種最有趣的故事了——他自己在戰場上的功績吧？”……

這句話說的聲音很高，大概是存心在譏刺我呢。

“啊哈！”我心裏想。“你真正地氣惱了，我的親愛的普林賽司·你等着吧，還有更厲害的在後頭呢。”

葛魯須尼斯奇緊跟他好像一隻捕食的野獸，不

會讓她出了他的眼界。我敢打賭他明天一定要請人把他介紹給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她一定歡喜的，因為她厭煩了。

第三章

五月十六日

就兩天的經過，我的事務居然很驚人地得了根據，普林賽司·瑪利積極地恨我了。在我自己身上我已經重復兩三句俏皮話了——是特別地諷刺，而同時却又非常地恭維。她覺得這很奇怪：我，在上流的社交場裏早混慣了的，又跟她的彼得堡的表姐妹和姑舅兩姨等那樣的親密，現在並不想法作她的相識。每天我們都在水泉那和散步場上遇得見。我把我的全付精神都使了出來，來誘惑開她的崇拜者：甚麼滿臉發光的副官，甚麼從莫斯科來的蒼白的旅客，還有別色人等——而且我差不多回回地成功。我尋常最討厭款待客人；現在我的屋子裏却每天都是滿滿的；他們在這午飯，夜飯，賭牌，而且，看啊！我的香檳酒竟

戰勝普林賽司·瑪利的磁石般的眸子的力量了！

我昨天在契拉可夫商店遇見了她。她正在那爲一塊很出色的波斯地毯講着價，並且懇求她的母親不要吝嗇：這塊地毯在她的閨房內一定是一件極好的裝飾呀……我比她多出了四十盧布，於是這塊地毯就被我高價買下了。我受了眼光一瞥的報酬，在那里閃耀出最快活的憤恨。中飯左右，我教我的塞爾卡西亞的馬，就披覆那塊地毯，故意從她的窗前牽過去。據當時跟那兩位普林賽司在一起的瓦爾諾告訴我，這一場的效果是最爲戲劇化的了。普林賽司·瑪利竟想鼓吹一隊十字軍來對待我，而且我已經留神到，有兩位副官，當她的面時就已經很冷淡地跟我打招呼——雖然他們還每天跟我吃午飯。

葛魯須尼斯奇裝出了一副很神祕的神氣；他，胳膊操在背後，散步，而且不跟甚麼人招呼。他的腳已經完全地痊愈了，差不多看不見有甚麼跛腳的形跡。他已經尋得一種參與里高夫斯奇夫人談話和奉給普林賽司·瑪利某種問候的機會了。這位普林賽司·瑪利顯然是並不十分難於取悅，因爲，從來，她就用一

最爲動人的微笑回答他的鞠躬。

“你當真不願意作里高夫斯奇家的相識麼？”他昨天對我說。

“當真的。”

“啊，了不得！那在浴場內最快活的家庭！所有普雅替高斯克的最好的交際都在那里了。”……

“我的朋友，你知道就是別的地方的社交我都煩死了，不用說普雅替高斯克的。那麼說，你造訪過里高夫斯奇家麼？”

“還沒有。我會跟普林賽司·瑪利談過一兩次的話，然而也止於這樣。你知道沒有被請就進去造訪她們，是很不適宜的，雖然這裏的習慣如此……這也許是一件另樣的事情，如果我帶着肩章”……

“那里的話！你就像這樣才特別地有趣呢！你祇是不知道怎樣去利用你的優越的地位……你知道，就因爲你的那件外套，在某位多情的女子的眼中才把你看成一位英雄和殉道者呢！”

葛魯須尼斯奇滿意地微笑了。

“多麼瞎說八道，你是！”他說。

“我相信，”我接着說，“那位普林賽司·瑪利已經跟你發生愛情了。”

他的臉紅過了耳朵，並且裝出尊大的神氣。

啊，虛榮心！您簡直是亞幾默德（Atchimedés）用以浮起人體的槓桿啊！……

“你總是這樣滑稽！”他說，假裝着生氣。“頭一宗，她還對我不很熟習呢。”……

“女人就愛那些她們不很熟識的人呢！”

“然而我並沒有甚麼求悅於她的抱負。我只是願意作一個很和樂的家庭的相識而已。你想我如果存着就是最輕微的希望，這豈不極端地可笑麼？那麼，譬如，在你，那就是一種另樣的事情了！你——彼得堡的征服者！你只要看一看——女人們就都融化了……然而，你知道，皮喀林，普林賽司·瑪利說你甚麼來的？”……

“甚麼？她已經向你談到我啦？”

“不要喜歡的太快了；然而。在前天，偶然地，我在水泉那，參加了她的談話；她的第三句話就是‘帶着那樣一種不快活的，沉重的眼光的那位紳士是誰？’

他跟你在一起來的當’……她臉紅了，而且在記念着他自己的愉快的小功勞，不願意說出那個日子來。‘你不用對我說那是那一天，’我回答說；‘牠會時時地浮現到我的記憶上來的！’……皮喀林，我的朋友，我不能恭賀你，你被她貶在冷宮裏了。……而且，這的確有些可惜，因為瑪利是一位嬌美的女郎啊！”……

這是一定要注意到的：葛魯須尼斯奇是那樣的一個人，他們，談起他們僅僅識面的一個女人，就喊她‘我的瑪利，’‘我的蘇菲，’如果她有了使她們喜歡的好運氣。

我扳出一幅嚴肅的神氣說：

“是的，她是很好看……但是請你留點神吧，葛魯須尼斯奇！俄羅斯的貴婦人們，大部分，所懷抱的只是柏拉圖式的戀愛，這中間不攙雜一點結婚的思想；而且柏拉圖式的戀愛是特別地使人苦惱。普林賽司·瑪利似乎是那樣的一個女人，她所需要的是玩一玩而已。如果她跟你在一起玩得厭煩了，這用不了兩分鐘——你就無可挽回地倒了霉了。你的沉默應該激起她的好奇心，你的談話應該使牠（好奇心）得不

到完全的滿意；你要每分鐘都使她驚訝；她會，當衆，爲你而十次八次地忽略人們的意見而且把這稱作一種犧牲，並且爲的替她自己收回代價，她會折磨你。嗣後她會毫不客氣地說她受不了你。如果你在牠身上得到威權，就是她的第一次的接吻都不會給你一個第二次的權利。她爲她心情的滿足會跟你賣弄風情，但是，用不了兩年的工夫，爲服從她的媽媽，她要嫁給一個怪物，而且，她要使她自己都相信她是不幸的，她就愛過一個人——那就是說，你——然而老天不情願把她跟他給結合起來，因爲他穿的是一件大兵的外套，雖然在那灰色的外套底下跳動着一顆心，熱情而且高尚。”……

葛魯須尼斯奇氣的用拳頭打起桌子來了，但是立時又把氣平了下去，在屋內來往地走着。

我心裏好笑，而且甚至還微笑了一兩次，幸虧他沒有注意到。他顯然是落在情網裏了，因爲他變得比從前更加在信賴着。而且，一只指環在他的手指上出現了，一只嵌着黑磁瑯的本地造的銀指環。這很打動了我的心。……我於是留心來察看，哦，你猜我看見了

甚麼？‘瑪利’的名字用小字母鑄在裏面，而且隨着名字還鑄有一行，就是她拾起那聲名洋溢的水斗的日期。我把我的發見當作一種秘密保守起來。我用不着從他逼討供詞，我要他，出自本願地，選我作他的心腹——那麼我就得到享樂了！……

.

今天我起的很遲，我走到水泉去。我沒找見到一個人在那里。天氣熱起來了。白的，參差的輕雲從那覆雪的山頭迅速地飛飄着，給你一種雷雨的預期；瑪蘇克山的頂處烟蒙着好像一枝剛剛息滅的火把；灰色的雲卷好像長蛇一般繞着山頭盤旋着，匍匐着，在牠們飛快的拂掠中被拘留了，這彷彿是被鈎懸在山頭的多刺的叢莽。大氣裏充滿了電流。我急投到直通山洞的蔓藤的蔭路裏來。

我覺得心氣頹的很。我在想着那面頰上有小黑痣的女人，就是那醫生對我談到過的……“她爲甚麼到這里來呢？”我想，“而且那真就是她麼？而且我有甚麼理由在想着那真就是呢？而且我爲甚麼就能以這樣地拿得定呢？不是有許多女人的面頰上都有—

個怎麼？”這樣地反復想着，我一直走到山洞裏來。我向裏一望，瞧見一個女人，戴着一頂草帽，圍着黑色的披肩，在洞門的蔭涼處，正坐在一個石頭坐位上。她的頭低垂在她的胸前，帽子遮着她的臉，我剛剛地要轉回來，爲的不擾亂她的沉思，就在那時候她瞥見了我。

“維拉(Vera)！”我情不自禁地喊了出來。

她一驚，顏色都變了。

“我知道你在這裏，”她說。

我坐在了她的身旁而且握住了她的手。一種久已忘懷的震動隨那親愛的聲音的響動奔騰過我的血管。她用她的深沈，平靜的雙眸注視我的面孔。猜疑和那帶譴責性質的東西都表露在她的眼光裏了。

“我們許久許久地不曾彼此相見了，”我說。

“許久許久地，而且我們都有許多的地方改變了。”

“因此你也就不再愛我了麼？”……

“我結了婚了！”……她說。

“又結婚了？不幾年前，然而，那種理由依然存

在的，但是，不管怎樣”……

她從我抽開了她的手而且面頰發燒了起來。

“你也許愛你的第二個丈夫麼？”……

她沒有回答而且把頭扭過去了。

“或者他是非常嫉妬的麼？”

她始終沉默着。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他年青，漂亮而且，我想，有錢——這是主要的事項——而且你是害怕的麼？”

……………

我望她一眼，於是吃驚了。深重的絕望描繪在她的形容上；眼淚在她的眼睛裏發着光呢。

“請你告訴我，”到後來她細聲地說，“你覺得來苦惱我那就是你的娛樂麼？我應該憎恨你。自從我們彼此認識以來，你賜給我的只是苦痛沒有別的”……

她的聲音顫抖；她對我傾歎過來，把她的頭沉到我的胸膛上。

“或許，”我心裏想，“那就是你愛過我的理由了；歡樂忘記了然而悲哀却決不會”……

我緊緊地把她擁抱在我的胸懷，我們就這樣地

呆了很長的時間。後來，我們的嘴唇越離越近，終於交錯在一種熱情的，陶醉的接吻裏。她的手冷得像冰一般；她的頭却正發着燒。

於是，我們登了那些談話的航船了，那些，在紙上，沒有意味的，那些不能重述，甚且不能在記憶裏保存下來的談話。音聲的意義代替而且完全了言詞的意義，像在意大利歌劇裏的一樣。

她決然地反對我作她丈夫的相識，就是我在散步場上看見過的那個跛腳的老頭。她爲了她兒子的原故嫁給他的。他有錢，但是却苦於風濕症的襲擊。就連一句嘲笑話我都不讓我自己向他身上去加的。她父親般地尊敬他，但是却跟對丈夫一樣地欺弄他……真奇怪：人的心情大概相同，但是女人的心情却是特殊的。

維拉的丈夫，謝米揚·瓦史來維瞿·哥——夫（Semyon Vasilevich G--v），是里高夫斯奇夫人的一族遠親。他住在她的緊隔壁門內。維拉常常地去訪候那位夫人。我答應她要作里高夫斯奇的相識，並且爲的擾亂對於維拉的注意，要向普林賽司·瑪利獻殷

勤。這樣做下去，我的策略不會被弄亂一點，但是在我這反倒是一種娛樂呢。

娛樂麼！……不錯，我已經渡過那種精神生活的時期了，在那時所尋求的祇是幸福，在那時心情上感覺到那種熱切的需求——那狂暴地，熱烈地愛着某人的需求。現在我惟一的願望就是被愛，而且是極少數的人。我甚至於想我會滿足於一種堅貞的愛戀了。一種心情上的不幸的習性啊！……

一件事物常常地使我覺得有些奇怪，我從來就不會使我自己作過我戀愛的女人的奴隸。反過來，我却常常獲得一種無敵的威力操縱她的意志和心情，一點沒有用心要這樣作過。這是因為甚麼呢？是因為我從來就不把甚麼價值抬高，而且她却屢次地恐怕我的脫身而逃麼？或者是一個強有力的機體的磁石性的勢力麼？或者是因為我從來就不會繼續地去跟一個性格頑強的女人碰頭呢？

我應該承認，實在，我就不愛那性格健強的女人。女人要有這樣的一種性格作甚麼用呢？

對了，我現在記起來了。有一次，而且只是一次，

我愛過一個女人，她有一個我決不能征服的堅強意志……我們仇敵一般地分開了——自然，如果我們遇見的晚五年，我們分手的情形也許不同的……

維拉有病，很厲害的病 雖然她並不承認。我怕她是肺病，或是那叫作“*fièvre lente*”的那種病——是一種真正非俄羅斯性的病，而且在我們的語言裏就沒有相當的名字。

我們在山洞裏的時候風雨趕來了，並且把我們稽留了有半點鐘之久。維拉並不要我誓愛，或是問我自從我們離別以來是否愛過別人……她跟從前一樣地不介意，跟從前一樣地又在信託我，而且我也就不會欺騙她：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她這一個女人，在我的權力內是決不許欺騙的。我明知道我們不久就要分離開，而且或許是永久地呢。我們要各從不同的道路走到墳墓裏，然而在我的靈魂內對於她將始終保留下聖神的記憶。我常常對她重復這句話，而且她也相信我的，雖然她說她並不。

我們終於分開了。我用我的眼睛追隨了她很長的時間，直到她的帽子隱藏在叢林和岩石的後面。我

的心痛苦地皺攏了，恰跟我們頭一次分手後的一樣。啊，在那種情感內我有多麼喜悅呵！這能算青春，携帶着健康的風雨，回到我的身上來麼？或者這祇是臨別的秋波，最後的贈品——在記憶的本身上呢？……而且思想起，就外貌說，我依然是一個孩子呀！我的臉色，雖然蒼白，依然是新鮮的；我的肢體柔軟而苗條；我的頭髮厚密而捲曲；我的眼睛閃閃有光；我的心血沸騰呢……

回到家裏，我騎上馬背，就向草原奔馳而去了。我喜歡在一隻烈馬身上，穿過茂草，迎着風沙地奔馳；我貪婪地吞下香馥馥的空氣而且定着我的凝視於藍蔚的遠景，在努力地拉住那每瞬間逐漸清晰，逐漸清晰的目的地物之霧濛濛的輪廓。不論甚麼悲傷壓迫我的心胸，不論甚麼憂懼懊惱我的靈魂——一切都頃刻之間消散了；我的心情安適；身體的疲勞征服了內心的騷擾。望着茂草叢生的羣山，為南方的陽光所照耀；望着深藍的天宇，或者傾聽從峭壁落到峭壁的奔流的怒吼；這時候，沒有一個女人的眼光我不會忘記的。

我相信那些哥薩克，正在望樓上打着呵欠，這時候他們看見我這樣無需要無目的地奔馳着，一定要很久地爲這個啞謎所苦惱，因爲從我的服裝上，我知道，他們要拿我當作一個塞爾卡西亞人的。實在，我聽人告述我，當騎在馬背上，穿着塞爾卡西亞式的衣服，我比許多卡巴底人他們自己還要像一個卡巴底人。而且，的確地，若就我的貴族的，尚武的外表論，我是一個完全的豪華子。我沒有一條金的花邊是多餘的；我的軍械都很貴重，然而却止於細巧；我帽子上的皮毛既不太長又不太短；我的裹腿和鞋都配製得無可再精確地了；我的外氈是白的；我的塞爾卡西亞式的短衫，暗褐色。我長期地研究過山民騎在馬背上的姿式，而且，不論怎樣作，都不跟承認我的精於哥薩克式的騎馬術那樣能以迎合我的虛榮心，我養着四匹馬——一匹爲我自己，其餘的三匹爲我的朋友們，因此，藉着在野地裏完全孤獨地漫遊我就可以不至於厭煩了；他們隨意地牽去我的馬匹，但是從來就不跟我並騎。

這已經是晚六點了，我才記起了是吃中飯的時

候。我的馬疲憊了。我騎馬走上了那從普雅替高斯克通到德國殖民地的大道，在浴場的團體往往騎馬到那里(德國殖民地)去野餐，這條道路迂回曲折於叢林之間而且下到許多的小峽谷裏，經過峽谷在茂草的遮蔭下邊流着喧噪的清溪。在一塊圓廣場上，四面都湧起白許陶山和長蛇嶺，鐵嶺及禿嶺等的藍蔚的叢團。正下到一個豁谷時，我站住了來飲我的馬。就在那一瞬間，一隊擾攘擾的，光閃閃的人馬在這條路上出現了——女人都是黑色和深藍色的騎裝，騎士們的服裝却是塞爾卡西亞式和尼支哥羅式(Nizhegorodian)的混合品。葛魯須尼斯奇跟普林賽司·瑪利騎馬在前面。

那些在浴場的貴婦人們依然相信在天日之下被塞爾卡西亞人襲擊的事情；就因為那種關係，不用說，葛魯須尼斯奇才在他大兵的外套上繫了一把軍刀，兩枝手槍。他在那種英雄氣慨的服裝裏看起來好笑的很。我避開了他們的視線，隱藏在一叢高大的灌木裏，然而透過樹葉我能以看見樣樣的事情，而且從他們面部的表情上我猜想他們的談話是感傷的情

調。後來他們快到這斜坡上來了；葛魯須尼斯奇握持了普林賽司的馬網繩，而且就在那時候我聽見了他們談話的結論：

“而且你願意把你生活的全部都流落在高加索麼？”普林賽司·瑪利說。

“就我說，俄羅斯又算得甚麼呢？”她的騎士回答說。“牠是這樣的一個國度，在那里有上千上萬的人民，因為他們比我有錢，一定輕蔑地看待我，至於這里——在這里這件厚外套並不會妨礙我跟你的相識呀”……

“反過來”……普林賽司·瑪利說，紅着臉。

葛魯須尼斯奇的面部簡直是一幅快活的畫圖了。他繼續說：

“在這里，我的生命，在野蠻人的彈丸底下，會鼓噪地，聽其自然地，飛快地流下去，假使蒼天再從一位女人的明眸每年都送給我一瞬的盼睐——就好像——”

就在那瞬間，他們走到我這裏來了。我用鞭子抽打我的馬，從叢林後面就穿了出來……

“唉呀，一個塞爾卡西亞人！”普林賽斯·瑪利恐怖驚喊了。

完全爲的破除她的疑惑。我也用法語回答她，隨以輕輕的鞠躬——

“別怕，馬丹(Madame)，我並不比那位騎士更危險的。”……

她發起窘來了——但是因爲甚麼呢？因爲她自己的錯誤，還是因爲我的回答那樣無禮地激刺了她呢？我但願那後一個假設是正確的。葛魯須尼斯奇對我投來了一個不滿意的眼光。

夜已經很深了，那就是說，在十一點鐘的左右，我爲散步走到散步場的紫丁香的小路上來。這鄉鎮是在睡着；僅在極少數的幾處窗戶內閃出光來，三方面都朦朧現出了巉岩的黑脊，瑪蘇克山的支脈，在牠的頂處橫着一團烏雲。月亮在東方正向上升，在遠處，積雪的羣山好像一條銀的流蘇似地閃光。哨兵的呼喚聲間或混雜在那任牠在夜間流瀉的熱泉的吼鳴裏。匹馬的蹄踏嘶鳴時時地沿街呼應，伴以一輛那蓋(Nagai)貨車的軋軋，和一曲韃靼歌的悲傷的疊句。

我在一條凳上坐下，沉到幻想的境界去了……
…我感覺到了這種需要：把我的思想灌注在友情的
談話裏……但是跟誰呢？……

“維拉現在在作甚麼呢？”

我，在那瞬間，但得握握她的手吧，甚麼都破得
出的。

驟然間我聽見了迅速而不規則的脚步聲……
不用說，是葛魯須尼斯奇！……果然是呢！

“你從那里來？”

“從里高夫斯奇夫人家裏，”他非常驕傲地說。
“瑪利唱的多麼好啊！”

“你知道麼？”我對他說，“我打賭她並不知道你
是一個見習生。她以為你是一個降了級的軍官”……

“也許是這樣，這於我有甚麼！”……他茫茫然
地說。

“沒有甚麼，我祇是這樣地說一說”……

“然而，你知道，今天，你曾經使她怕人地發怒了
麼？她把這當作不會聽說過地一個傲慢呢。我費了很
多的困難，才能以使她相信，你是這樣地有禮貌而且

這樣地懂得社交，你不會存甚麼污辱她的意思。她說你有一個傲慢的眼光，你有一種把自己看得高不可攀的意見。”

“她說的很不錯……但是你並不要保護她麼？”

“我很慚愧，我還沒有這樣作的權利呢。”……

“啊哈！”我心裏說，“他明明地已經存了希望了。”

“然而，就你說這更糟了，”葛魯須尼斯奇接着說；“現在你要作她們的相識恐怕是很困難的，這有多麼可惜啊！據我知道的這是最和樂的一個家庭呢。”……

我心裏微笑了。

“就我現在說，最和樂的家庭就是我的自己的家庭，”我說，隨着打了一個呵欠，而且我站了起來要走了。

“然而，說實話，你後悔麼？”……

“多麼瞎說！我若是願意的話，明天晚上我就會在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的家裏的！”……

“我們看着吧”……

“我甚至於要買得普林賽司·瑪利的歡心，你若是願意我去”……

“是的，她若是情願跟你談話”……

“我在專等着她被你的談話所厭煩了的瞬間呢……再見”……

“好吧，我要去散一散，現在因為某種東西我不能去睡……對啦，讓我們到飯店去吧，那里正玩着紙牌呢……我現在所需要的是強烈的感覺”……

“我希望你一定要輸”……

我走回家來了。

第四章

五月二十一日

差不多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還沒有成爲里高夫斯奇家的相識。我在等候一個相當的機會。葛魯須尼斯奇像影子一樣到處地跟着普林賽司·瑪利。他們的談話是絮絮不休的；然而，她幾時才會厭倦了他呢？……她的母親並未注意，因爲他不是一個站在結婚的地位上的人。看這母親們的論法啊！我已經接受過兩三個溫存的眼光了——這一定要制止的。

昨天，維拉頭一次出現在水泉那里……自從我們在山洞裏會見後，她就永遠沒有出門。我們在同時把水斗放到水泉裏，當她向前躬身的時候她低聲對我說：

“你不要去作里高夫斯奇家的相識麼？……只

有在那里我們才能以會面”……

真是一種恥辱！……該多麼厭倦啊！然而我是活該如此……

且慢，明天在飯店的客廳裏就有一個簽名的跳舞會，而且我就要跟普林賽司·瑪利跳瑪珠卡（Mazurka：一種波蘭舞）舞呢。

第五章

五月二十九日

飯店的客廳變作一個‘貴族俱樂部’的聚會室了。時間規定的是晚九點。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和她的女兒在那些最後到的中間出現。有幾個貴婦人都用惡意和嫉妬的眼光看普林賽司·瑪利，因為她穿戴的都很有風韻。那些，把她們自己看作這地方的貴族的，都藏起了她們的嫉妬而且追隨於她的左右。另外還能以希冀些甚麼呢？凡是有女人的聚會，這個團體立時就要被分作高下的兩組了。

在窗戶下，在一羣人當中，站着葛魯須尼斯奇，他的臉貼壓在一方玻璃上面，他的眼睛永遠就不會離開過他的天神。當他走過的時候，她賞給他一個差不多都不及覺察的點頭，他就像太陽般的放光了。…

……開頭的，是一種波蘭舞，隨後樂師奏起二人旋舞曲來。靴距開始玎璫，裙裳飛揚而且回旋了。

我正站在一位胖太太的後面，她用玫瑰色的鳥羽遮暗了她自己。她的衣飾的莊麗使我想起箍撐裙袴的時代，她的毫不平滑的皮膚上的斑紋又使我想起了那黑琥珀絹的顏妝的幸福時代。在她的額上有一個大肉疣用一個金釦遮了起來。她正對她的騎士，一位龍騎兵的連長說：

“你看那個年青的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真是一個使人受不了的小動物！你想想，她推撞了我歉都不道，反轉來却從她的雙眼鏡裏凝視我！…… C'est impayable……。而且她有甚麼可驕傲的呢？這該是甚麼人給她一種教訓的時候了”……

“那恐怕是容易的很，”那位殷勤的連長回答說，並且把他的脚步引向別的房子去了。

我立時向普林賽司·瑪利走去，而且，利用那准許人跟生客跳舞的當地的慣例，我請求她跟我跳二人旋舞。

她差不多禁不住地微笑了，而且讓她的勝利使

入看見；然而轉眼間她又馬上作出一種完全的淡漠，甚至於嚴肅。她隨隨便便地讓她的手落在我的肩膀上，她的頭部微微地傾向一邊，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跳舞。我從來不曾領略過一個比這更爲肉感更爲軟柔的腰肢呢！她的清新的氣息接觸到我的臉面；時時她，一捲頭髮，在旋舞的漩流裏，從牠的伴侶分離出來，滑過我的火燒的面頰……

我繞了跳舞室的三匝（她的旋舞真出色極了）。她驕喘噓噓，她的眼光暗滯，她半開的櫻唇差不多顫不出那句照例要說的法國話：謝謝，先生了。

在幾瞬間的沈默後，我用一種極謙和的態度，對她說：

“我曾聽說，普林賽司，我雖然跟你完全不相識，却已經有了蒙受你的不悅的不幸了……聽說你思量我是魯莽無禮的。這到底能以是真的麼？”

“你現在願意給我證實那種意見麼？”她回答說，隨着便把臉帶譏諷地稍微皺了一皺——然而，却跟她的轉變的容顏非常地相稱。

“如果我有那種豪胆在某種情形下侮辱了你，那

麼請你允許我有更大的豪胆來請求你的寬恕……而且，真地，我非常之願意給你證明那關於我的話是你誤會了。”……

“你會知道這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呢。”……

“爲甚麼呢？”……

“因爲你從來就不訪候我們，而且，像這樣的跳舞會，恐怕是就不會再舉行幾次。”

“那就是說，”我想，“她們的門對於我永遠是關閉的了。”

“你知道，普林賽司，”我，多少帶點氣惱地，對她說，“人決不應該拒絕一個悔悟的罪人：在他的絕望裏，他也許變成比從前更厲害的那樣一個罪人。……於是”……

突然的哄笑和在我們的四周的人們的耳語，使我轉過臉來，並且打斷了我的話頭。離我幾步遠，站立一羣人，在他們中間，就有那位龍騎兵的連長，他已經顯露了對於這位嬌美的普林賽司的敵意。他不知爲了甚麼是那麼特別地歡喜，而且搓着他的手，一邊笑着，一邊跟他的同伴們交換着別有用意的眼風。忽

然間一位紳士，穿一件晚裝的上褂，一部長的髭鬚和一張紅的臉，他自己從人羣分開，邁動他不穩的脚步對普林賽司·瑪利直奔過來。他喝醉了。站在了那發窘的普林賽司的對面，背操着他的手，他的不靈動的，發暗的眼睛死釘在她的身上，而且發着沙沙的最高音，說：

“請你允許……但是，在眼下，那種事情又有甚麼用處……不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約定你跳瑪珠卡舞”……

“好吧！”她用一種發顫的聲音回答說，向四下投了一個懇求的眼光。嚟呀！她的母親離開的很遠，她相識的騎士沒有一個在就近。一位副官明明地看見了這幅全景，但是爲的不攙夾在這個事件內，他自己躲在人羣裏了。

“甚麼？”那位醉紳士說，瞟着龍騎兵的連長：他正在用暗號慫恿他呢。‘那麼你不願意舞麼？我一樣地有約你舞瑪珠卡的光榮……你，或許，以爲我醉了！醉了又怎樣呢！我能跳得更輕便呢，我實對你說。’……

我看她連驚慌再憤怒地快要暈倒了。

我向那位醉紳士走過去，並不太溫和地把住了他的膀子，而且，死釘釘地望着他的臉，請求他去休息。“因為，”我附帶說，“因為這位普林賽司早就跟我約定舞瑪珠卡了。”

“好吧，那麼，這就沒有甚麼事情了！等別的時候吧！”他說，迸出笑聲來，而且退回他的羞慚的友伴羣中，他們即刻就把他領到別間屋裏去了。

我被報酬以一個深沉的、驚異的眼光。

普林賽司走到她母親那里，告訴她這個故事的全部。她母親於是在人羣裏把我找出來，並且深深地致謝。她告訴我她認識我的母親，並且跟我的姑姨等總有半打有友誼的關係。

“我不知道怎麼會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會作你的相識，”她附帶說；“但是，說實話，這都是你個人的罪過你用一種極不適宜的方法躲避一切人。我希望我的客室裏的空氣能以趕散你的鬱悶……你不這樣想麼？”

我只說了一句話：這是，為這種機會，人人都要

準備好的。

四班舞，拖延了一個怕人地長的時間。

最後，音樂從走廊內奏了起來，普林賽司·瑪利和我都佔好了我們的地位。

我連一次都不曾提起那個醉紳士，或是我從前的行爲，或是葛魯須尼斯奇來，那幕不快的活劇在她身上所生的印像逐漸地消散了；她的顏色光明起來；她非常嬌媚地取笑；她的談話非常地機靈（并無假作機靈的形跡）生動而且自然；她的觀察有時是很深沉的……在一句非常含蓄的話內，我使她了解我已經有了很長的時間就喜歡她了。她低垂了她的頭而且微微地含羞了。

“你真是個怪人！”她說，帶着勉強的笑，向我抬起了她的天鵝絨的眼睛。

“我并不願意作你的相識，”我接着說，“因為你被包圍在密密層層的一羣傾倒者裏了，在那裏而我恐怕完全地不被看見呢。”

“你就不應該恐怕；他們全都是非常討厭的。”…

.....

“全都是？不會全都是吧？”

她牢牢地望着我，彷彿在盡力地回想些甚麼，然而又微微地含羞了，最後這才確定的宣告：

“全都是！”

“連我的朋友，葛魯須尼斯奇都是麼！”

“但是他真是你的朋友麼？”她說，顯然有些疑惑。

“是的。”

“他自然，並不歸入討厭那一類的”……

“但是却歸入不幸那一類麼！”我說，笑着。

“自然地！但是你把那話當作滑稽麼？我願意你也處在他那種地位”……

“怎麼？我自己也曾當過一次見習生，而且，實在說，那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呢！”

“他是一個見習生麼，那麼？”……她很迅速地說，然後又附帶說：“但是我曾經想”……

“你想過甚麼！”……

“沒有甚麼！那位太太是誰？”

於是談話取了一個不同的方向，並且就不會回

到前面的題目上來。

瑪珠卡舞完後，我們就分開了手——一直到我們要再會見的時候。女人們都各自坐車走開了。我去找些晚飯吃，遇見了瓦爾諾。

“啊哈！”他說：“原來是你！然而你是除了從死裏救出她來，不願意作普林塞司·瑪利的相識的。”

“我這次作的更好呢，”我回答說。“我在跳舞場上從昏倒的狀態救了她了。”……

“那是怎麼一個情形？請你告訴我。”

“不，你猜吧，——啊，你這在世界上能猜各種事情的人！”

第六章

五月三十日

黃昏時候的七點鐘左右，我在散步場上散着步。葛魯須尼斯奇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向我這裡走來了。一種譏笑的狂喜在他的眼睛裏輝耀着，他親熱地跟我握手，而且用一種悲劇的聲音說：

“我謝謝你，皮喀林……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不懂得；但是無論怎樣也不值得一謝，”我回答說，在我的良心上，實在說，正沒懷着甚麼好意。

“甚麼？但是昨天啊，你已經忘記了麼？……瑪利把樣樣事都已經告訴給我了”……

“怎麼！你樣樣事情都有這樣地快麼？甚至於感謝？”……

“你聽我說，”葛魯須尼斯奇非常誠懇地說；“請

你不要取笑我的愛情，如果你始終願意作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愛她愛得幾乎發狂了……而且我想——我希望——她也愛我……我對你要提出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是要在她們家裏的；請你幫我觀察各種的情形。在這些事情上我知道你是有經驗的，你比我更懂得女人……女人！啊，女人！誰能以了解她們呢？她們的微笑反駁她們的眼光；她們的話頭上，期許，誘惑，但是她們聲音的調子拒絕；在某一時她們轉眼間就能把捉而且悟解我們最秘密的思想，在別的時候她們又不能了解最明瞭的指示了……就像普林賽司·瑪利：在昨天，她的眼睛，好像已經信託了我，充滿熱情地發着光；今天却又是陰鬱的，冷淡的了’……

“這或許是泉水的結果吧，”我回答說。

“你把樣樣事情都從壞的方面去看……你唯物論者，”他輕蔑地附帶說。“然而讓我們談別的物质吧。”

而且，很滿意於他的拙笨的雙關語，他興奮了起來。

九點鐘我們一起到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裏來。

路過維拉的窗戶時，我看見她正向外望着。我們互相投擲了一瞬飛快的眼光。她隨後不大的工夫就走進了里哥夫斯奇家的客廳。普林塞司·里高夫斯奇把我介紹給她，好像是她自己的一個親戚。茶備好了。雜沓的賓客，照例的談話。我竭力地討這位普林賽司的歡心，滑稽而且善意地幾次使她發笑。普林賽司瑪利，也不止一次地，幾乎迸出笑聲來，然而她却制止了她自己，爲的不失掉她所扮演的脚色的身分。我看她是自己覺得有些倦怠了，這或許不至於是我的誤解。莫魯須尼斯奇似乎是非常地歡喜了；她並未被我的快樂傳染了。

茶後我們又都走進客廳來。

“你對於我的服從滿意麼，維拉？”當走過她的時候，我說。

她投給我一個充滿了愛與謝意的眼光。我已經逐漸地習慣於這樣的眼光了；但是有一次牠們却給織就了我的福利。普林賽司放她的女兒坐在了鋼琴

的旁邊，而且全場的賓客都請求她來歌唱。我保持沈默，而且，乘着騷擾的機會，我跟維拉走開了，她願意在窗戶旁邊跟我談些關於我們的重要的事情……結局是——胡談亂道……

同時，我的淡漠激惱了普林賽司·瑪利，我能以從她拋在我身上的一個微怒的，發光的眼光中領略出來……這種談話的方法我懂得的出色地好：無言却意味深長，簡單却有力量！……

她開始歌唱了。她有一腔的好聲音，但是唱的却很壞……不管怎樣我並未曾聽着。

葛魯須尼斯奇却不同，他在鋼琴上歛着他的臂肘，面對着她，幾乎用他的眼睛把她吞食了，並且每分鐘都低聲地在說着：

“真動人！真優美！”

‘你聽我說，’維拉對我說，‘我不願意你作我丈夫的相識，但是你一定要，不要失敗，使你自己弄得跟普林賽司合式；這在你應該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能以作不管甚麼你願意的事情，我知道。只有在這里我們才會彼此相見呢’……

“只有在這裡麼？”……

她紅了臉而且接着說：

“你知道我是你的奴隸：我從來就不能抵抗你……而且我會因此受罰，你會不再繼續愛我了！……至少，我要維持我的名譽……並不為我自己——這是你很知道的啊！……啊！我懇求你：不要折磨我，像從前那樣，用無謂的懷疑和裝作的冷淡！我也許就要快死了：我覺得我是一天比一天逐漸地軟弱起來。然而，我還是不能存想到將來的生活，我想到的只是你……你們男人不懂得一瞬的眼光一度的手的相握……的快樂……但是，就我說，我敢發誓，當我聽到你的聲音時，我感覺這樣的一種深沈的，異樣的享樂，就是最熱情的接吻都不能代替。”

當時，普林賽司·瑪利已經完了她的歌唱。喃喃的讚美聲隨處都能以聽見。我追隨了別的賓客也走到她的近前，而且也更加隨便地對她談些關於她的聲音的話。

她的臉微微地皺了一皺，她的下唇向外拖了一拖，而且低下身非常諷刺地福了一福。

“這全部都是過於奉承的話，”她說，“因為你就完全沒有聽我的；或許是你並不喜歡音樂吧？”……

“不然，我非常地喜歡呢……尤其是中飯後。”

“葛魯須尼斯奇是對的：他說你有極其散文的趣味……而且我看出來你是從美食家的立腳點上喜歡音樂。”

“你又誤解了：我斷不會是一個美食家。我有一部最可憐的消化。然而音樂於中飯後使人入睡，於中飯後睡眠是合於衛生的；因此我從一種醫藥的立腳點上喜歡音樂。在晚上，反過來，這激動我的神經太厲害了；或是使我變得太憂鬱或是太快樂。這兩樣都很討厭，因為不管悲傷或是歡喜都沒有積極的理由。何況，憂鬱在社交場裏是可笑的，過甚的歡躍又是不講禮貌的呢。”……

她並不聽完我的話就走開了；她坐在葛魯須尼斯奇的旁邊，他們於是沈到一種的情話中了。但是這位普林賽司，雖然竭力地表示她注意地在傾聽着他，却顯然是更心不在焉地而且不相關照地回答他的聖明的片語隻字，因為他有時候驚異地望着她，試探着

去領略那時候表現在她不寧的眼光裏的內心擾動的原因……

然而我已經看破了你的衷情，我的親愛的普林賽司！留點神吧！你要報復我，傷害我的虛榮心麼？——你不會成功的！而且你要向我宣戰的話，我恐怕是殘酷無情的啊！

就在這晚上，我故意地有幾次試去參加他們的談話，但是她却更冷淡地迎對我的話頭，後來，我就假裝氣惱地退開了。普林賽司·瑪利算是得了勝利，葛魯須尼斯奇也一樣地。勝利，朋友們，趕快吧！……你是不会長期勝利的呢！……此外怕就不能了。我有一種預覺……剛一跟女人作了相識時，我就已經往往無誤地猜得出她會不會跟我發生戀愛的了。

這晚上的殘餘時間我都消費在維拉的身旁了，我們酣暢地談論往事……她為甚麼這樣甚地愛我呢？實在，我不能說她是最了解我的惟一的女人，（無論對於我的一切的細微的弱點和惡劣的情緒，）所以才這樣的。邪惡會這樣地有引力——這能以麼？
……

葛魯須尼斯奇和我一起離開了這個家庭。在街上他把過我的胳膊，而且，於一個長時間的沉默後，說：

“怎樣？”

“你是一個傻瓜，”我滿心想要這樣來回答：但是我制住了我自己而且只是聳了聳我的肩膀。

第七章

六月六日

所有這些天裏我一次都不曾從我的步驟離開。普林賽司·瑪利漸漸喜歡跟我談話了；我告述過她一些我生平的奇異事故，她於是把我看作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我嘲弄世界上的各種事情，尤其是情感；她聽着頗有些驚訝。當我在場，她不敢跟葛魯須尼斯奇從事於情長情短的討論，而且她已經偶爾地用一種嘲弄的微笑回答他的驚句了。但是無論甚麼時候，葛魯須尼斯奇——向她走過來，我就拿出一種溫和的神氣而且把他們給留在一起，走開。頭上來，她歡喜，或者是勉強作出這個樣子來；第二回，她跟我發怒；第三次——却跟葛魯須尼斯奇。

“你有非常小的虛榮心啊！”她昨天對我說。“甚

麼使你想我覺得葛魯須尼斯奇更受歡迎呢？’

我回答說，我是爲朋友的幸福在犧牲我自己的快樂呢。

“而且也犧牲我的快樂，”她給添上一句。

我誠懇地望望她而且拿出一種嚴肅的神氣。在這以後我有一整天不曾跟她說一句話……在晚上，她就愁眉不展；今早，在水泉那，更愁眉不展了。當我向她走去時，她正心不在焉地聽着葛魯須尼斯奇，他一望而知是正在大自然的懷裏陶醉呢；但是，她一覺察了我，却馬上就笑了起來，假裝並未注意我——笑的却在一個最不合時機的瞬間。我稍微走開了一截地方，偷偷地觀察她。她從她的伴侶閃開了她的臉而且呵欠了兩次。她已經確切無疑地變得厭倦了葛魯須尼斯奇——我預備再有兩天不跟她談話。

第八章

六月十一日

我往往地問我自己：爲甚麼這樣堅執地竭着力去贏得一位青年女郎的愛情，她，我並不願意欺騙，而且又決不會結婚。這種女人性的弄情——爲的甚麼？維拉一定永遠地比普林賽司·瑪利更愛我的。但是如果這位普林賽司被我看作一位征服不了的美人時，或許就因爲這種企圖的困難把我打動了呢……

.....

然而，就現下這個情形說並沒有這種困難啊！因此，我現在的情感並不是那種對於愛的不寧的慕求，——在我們青春的初期這種慕求無端地苦惱我們，往往地從某一女人把我們投給另外的一位，直到我們覺得某一位她不能忍受我們的時候爲止。然後才

開始了我們的堅貞——這種誠摯的，無盡極的熱情或許可以，數理地，用從一點引入空間的一條線給說明了——這種無窮無極的秘密祇在那達到目的，那就是說，獲得結果，的不可能性裏才存在呢。

從甚麼動機，那麼，我取來所有的這種紛擾呢？——對於葛魯須尼斯奇的嫉妬麼？可憐的朋友！他怎麼應該承受這種嫉妬呢？不會的。或者，這是那種醜惡的，但却不能征服的，情感的結果。這種情感使我們去破壞我們親憐的甜美的幻想，爲的，當他，在失望裏，問他要信仰甚麼的時候，能有對他說下面這樣話的區區的滿足：

“我的朋友，我有過同樣的事情，你看，雖然我非常平和地午飯，晚飯，並且睡眠，然而，我要，我希望，知道怎樣去死，沒有眼淚而且沒有哀悼。”

實在說，據有一個青春的，剛一發芽的靈魂，真是一種無窮的快樂啊，這好像是一朵小花趁着清晨的陽光的親吻呼出了最甜美的香氣。你要就在那個瞬間摘起這朵花，而且，酣暢地呼吸着牠的香氣，把牠丟在大路上：或許有人會把牠拾起呢！在我裏面我

覺得那種不能滿足的饑餓，牠吞沒牠在路上所遇見的樣樣東西；我看別人的痛苦和快樂只根據於牠們對我的關係，把牠們當作維持我的精神力的滋養品而已。我自己不能再在熱情的勢力之下作傻事情了；在我，野心已經遭了身世的壓迫，但是却也已經在別種形式裏湧現出來，因為野心恰好只是一種權力的渴望，而且我的主要的快樂也是要使環繞我的樣樣東西都服從我的意志。喚起對於我自己的愛情，專誠和敬畏——這不是權力的，最初的標識，和最大的勝利麼？作別人的痛苦和快樂的原因——並不憑藉一點甚麼要這樣作的確定的權利——不是我們的驕傲的甜美的食糧麼？而且甚麼是幸福呢？——滿足的驕傲而已。如果我思量在這世界上我自己是最好的，最有權力的人，我一定會幸福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愛我，我一定會在我的裏面發覺了無盡藏的愛的泉源。由惡生惡：最初的苦痛就把苦惱別人的滿足的概念授給我們了。惡的觀念一存在心裏就不能不喚起一種欲望要去把牠實際地放在實行裏。“觀念是有機的實體，”有人曾經說過。在牠們降生的事實上就賦給

了牠們形狀，而且那種形狀就是動作。他，在他的腦子裏生的觀念最多，就是完成的最多。因為這個原故，一位天才，被鎖在一張公務桌上，必定要死或者發狂，恰如一個充滿了活力的人，而同時生活在一種死板的生活和單簡的習慣裏，一旦會中風而死一樣，這是常有的事。

熱情沒有別的，只是觀念發展的初步；這只是心情的青春的屬性，那以為他自己全生都會被熱情擾動的，這簡直是發傻。許多穩靜的河流，在行程的起頭都好像奔激的瀑布，然而却沒有一條水流會滾騰或者噴湧，通過全線以至於海。那種穩靜，然而，往往是偉大的（雖然是沈潛的）力的標識，情感和思想的完滿與深沈並不容許熱狂的迸發。

靈魂，無論在受苦和享樂裏，都把牠所經驗的一切給牠自己一個嚴正的報告，而且使牠自己相信這樣的事情都是必然的。牠知道，除了因為風雨，太陽的常在的熱度會把牠給晒乾了。牠用牠個自的生活浸染牠自己——愛撫而且處罰牠自己好像對於一個寵愛的小兒。只有在這種自知的最高的情態裏，一個

人才能鑑識神的正義呢。

在讀過這段記錄上，我覺察我寫得離題太遠了……但是這有甚麼要緊？……你知道，這是爲我自己我才在寫這種日記，所以，無論我在這裏面記下些甚麼都會逐漸成爲我一種有價值的回憶的。

* * * * *

葛魯須尼斯奇今天來拜訪我。他自己投在我的頸頸上；他已經陞作軍官了。我們喝香檳酒。瓦爾諾醫生也隨後進來了。

“我並不恭賀你。”他對葛魯須尼斯奇說。

“爲甚麼不？”

“因爲那件大兵的外套最合你的式不過的，而且你一定要承認：一件步隊軍官的制服，由一位本地的裁縫給做成的，在你就不會增加甚麼有趣的事情……你不知道麼？以前你是一個例外，現在你却要走到通例底下來了。”

“你說，醫生，隨你說！你總阻礙不了我的歡喜。他不知道，”葛魯須尼斯奇附帶地低聲對我說，“這些

肩章貸給我多少希望……啊！肩章！肩章！你們的小星星是導引的明星呢！不！我現在完全是幸福的！”

“你來跟我們一同到那山間去散步麼？”我問他。

“我麼？在我的制服還沒有做成時，我無論如何都不肯見普林賽司·瑪利的面的。”

“你願意我把你的幸福告訴她知道麼？”

“不要，請你不要提一個字……我要叫她驚訝呢”……

“但是，請你告訴我，你跟她進行的怎樣了？”

他變得有些發窘了，並且沈到思想裏；他應該高興地誇言而且說謊，但是他的良心却恐怕不容許他；而且，同時，他又不好意思把真情宣佈出來。

“你心裏想甚麼呢？她愛你麼？”……

“愛我？唉呀，皮喀林，你存的是些甚麼觀念啊！……她怎麼能以這樣決地就愛我呢？……而且一位端莊的女人，就是她戀愛了，也決不會就這樣說的”……

“好極了！并且，我想，照你的意見，一位端莊的

男人關於他的熱情也應該保持沉默麼？”……

“啊，我親愛的朋友！作各樣的事情都有許多的方法；往往地事情可以始終不說，但是却也可以猜想”……

“這是真的……但是我們在眼睛裏領會到的愛情并不能作為一個女人對於某種事情的保證，至於言語……留神罷，葛魯須尼斯奇，她在愚弄着你呢！”

“她麼？”他回答說 向天空抬起他的眼睛，並且滿意地微笑着。“我替你難過，皮喀林！”……

他乘勢走開了。

黃昏時候。雜沓的一行人衆出發到山凹走散步。

據熟悉普雅替高斯克情形的人的意見，所說的那個山凹只不過是一個熄滅的噴火口。這位置在瑪蘇克山的一面斜坡上，距鎮有一俄里遠近，而且由一條在叢林和岩石中間的窄路可以相通。在攀登上山的時候，我伸胳膊給普林賽司。瑪利，在這次短旅行裏，她自始至終就不曾把牠放鬆開。

我們的談話用誹謗開的端：我著手去批評那些

在場的和不在場的我們的相識；起初，我揭發他們的可笑的，然後，他們的壞的，各方面。我的脾氣發作了。我開頭是滑稽，結果是純粹的惡意了。她先前娛樂，但是後來却有些驚悚了。

“你真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她說。“我寧肯在森林裏死在一個刺客的刀下，比起在你的舌下來……我誠懇地請求你：當你心裏動起念頭想說我壞話時候，請你換過一把刀子，割斷我的喉嚨吧。我想我不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好像一個刺客麼，那麼？”……

“你比刺客更壞呢”……

我沉思了一瞬間；然後，持着一種深深地感動了的神氣，我說：

“是的，從非常幼稚的時候起，說已經這樣地籤定了我的命運。所有那些在我的外貌上看得出的不良性質的標誌，牠們原來並沒有存在；但是牠們被斷作存在了——於是牠們就產生了。我謙和——却被歸罪爲機詐；我於是深祕起來。我深沉地感覺了無論善和惡——沒有一個人愛撫我，却通都凌辱我：我於

是惡意復仇。我的性情憂鬱——別的孩子都很快樂而且饒舌；我覺得比他們都高明——人家却都說我更不如人：我於是嫉妬。我預備去愛全人類——沒有一個人了解我：我於是練習憎恨。我的無色的青春都在我自己和世界的衝突中流渡過去了；因為怕嘲笑，我把我的最善良的情感都埋葬在我的心的深處；牠們就都死在那里。我說真話——人家不相信：我是才開始來欺謊。在獲得了一種人世的貫徹的知識和社會的根源時，我變得精練於人生之學了；而且我看見那不熟練的人們是怎樣的幸福，却在不勞而獲地享樂着那種我這樣不倦地尋求的利益。於是在我的胸腔裏生成了絕望——並非那種手術的鎗口能以醫治的絕望，却是那隱藏在溫順的假面和一種和善的微笑底下，冰冷的無力的絕望。我成了一個道德上的癩子。我的靈魂的一半消滅了；牠枯乾了，蒸散了，死亡了，於是我把牠切掉，投棄在一邊，其餘的一半，移動而且生活——奉行一切的職務；然而這始終沒有被注意過，因為就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死滅的一半曾經存在過。但是，現在，對於牠的記憶，在我內部已經被

你喚醒了，而且我已經把牠的墓誌讀給你聽過了。對於許多人，墓誌大抵好像可笑的，但是在我看牠們並不；特別地當我記憶那安息在牠們底下的甚麼的時候。然而，我不會請求你平分我的意見。如果這種怪叫，在你看，好像是妄誕的，我懇求你，笑吧！我預告你，你的笑一點都不會使我氣惱。

在那瞬間我碰頭了她的眼睛；眼淚正在裏面流湧着。她的胳膊，靠在我的上，在戰抖着；她的雙頰發炎；她憐我呢！同情——一種對於牠所有的女人都這樣容易感受的情感，牠的爪甲已經挖入了她的無經驗的胸懷。在這次遠足當中，她受了先佔，並未跟任何人賣弄過風情——這是一個重大的暗號呢！

我們來到了山凹；那些貴婦人們都丟開了她們的騎士，但是她並未放開我的胳膊。那些當地的豪華子們的妙論失了使她發笑的效力；那斜阪的嶮峭，她站在旁邊，使她並不吃驚，雖然別的女人們都發出了驚喊而且閉上了她們的眼睛。

回來的路上，我並未重提到我們的憂鬱的談話，但是對於我的散漫的問話和滑稽，她却還以簡短而

又不在意的回答。

“你曾經戀愛過麼？”後來我問她。

她誠懇地望望我，搖搖頭而且又沈到一種夢幻的狀態裏。這是很顯然的：她在想要說些甚麼，但是却不知道怎樣開頭。她的胸部高舉了……而且，當然地，這只是肉慾！一層棉紗的袖子祇是一種薄弱的保護，一種電性的火花却從我的胳膊在奔流到她的上了。差不多一切的熱情都在那種關係上作牠們的開端；要以爲一個女人因爲我們的道德和事業而愛我們時，我們往往地受了過甚的欺騙；自然地，這些都使心情準備而且傾向作神聖情火之接受，然而決定事情的還是那最初的接觸。

“我今天是非常地溫順，是不是？”普林賽司·瑪利對我說，勉強地微笑着，當我們已經散步歸來以後，

我們分開了。

她不滿意她自己了。她責備她自己的冷淡……啊，這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勝利！

明天，她一定感覺一種要酬報我的欲望呢。我心

裏已經知道這全部的進程了——所以這樣厭倦的就
因為這個。

第九章

六月十二日

我今天遇見維拉。她已經開始用她的嫉妬來禍害我了。看情形，大概是，普林賽司·瑪利不知怎麼想的，竟把她內心的秘密信託給維拉：這選的真妙啊，你不能不承認！

“你當我猜不出來你在預備作甚麼呢，”維拉對我說。“你最好乾脆地對我說你是戀愛她就得了。”

“但是假使我並不戀愛她呢？”

“那麼你爲甚麼直跟她跑，擾亂地，而且激動她的想像呢！……你當我還不知道你麼！你聽我說——如果你要我相信你，在一星期內到吉士洛屋次克（Kislovodsk）來；我到後天就要搬到那里去。普林賽司·瑪利要在這裏多住些天的。在我們的隔壁租

定住處。我們要住在那所靠近鑛泉的大房子裏，在第二層上。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要住我們的下面；而且隔壁就有所房子，也是那個房東的，還沒有被人賃定呢……你肯來麼？”……

我應許了，而且就在今天我打發人去賃定了那所房。

六點鐘時候，葛魯須尼斯奇到我這來，而且報告他的制服明天就要做好了，恰好是他要穿牠赴跳舞會的時候。

“到底我要跟她自始至終跳舞一整晚上了……並且我要從心所欲地談話呢，”他附帶說。

“甚麼時候開跳舞會呢？”

“怎麼，明天啊！你不知道麼，那麼？真是一個盛大的宴會——當地的權勢們曾經承辦組織的，”……

“讓我們到散步場上去罷”……

“不能，無論怎麼說，穿這件不堪的厚外套”……

“甚麼！你已經對這件外套斷了愛了麼？”……

我自己走去了，而且，遇見普林賽司·瑪利時，我請求她替我保留下瑪珠卡舞。她似乎驚訝而且快活。

“我以為你只是不得已才跳舞就像上一回的情形，”她說，非常嬌美地微笑着……

葛魯須尼斯奇的不在場，她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

“明天一定會使你欣然地驚訝呢，”我對她說。

“驚訝甚麼呢？”

“這是一個秘密……你會自己發覺的，在跳舞會裏。”

這晚上我就在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過完的；沒有別的客人在場，除了維拉和一位非常可樂的，短小的老紳士。我是心情快暢，而且當場編湊了各種奇特的故事。普林賽司·瑪利坐在我的對面，傾聽着我的胡說亂道：她是這樣地深沉，緊張，甚至於溫存的注意，使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她的活潑，她的風情，她的任性，她的自傲的風采，她的輕蔑的微笑都到那里去了？

維拉留神樣樣的事情，而且她的帶病的形容真是一幅深切而悲哀的畫圖。她坐在窗戶旁的蔭影裏，埋身在一隻寬的靠背椅中……我可憐她了。

於是我重述我們的相識，我們的戀愛，的演劇般的故事的全部————自然，一切都隱藏在虛構的姓名之下。

這樣活現地，我狀繪我的溫存，我的憂慮，我的銷魂；在這樣好意的一種解釋裏，我展示她的行為和性格，於是她不由得饒恕了我跟普林賽司·瑪利的賣弄風情。

她起來，在我們旁邊坐下，非常地高興……這是早晨的兩點鐘了，我們才記起醫生命她要在十一點鐘就寢的事。

第十章

六月十三日

在跳舞會的前半點鐘，葛魯須尼斯奇在光華燦爛的步隊官服裏他自己到我這來引見了。在他的第三個鈕扣上附着的是一條小青銅鍊，在這上垂有一付雙眼鏡。信不得的那樣大小的肩章愛神的翅膀式的前後躡舉着；他的長筒靴軋軋地作響；在他的左手裏他握着一隻肉桂色的羔皮手套和一頂便帽，而且用他的右手，他每瞬間都在把他鬢捲的髮叢撚作細微的鬚髮。滿意和一種同時並存的某種疑慮都描繪在他的臉上。他的快樂的神氣和驕傲的步態真要使我大笑起來呢，假使依照我的心思作去。

他把他的帽子和手套都丟在桌子上，而且動手向下扯他上掛的前襟，在照面鏡前整飾他自己。一方

莫大的黑手巾，(被盤成一件非常高的硬東西當作他的領襟，牠的鬃毛支住了他的下頰，) 突出有一英寸在他的領子上面。這在他好像是還太小，他把牠扯到耳朵邊上來。好像是那件艱難工作的結果——他的制服的領子是非常地緊而且不舒服——他的臉紅漲起來了。

“他們說最近這些天你曾經熱烈地向我的普林賽司求愛，真的麼？”他說，却反而不甚介意地並且沒有看着我。

“‘我們傻子們到那里去喝茶呢！’(註)”我回答說，在重復一句從前一個最機靈的小流氓的得意句子，被普希金(Pushkin)在詩歌裏稱頌過的。

英譯本註：一句流行語，等於：“我怎會想到要作這樣的事情呢？”

“告訴我，我的軍服很合式麼？……喲，這該詛咒的猶太人！這腰褸底下他怎麼給我裁的！……你這有甚麼香水麼？”

“唉呀！你怎麼還要用？你原來就是玫瑰髮油裏蒸薰着的呢。”

“不要緊。給我些”……

他傾了有半瓶在他的領襟，他的手帕，他的袖子上。

“你要去跳舞麼？”他問。

“我想不。”

“我恐怕我一定要跟普林賽司·瑪利來開始舞瑪珠卡的，而且我剛剛只懂得一點的這種舞法”……

“你請求過她跟你舞瑪珠卡麼？”

“還沒有。”

“當心你並未預定”……

“對啊！謝謝你的提醒！”他說，捶着他的前額。

“再見……我要去在門口等着她。”

他抓過他的帽子，就跑開了。

半點鐘後我也出發了。大街上黑暗而且荒涼。那聚會室，或者說是旅館的四周聚着一大羣的人。窗子照得亮通通的，團部的樂隊的音調隨夜晚的微風吹到我的耳邊來。我緩緩地走着；我覺得憂鬱。

“這是可能的麼，”我想，“在人世間我惟一的使命就是破壞別人的希望？自從我開始生活，而且作事

以來，這就好像已經成了我的定運：在別人的戲劇的結局處扮演一個腳色，彷彿，如果沒有我，就沒有一個人能以死或者陷於絕望了！我已經是第五幕裏不可缺的人物；並非情願地，我已經扮演了那可憐的一個執行死刑或是叛賊的腳色。定運在這裏面存有甚麼目的呢？……的確，我不會被命運給派作中流社會的悲劇和家庭的浪漫故事之作者，或是作一個跟故事的買辦的合作者——例如“讀者叢書”（註）的收集麼？……我怎麼能說呢？……不有許多人，他們，在生活的開頭，都想要像拜輪勳爵或是亞歷山大帝那樣的結果，然而，所有他們的日子始終都是第九級的小官麼？

註：遜克夫斯奇（Senkovski）出版，在政府的檢查之下
走進客廳時，我藏在一羣人裏，開始作我的觀察。

葛魯須尼斯奇正站在普林賽司·瑪利的身旁而且在用極大的溫度說着些甚麼。她心不在焉地聽着他，四下地望着，她的扇子放到她的唇邊。不耐煩描寫繪在她的面龐上，她的眼睛在周圍地搜尋着甚麼

人。我輕輕地走到他們的背後，爲的傾聽他的談話。

“你苦惱我呢，普林賽司！”葛魯須尼斯奇正說着“自從我上次見着你以後，你可怕地改變了”……

“你，也，改變了，”她回答說，投着一個迅速的眼光在他身上，在這裏他不能看破那潛伏的嘲弄。

“我！改變了？……啊，決不能！你知道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呢。無論誰見過你一次就永遠不會把你的神聖的模樣忘掉的。”

“不說了吧。”……

“但是爲甚麼今天晚上你會不容我說這話，你從前是那樣常常殷勤地傾聽——而且剛好新近地，也？”……

“因爲我不喜歡重複，”她回答說，笑着。

“啊，我已經傷心地受了誤解了！……我是傻子，我以爲這些肩章，至少，會給我以希望……的權利。不，在我，最好是永遠保留在那件招輕蔑的厚外套裏，或許是，就你的注意說，我還承了牠的情呢”……

“就事實說，那件外套真是更合你的式的。”……

就在那一瞬間我走上前去，向普林賽司·瑪利行了一禮。她的臉微微紅了一紅，很敏捷地繼續說：

“這不是實話麼，皮喀林先生，那件灰外套對於葛魯須尼斯奇先生更合式？”……

“我不贊成你的話，”我回答說：“他在他的官服裏更顯得像個大孩子呢。”

這是一種葛魯須尼斯奇承受不起的打擊：跟所有的男孩一樣，他有作一個老年人的抱負；他想把熱情的深痕，在他的面容上，去代替為時間老人所刻劃的線紋。他在我身上投射了一個憤恨的眼光蹀躞腳，然後他就躲開了。

“說老實話，現在請你，”我對普林賽司·利瑪說：“雖然他往往是非常之可笑的，但是在不多日子以前，他在你看起來似乎是很有趣味的……在那件灰外套裏麼？……”

她垂下眼睛而且沒有回答。

葛魯須尼斯奇在這一晚上始終跟隨她不放鬆一步，不是跟她跳舞就是對舞。他用他的眼睛吞食她，嘆氣，而且用懇求和責難來絮聒她，在第三次的四班

舞後，她已經開始討厭他了。

“我並未想到你會對我這樣，”他說，向我走過來把住了我的胳膊。

“甚麼？”

“你要跟跳舞瑪珠卡麼？”他用一種莊嚴的語氣問我。“她自己承認了”……

“那麼，怎樣呢？這並不是一件秘密，這是麼？”

“自然不是……從那個毛丫頭——那個賣弄風情……的身上，我應該早就期待這樣的一種事情……然而，我要復仇的！”

“你應該把這種罪過放在你的外套或是你的肩章上，但是爲甚麼却歸罪於她呢？她並不再喜歡你了：這算是她的過錯麼？”……

“但是爲甚麼給我希望呢？”

“你爲甚麼要希望呢？對於甚麼事情去要求去競爭——這個我都能以了解呀！但是從來却有誰存希望呢？”

“這着你算是已經勝利了，但是却並不盡然，”他說，帶着一種惡意的微笑。

瑪珠卡舞開始了。葛魯須尼斯奇甚麼人都不，單選定了這普林賽司，別的騎士們也都每分鐘都選定她作對手：這明明白白地是對於我的一種陰謀——好罷！她需要對我談話，他們却阻礙她——這會使她加倍的需要呢。

我緊握了一兩次她的手；第二次她一言未發就抽開了。

“我今天夜間恐怕一定要睡不好，”當瑪珠卡舞過去的時候她對我說。

“葛魯須尼斯奇應該因此受罰的。”

“啊，不是！”

而且她的面目變得這樣沉思，這樣憂傷，我確信就在這晚上我要親吻她的手一定不會失敗的。

賓客們開始散去了。當我把普林賽司·瑪利扶進她的馬車的時候，我趕緊地把她的小手壓在我的嘴唇上。夜色是黑暗的，沒有人能以看見。

我回到客廳裏對於自己非常地滿意。

許多青年們，葛魯須尼斯奇在他們中間，都正在那張大桌子上晚餐。我一走進來就都陷於沈默狀態

了：顯然地，他們正在談論着我。自從上次的跳舞他們就已經多數都對我懷恨了，尤其是那位龍騎兵的連長。現在，這好似，一個實際上是對我而組織的敵對的羣隊，在葛魯須尼斯奇的指揮之下。他帶出一幅驕傲而且勇敢的神氣。

我非常歡喜；因為我愛仇敵，雖然并不是基督教的意義。他門使我娛樂，鼓舞我的生氣。常常地存戒心，把捉每瞬的眼光，每個字的含義，猜透機關，打破陰謀，假作受了欺騙而又突然地用一種非常的手段去推翻那用狡詐和意匠而慘淡經營的樓閣的全盤——這就是我所說的生活。

晚餐間，葛魯須尼斯奇跟那位龍騎兵的連長始終耳語着並且交換的擠着眼。

第十一章

六月十四日

維拉和她的丈夫今天早晨離開這裏到吉士洛屋次克去了。我遇見了他們的馬車，當我正步行到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去的時候。維拉向我點點頭：非難流露在她的眼光裏。

那麼，去怪罪誰呢？爲甚麼她不給我一個跟她單獨會面的機會？愛情似火——如果不加材料就會息滅的。我的祈求都不曾有效的時候，或許，由嫉妬給成全呢。

我在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裏整待了有一點鐘。瑪利病了，不曾出來。晚上也並未到散步場去。那新組織的羣隊，以雙眼鏡作武器，惟一的事實就算作出了一種威嚇的樣子。我很欣幸普林賽司·瑪利的不

舒服；他們也許要對她作出甚麼無禮的舉動來。葛魯須尼斯奇披着散亂的鬚髮來往徘徊，戴着一幅絕望的神氣。他，就事實說，自然是苦惱不堪；尤其是他的虛榮心受了莫大的傷害。但是，你知道，有些人，連絕望，在他，都是消遣呢！……

回家的路上，我覺得若有所失的樣子。我未曾看見她啊！她不舒服呢！我真是不會真心地戀愛她麼？……多麼胡鬧啊！

第十二章

六月十五日

在早晨十一點鐘——這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平常總在浴場裏發着汗的時候——我走過了她的住宅。普林賽司·瑪利正靠窗戶愁眉不展地坐着；看見我她跳了起來。

我走進了前廳，沒有一個人在那里，利用當地習慣供給我的自由，未經通報，我就走進了那間客廳。

普林賽司·瑪利嬌美的容顏上覆上了一層陰鬱的蒼白。她正站在鋼琴旁，一隻手靠在一隻靠背的椅背上，她的手非常虛弱地顫抖着。我輕輕地向她走去，而且說道：

“你跟我生氣麼？”……

她向我身上舉起一瞬深沉的，無神的眼光而且

搖搖她的頭。她的嘴唇大概想要顫出些甚麼來，但是却失敗了；她的眼睛充滿了眼淚；她沈到那隻靠背椅裏並且用她的雙手掩埋了她的臉面。

“你爲甚麼要這樣呢？”我說，拉着她的手。

“你並不尊重我呢！……噯，你走開吧！”……

我走開了幾步……她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她的眼睛火花迸射了。

我站住了，把過了門的把手，說道：

“請你饒恕我，普林賽司。我已經把事作得像狂人一般了，……別的時候我並不會這樣的；我會知道對於那……但是你怎麼會知道在我的靈魂裏直到而今都佔據着的甚麼呢？這在你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的，而且，就你說，就這樣才更好呢。再見罷。”

當我走出來的時候，我似乎聽見了她的啜泣。

我在瑪蘇克山的四周步行地一直漂泊到黃昏時候，使我自己可怕地疲勞了；回到家來，躺在床上，簡直是精疲力盡。

瓦爾諾來看我。

“這是真的麼，”他問，“說你要跟普林賽司·瑪利

結婚？”

“甚麼？”

“全鎮的人都這樣地傳說呢。我的病人都被這件重要新聞所佔據了：但是你知道這些病人都是甚麼樣的人：他們樣樣事都知道啊！”

“這是葛魯須尼斯奇詭計的一端，”我心裏想。

“來證明這些謠言的虛偽，醫生，我可以當作一件祕密來對你說，我明天要搬到吉士洛屋次克去”……

“而且普林賽司·瑪利也去麼？”……

“不，她要在這再待一星期呢。”

“所以你就並不預備去結婚麼？”……

“醫生，我的親愛的醫生！看看我！我有一點點像一位新郎或是甚麼這樣的東西麼？”

“我並不是這樣說……但是却有些時機……”他附帶說，奸猾地微笑着——“在那時候一位有名譽的人不得不結婚，而且有些母親們，她們，至少要說，並不阻礙這樣的時機……所以，就一位朋友說，我應該勸告你要謹慎些。這些地方的空氣是危險的。有多少的青年，值得較比好些的運命的，我不會

看見離開這裏直奔到禮拜堂的祭壇去！……你若
是相信我的話，他們甚至於要爲我找一個女人呢！這
就是說！有一個人——一位屬於這一縣區的女太太！
她有一個非常蒼白的女兒。我竟這樣地不幸：我告訴
她說她的女兒的面色，在結婚後就會恢復；於是充滿
了感謝的眼淚，她把她女兒的手就獻給我了，還有她
自己的財產的全部——五十個農奴，我想是。但是我
回答她，說我並不適於這樣的榮譽。”

瓦爾諾出去了，完全地相信他已經提醒了我的
戒心。

我從他的話上猜度關於我和普林賽司·瑪利的
種種醜惡的謠言已經在佈滿全鎮：葛魯須尼斯奇因
爲這個一定要受罰的！

第十三章

六月十八日

現在我到吉士洛屋次克已經三天了。我每天在水泉那和出來散步的時候看見維拉。今天早晨，當醒轉來的時候，我坐在窗旁，就把我的眼鏡指揮向她的看台上去。她已經早就穿好了衣裳，在等候着那約定的暗號。在從我們的住處傾斜到水泉的那座花園內，我們，彷彿不期然地，相遇了。這賜與生命的山空氣已經恢復了她的面色和氣力。納爾贊（Narzan）把這稱作“英雄的源泉”並非沒有來由。當地的居民都斷言吉士洛屋次克的空氣使人傾心於戀愛，而且所有的浪漫故事都在瑪蘇克的山麓已經有了牠們的開端，在這裏才得到牠們的完成。而且，就事實說，這裏的樣樣東西都呼吸出孤寂；樣樣東西都有一種秘密

的神氣——那菩提蔭路濃蔭密影低垂在溪流上面，這流溪，喧鳴而且泛沫，從板石到板石地流下來，在那現在變得衣被青綠的羣山中劈開一條道路——那霧濛的，沈默的峽谷，隨牠們的支脈向各方面蔓延開去——那馥郁的空氣的新鮮，滿載着高茂的南方的草和白刺毬花的芳香——那永不休歇的，甜蜜地微眠的，冷靜的溪流之潺緩，這些溪流相會於谿谷的末端，在友愛的爭競裏流下去，終於投身到坡庫莫克河（Podkumok）內。在這一面，峽谷是稍為寬大，而且望下去，轉變成一個青綠谿壑了，那佈滿塵土的道路却也從這紆曲而過。我每次望着，都似乎走過來一輛馬車，而且一個玫瑰色的小臉蛋從車窗外望着呢。許多輛的馬車都已經趕過去了——但是那特殊的一輛呢，却始終不見蹤跡。那坐落在堡壘後面的鄉村，人煙已經很稠密了。在那家酒館裏，那建築在一座小山上距我們的住處只有幾步遠的，在黃昏時候燈光就透過兩行白楊開始閃耀起來；喧嘩聲和玻璃杯的叮噠聲一直要響到深夜的。

沒有地方能像這裡飲得這樣多的含鐵質的水和

卡凱第亞酒。

“而且有許多人是願意混合起這兩宗，然而這却是我從來就不能作的一件事情。”

每天你都會發見葛魯須尼斯奇和他的黨徒在那旅館裏喧譁着，而且他已經差不多不跟我打招呼了。

他只是昨天才到這裏來，但是却已經接連着跟三位老人吵嘴，因為他們在浴場裏在他以前就佔了地位。

分明地，他的不幸在他心裏正發展作一種宣戰的精神呢。

第十四章

六月二十二日

她們終於到來了。當我聽見她們馬車的攏攏聲時，我正靠窗子坐着。我的心跳動了……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難道說我真在戀愛麼？……我是這樣愚蠢地被制定了：像這樣的事情或許並不是不可能的呢。

我在她們家裏午飯。里高夫斯奇更加親切地看待我，但是却並不離開她女兒的左右……這是一個不妙的兆頭呢！在另一方面因為普林賽司·瑪利的關係維拉又在嫉恨我——雖然，我為那種幸運是曾經努過力的。一個女人為的要苦惱她的情敵甚麼事作不出來呢？我記得，有過一次，一個女人就因為我跟別的女人戀愛而戀愛我。世間真沒有甚麼比女性的

心腸再莫名其妙的了；要使一個女人信服甚麼這很困難：她們勢必走到信服她們自己的一途的。她們用以毀壞她們偏見的證明的律則是最奇關不過；要學習她們的辨證法，這必定要先把在你心裏的每一種論理學上的成規都推翻才行。譬如，尋常的說法應該是：

“這個人愛我；但是我是結過婚的；所以我一定不要愛他。”女人的說法却是：

“我一定不要愛他，因為我是結過婚的；但是他却愛我——所以”……

底下便是幾個節略點，因為‘理性’不要再說下去了。但是，按通例說，有些個東西是用舌頭，和眼睛訴說的，而且，在這些以外，還用衷情呢，————如果有這樣的一件東西。

假使這些記錄，一旦若被一位女人看見了，怎麼樣呢？

“這是毀謗啊！”她一定會氣憤憤地喊道。

自從詩人曾經著作，女人曾經讀閱這些著作（就這上說，詩人們是應該深深感謝的）以來，女人就被

稱作天使有這樣多地次數了。說真正的真話，在她們的單純的靈魂裏，她們早就相信了這種稱讚，而忘却就是那些稱讚她們的詩人，因為金錢的關係，竟把尼羅（Nero）曾經當天神一般推崇的事實……

這應該是不合道理的，若是我竟用這樣的惡毒話來談女人，我，在人間，除了女人，甚麼都不曾愛過——我在過去的生活裏，常常地準備為她們而犧牲安樂，犧牲野心，甚且犧牲了生命呢……但是，你要知道，我却也不是，因為怒惱和負傷的虛榮心的發作，竭力想要從她們身上把魔術的面紗給揭下去，這只有那慣熟的眼光才能透視過去的面紗。不是，所有我所說的關於她們的話只是

“一個冷靜地觀察過的頭腦，
一幅真有艱苦的痕印的心情。”

的結果而已。

女人應該願意人人都像我這樣地懂得她們，因為自從我已經不再對她們懷恐懼的念頭而且已經捉住了她們的細微的弱點以來我已經更加百倍地愛她們了。

這是順便提到的話：

前天瓦爾諾把女人比作迷魂林，就像塔騷 (Tasso) 在他的“得救的耶路撒冷”裏所說的那樣。

“只要你一到近前，”他說，“恐怖就從各方面，這我，祈禱上帝就會保護我們的，落到你的身上來：義務，驕傲，端莊，輿論，嘲弄，輕蔑也一樣……你只耍甚麼都不看地向前一直走去；這些怪東西逐漸地就消散了，而且，在你面前，展開一片光明而靜穆的空地，這中間開放着碧綠的番石榴呢。若不然，如果你，一起頭，就心跳神亂，轉身回來，你就愁苦無限了！”

第十五章

六月二十四日

今天晚上，就事件說，真是豐富極了。

距吉士洛屋次克約三俄里的地方，在那坡庫莫克（Podkumok）河從這流過的峽谷內，有一個被稱作‘指環’的絕壁。這真是一座天成的門戶，峙立在一個高崗上，而且就從這，夕陽投射牠最後的光暉在人間呢。一大隊的人馬爲的來從岩牖看落日都向這里出發了。說是這樣說，其實，就沒有一個人心裏想着太陽的。我騎馬在普林賽司·瑪利的旁邊。在回來的路上，我們必定要渡過坡庫莫克河。谿流，就是最小的，都是危險；特別這樣地，因爲水底簡直是一面完全的萬花鏡：這每天都因水流的壓力而起變化；昨天還是一塊岩石的地方，今天却是一個空洞了。我把住

了普林賽司·瑪利的馬韁繩，就把她的馬牽到水裏去了，這水將淹到馬的膝部。我們取了一個斜行的方向，對着水流開始來慢慢地移動。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在渡過湍急的洄流時，你一定始終都不要向下望，因為，如果你這樣一做，你的頭腦馬上就要暈眩起來的。我忘記把這種情形向普林賽司·瑪利警告了。

我們已經到了中流而且正在洄漩的地方，這時候她忽然間在她的鞍橋上暈起來。

“我覺得要不好啊！”她聲微氣弱地說。

我趕快向她躬身過去而且用我的胳膊擊住了她的柔軟的腰肢。

“仰起頭來！”我低聲地說。“這是不要緊的；怕甚麼呢！有我在你的身旁。”

她變得好些了；她預備要從我的胳膊脫開，但是我却在一種更加緊密的擁抱內抱定了她的溫和，柔軟的肢體；我的面頰幾乎貼在她的上了，從她的面頰泛出了桃花。

“你對我這是在作甚麼呢？……喲，天喲！”

.....

我對於她的失驚和惶惑並未加以注意，而且我的嘴唇接觸了她的溫柔的面頰。她顫抖了一下，但是却也未說甚麼。我們是騎馬在別人的身後：並沒有人看見我們。

當我們一到岸上的時候，人馬便都奔馳起來了。普林賽司·瑪利却落在後面；我就留在了她的身邊，顯然是我的沉默使她感覺不安了，但是我却對我自己宣誓我一定不說一個字。這是好奇心的原故。我要看她怎樣才會把她自己從那種窘迫的狀態裏解救出來。

“你是輕侮我呢，還是深深地愛我！”她終於說了，而且在她的聲音裏滿盛着眼淚。“或許你是要取笑我，撩起我的心情然後再把我丟掉……這該有怎樣地卑污，有怎樣地下流，這就是假設都……啊，不會！”她補上了這樣一句，聲音裏都顫出了深切的信賴；“在我身上並沒有甚麼會招來不敬的；不是這樣的麼？你的放肆的行爲……我必定，必定爲這饒恕你，因爲這得了我的容許了……回答啊，說話

啊，我要聽你的聲音呢！”……

在她最後的話句裏布露了那種女性的躁急：我，不由自主地，微笑了；幸而天逐漸地黑暗起來……我沒有答話。

“你爲甚麼不說話呢！”她繼續說：“或許，你想，我應該先對你說我愛你罷”……

我始終沉默着。

“這是你心裏所想的麼？”她繼續說，飛快地向我轉身回來……在她眼光和聲音的堅決裏含有使人可怕的某種東西。

“爲甚麼？”我回答說，聳着我的肩頭。

她用馬鞭打她的馬，風馳電掣地沿着危險的窄路跑開了。這都快到了這樣的程度：直到她跑到了人馬的隊裏我才追得上她。

在往回走的路上她接連不斷地談笑着。在她的動作裏隱約着熱狂的形跡；她連一次都未向我望一望。人人都留神到她的異常的活躍了。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每一抬頭看見她的女兒都暗自心裏歡喜。然而她的女兒却祇是一種神經病的發作：她要在失

眠，哭泣裏送她的長夜呢。

這種思想供給我無量的歡喜：有許多的瞬間，在那時候我深懂得吸血鬼的行徑……何況我尋常早有好人的榮譽，我又努力在贏得那種頭銜呢！

鞍馬御後，女人們都到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裏去了。我很興奮，爲的要趕散那些攢聚在我的頭腦的思想我一直向山裏馳騁而去。這露冷的黃昏呼出一種使人沉醉的涼靜。月亮從黑暗的山巔後面向上升着。我的未曾掛掌的馬的每一蹄聲都在山谷的靜寂中空空地返應。我在瀑布那里飲過了我的馬，而且，貪貪地吸取一兩次南方的清新的夜氣後，我就向回跑開了。我騎馬穿過這鄉村。在窗戶裏的燈光逐漸地熄滅了；在砲壘上的崗兵和在四下巡邏的哥薩克兵都用拖長的聲調在互相聲喚着。

在這鄉村內，有一家人家，建築在一個山峽的邊沿處，是非常的輝煌照耀，這很使我注意。時時地，都能聽見嘈雜的喃喃和呼喊。這顯然是一羣軍人正在恣縱歡宴。我下了馬爬到窗戶旁邊，窗板扣的並不很緊，我不但能以看見那些縱飲的人們而且聽得見他

在那瞬間，他抬起了他的眼睛——我正在門口對他站着。他的臉馬上紅張起來了。我走到他的面前，從容而且分明地對他說：

“我很抱歉我並未在你已經用你的人格去證明一種最可鄙的誣謗之前走進來：我的在場會把你從更進一步的卑劣的行爲上救下來的。”

葛魯須尼斯奇從他的坐位上跳了起來而且看起來好似怒不可遏的樣子。

“我請求你，”我用同樣的聲調繼續說：“我請求你立時把你已經說出的話都取銷；你總該知道這完全是一種捏造。一個女人對於你的燦爛的勳業的淡漠，我以為並不就應該承受像這樣可怕的一種報復。你要仔細地想一想：如果你堅持你現在的態度，你要失掉那名為紳士的權利而且要冒你性命的危險呢。”

葛魯須尼斯奇站在我的面前，被激動得非常劇烈，他的眼睛垂下了。但是在他的良心和他的虛榮心中間的鬥爭却只有一瞬的持續。那位龍騎兵的連長，正在他旁邊坐着，用他的臂肘拐了他一下。葛魯須尼斯奇一驚，倉卒地回答說，並未抬起他的眼睛來：

“我的親愛的先生，我所說的話，我預備要再重說呢……你的恐嚇我並不怕，而且你想怎樣我都要領教的。”

“你已經證實了後頭的話了，”我冷冷地回答說；而且，把着龍騎兵連長的胳膊，我離開那間屋子。

“你想要怎麼樣呢？”這位連長問。

“你是葛魯須尼斯奇的好朋友而且當然要作他的副手罷？”

這位連長非常莊重地鞠下躬去。

“你已經猜着了，”他回答說。“況且，我是甘心要作他的副手呢，因為這加在他身上的侮辱也牽涉到我自己的身上。昨天夜裏我是跟他一道來的，”他這樣找補了一句，才把他躬下的身子直了起來。

“啊！那麼，他的腦袋被我這樣笨重地打了一拳的就是你麼？”……

他的臉轉成黃色，隨着又發了青；遏制的忿怒被描畫在他的面貌上了。

“我今天一定要有打發我的副手去見你的尊榮呢，”我又找補了一句，而且非常溫文地向他躬身作

別，並未露出已經注意到他的怒惱的神氣。

在旅館的台階上我遇見了維拉的丈夫。一望而知，他是在等候着我的出來呢。

他用一種類似狂獸的情感捉住了我的手。

“深堪欽佩的青年啊！”他說，在他的眼睛裏滿着眼淚了。“甚麼事情我都已經聽見了。真是一個流氓！忘恩負義！……你想像這樣的人從今以後還怎麼讓他們登一個端正人家的門呢！幸而我沒有女兒，謝上帝！然而她，就是你要爲她而冒性命危險的人，會酬謝你的。要確信我的穩重的明決，”他繼續說。“我自己也從青年時期過過而且在軍隊裏服過務：”我知道像這類的事情不能不按程前進的。再見罷。”

可憐的朋友啊！他在欣幸他的沒有女兒呢！……

我一直到瓦爾諾那里去，在家裏找着他了，於是就把這故事的全部都對他說了，——就像我跟維拉和普林賽司·瑪利的關係，和我已經偷聽的談話而且從這談話上我已經知道這羣體面人存心要耍笑我，要使我用空彈莢去決鬥等。但是，現在，這件事情却已經出了開玩笑的範圍以外了：他們或許就沒有想

到這會弄到像這樣的情形。

這醫生答應作我的副手了；我在關於決鬥的條件上授給了他一些方略。他是主張這件事情要能以怎樣就怎樣祕密地去料理，因為，雖然我是預備，在甚麼時候，去跟死靚面，我一點都不想去永遠毀壞了我此生此世的前途。

說完話，我回家來。在一小時內，這醫生就從他的遠征歸來。

“他們真有一種對於你的陰謀，”他說。“我在葛魯須尼斯奇那里遇見那位龍騎兵的連長，另外一位紳士，我記不清他姓甚麼了，也跟他們在一起來的。我，在前廳內，爲的脫掉我的套鞋，停了一會，他們正在爭論而且吵得非常地怕人。‘不論怎樣我都不同意，’葛魯須尼斯奇正這樣地說着：‘他已經公然地侮辱了我；這跟從前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這於你有甚麼關係？”那位連長回答說。‘我要把這件事情擔到我的身上來。我已經作過五次的決鬥副手了，我以爲我知道怎樣去佈置這類事情，是不算過分的。我已經把這都想好了。最好是請你不要管。

給人一點驚吃，這並不算是一種壞事情。而且爲甚麼要以你的性命去冒危險，如果這是能以避免的話？’…

•••••

“就在那瞬間我進了屋子。他們陡然地沈默起來。我們的談判多少算是耽擱了一下。歸終我們才把事情像下邊這樣的決定了：離這裡五俄里的地方有一處空洞的峽谷；他們要在明天早晨四點鐘的時候騎馬到那里去，我們晚半點鐘再起身。你們要在六步以內開鎗——這是葛魯須尼斯奇自己要求的條件。不管你們那一位被殺了——他的死的原因都要歸到塞爾卡西亞的身上去。我認爲可以懷疑的地方，我現在，不能不對你說：他們，那兩位副手，恐怕已經把他們以前的計劃改變過，而且恐怕要單把葛魯須尼斯奇的手鎗給裝上火藥的。這簡直是類似謀殺一類的事情，但是在戰爭的時候，尤其是在亞細亞的戰事裏，這樣的奸計是常有的。然而，葛魯須尼斯奇却似乎比起他的那一夥來要高明一些。你想怎樣呢？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猜破了他們的機關麼？”

“絕對不要，醫生！你放寬心吧；我是不會放過他

們去的。”

“但是你預備要怎樣去作呢，那麼？”

“這是我的秘密。”

“你可小心不要上了當……就六步遠。你要知道！”

“醫生，我在明天早晨四點鐘時要等候你。馬匹自然會準備好的……再見。”

我在家裏直待到黃昏時候，我的門是反鎖着的。一個男僕來請我到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家裏去——我吩咐他說我身體不舒服。

* * * * *

到早晨兩點鐘了……我還是不能睡……然而睡眠却是最需要的事情，如果我在明天要有一個強固的手的話。但是，只六步遠，怎麼能以不命中呢？啊哈！葛魯須尼斯奇先生，你的妙計是不會成功的啊！我們要把脚色掉換過：現在該我在你的蒼白的面孔上去尋找那隱伏的恐怖的形跡了。你爲甚麼自己要指定這該死的六步遠呢？你想我會馴順地把我的前額亮出來作你的鎗靶麼？……不能，我得要抽

…但是——但是——假使該他走好運呢？假使我的星運歸終要把我給賣了呢？……就是這樣却也不足爲怪：牠已經這樣長久而且忠實地供我的任性的驅使了。

好罷！如果我非死不可，那就死罷！這對於世界算不了甚麼大損失的；何況我自己早就對甚麼事情都厭倦了。我好像在跳舞會裏的一位客人，雖然有些欠伸却並未回家去就寢，祇因爲他的馬車還未前來接他。但是現在馬車却在這裏了……再見罷！……

我的過去的全部生活都在記憶裏又使我復活了；而且，不由自主地，我問我自己：‘爲甚麼我生活來的——我生下來是爲的甚麼呢？’……一定有過一種目的，而且，的確，我的是一種高貴的定數，因爲我覺得在我的靈魂內的是無量的力……但是我却不能去發見那種定數，我把我自己讓無用的和卑劣的熱情的誘惑席捲去了。從牠們的鎔金爐裏我流出像鐵一般的堅硬和冰冷，但是一去不返的却是高尚的希望的光焰——這人生的最優美的花朵。而且，從此以往，我豈不已經常常地扮演那在運命手中的斧

頭的角色了麼！好像一種施刑的器具一般，我已經落在那些命定的犧牲品的頭上了，往往地無所謂惡意，常常地更無所謂憐憫……對於甚麼人我的愛都不會給帶來幸福，因為我從來就不會爲了那些我愛過的人們犧牲甚麼東西：就爲了我自己我才去愛的——就爲了我自己的快樂。我祇是要滿足我的心情的奇異的欲望，這才貪婪地吸飲着她們的情感，她們的溫存，她們的歡悅，她們的苦惱——而且我從來就不會能以使我自己滿足。我好像一個人，餓得神昏力竭，於是四肢無力地昏睡下去，在睡夢中看見珍饈的肴饌和飛泡沫的醇酒擺列在他的面前一樣；他於是狂喜地吞嚥下這些想像上的空幻的贈品，他的痛苦似乎是有些輕減了。只要讓他一醒轉來：幻象消散了——所剩的是加倍的飢餓和失望！

而且到明天，或許是，我就要死掉呢！……在世間恐怕就不會有一個人完全地了解過我，有的人要把我看作我的實際壞些，有的，却又好些……有的要說：‘他是一個好人；’有的却要說是：‘一個光棍，’兩下的形容字樣自然都不會真確。照這種情形

說，人生是值得操心的麼？然而我却還要生活——由於好奇心而已！我們總期待一些新的東西。這有多麼矛盾，而且又有多麼煩心阿！

第十九章

自從到 N —— 礮臺以來現在已經是一個半月了。

馬克西謨·馬克西米基出去打獵……就剩下我自己。我靠近窗戶坐着。灰色的雲把山嶺已經都蒙蓋起來；太陽透過雲霧看起來好似一塊黃色的斑點。天氣很冷；風吹得呼呼地窗板都為之震撼……我煩悶極了……我的日記為這樣多的奇特的事件已經給打斷了，我現在要把牠繼續下去。

我重讀一過最後的那頁：這看起來該有多麼滑稽啊！……我想要死的；這怎麼能以呢？我還不曾飲盡這杯苦酒，而且我現在覺得還要活得很久呢。

這些過去的事件在我的記憶上烙的痕印該有多麼清楚，多麼深刻啊！時間就連一道線紋，一條蔭影

都不曾給削抹下去。

我記得在決鬥的頭天夜裏我連一會的工夫都不會睡。我並不能寫得很長：一種隱祕的不安佔據了我的心情。我差不多足徘徊了有一點鐘的工夫，然後我就坐下來，順手把在桌上放着的一本司各德（Walter Scott）的小說打開了。這就是講蘇格蘭清教徒故事的那本。開頭我讀得非常地勉強，後來，却為這部奇幻的故事所奪，我把別的甚麼事都忘掉了。

天終於破了曉。我的神經反倒鎮靜起來。我在鏡子裏照了一照：我的臉上蒙了一層黯黯的蒼白色，保留着煩躁的失眠的痕跡；但是我的眼睛，雖然繞上了一道棕褐色的暗影，却驕傲地，堅決地閃着光。我對於我自己是很滿意的。

我吩咐把馬都韁好，我自己也穿好衣服，就跑下浴場去了。一浸在那涼爽的濺沫的，鑛泉的水裏，我覺得我的身體的和精神的力都復了元。離開浴場時就像要去赴跳舞會那樣地清爽而且煥發。就這種情形論，誰還能說精神不受身體的支配呢！……

我回答時，醫生已經在我的屋內等我了。他穿着

灰色的馬袴，一件短衫，而且戴了一頂塞爾卡西亞式的帽子。我一看見就笑起來了：那樣短小的身材襯上那麼龐大的毛氈氈的帽子，這有多麼滑稽！他的面貌上就一點都帶不出勇健的氣概，在那種情狀下比尋常是更顯得發長了。

“你爲甚麼這樣憂鬱呢，瓦爾諾？”我對他說。“你不是已經不知有幾百次都漠不關心地，把人們護送到另一世界去了麼？你想我若是患了肝氣病：我許好起來；我也許死掉；無論生死都是萬物的常態。你何妨把我當作一個病人看，我患的是一種你還不很熟悉的病痛，那麼自然會把你的好奇心喚起到最大的高度了，你現在就能以在我身上作幾種重要的生理方面的觀察的。……一種暴亡的本身的期待豈不就是一种真實的病麼？”

瓦爾諾爲這種見解打動了心坎，他於是精神了起來。

我們都上了馬。瓦爾諾用他的雙手抱住了韁繩，我們出發了。轉眼間我們已經馳過了礮台，經過了村莊，而且已經飛奔到峽谷裏邊去。我們的曲折的道路

大半都生滿了茂草而且時時都被溪流給切斷開，這我們必須要渡過去，而瓦爾諾的馬又時時要在水裏站住，把醫生鬧得非常之灰心。

在我的記憶裏，那還有比這更清爽更藍蔚的一個清晨呢！太陽剛剛從青蒼的山巔露出面來，他的光線的開頭的溫暖跟夜氣的行將消逝的寒冷的混合在我所有的情感上都產生一種甜美的倦意。這種青春的歡樂的日光還沒有射入峽谷裏來；牠僅僅把那高懸在我們兩旁的壁崖的頂巔給鍍上一層金色的光而已，那叢生的灌木，在兩旁的懸崖的裂縫裏長着，隨着微風的呼吸，把一陣如銀的露滴飛濺在我們的身上。我記得在那一瞬間我比往常更加愛自然了。對於每一滴露珠在寬闊的葡萄樹葉上的顫動和反射着的五光十色的虹彩我該具有多大好奇心地去觀察啊，我的眼光極力地投向煙霧濛濛的遠處，該有怎樣地熱切啊！在那里道路是越來越窄，巉岩是越加蒼翠，越加險峻，而且，歸終牠們，看起來，好像是會合在一堵牢不可破的牆壁之中了。

我們在沈默中騎着馬。

“你已經寫好遺囑了麼？”瓦爾諾忽然問問道。

“沒有。”

“那麼你若是被殺死了呢？”

“我的繼承人他們自己會出頭的。”

“那麼你就沒有些朋友，你要對他們作一次最後的訣別麼？”

我搖搖我的頭。

“那麼在這世間真就是沒有一個女人，你想要給她留下一些留作紀念的東西麼？”……

“你要我把我內心的秘密都揭示給你麼，醫生？”我回答說……“你知道，我已經活過了那種年齡；臨死的時候要把他的愛人的名字掛在他的嘴上而且要把一縷擦油的或是不擦油的頭髮給一位朋友。當我想到死就要到來的時候，我想到的只有我自己；別的人甚至像這樣都不能。你想，朋友們到明天就會忘掉我的，或者竟會說出只有上帝才會知道的關於我的謠言；女人們，當她們擁抱着別人的時候，會拿我來取笑的，爲的好不喚起他的對於死者的嫉妬的原故——隨他們怎樣吧！從生活的風雨裏我帶走的只

是一些觀念——却不是一種情感。我到現在已經有了很久很久的時間都不是用的心情，却是用的頭腦生活着。我，用嚴正的好奇心，却並不是同情心，衡量，分析我自己的情感和行爲。在我裏邊就有兩種人格：一個在生活——就這個字的完全意義說——那一個在反省而且裁判他；這頭一個，或許用不上一點鐘的功夫就要跟你和人間永別了，至於第二個——那第二個呢？……看啊，醫生，向右看，你看見在那峭壁上的那三個黑影子了麼？我想，他們就是我們的對手了罷？”……

我們趕快地走上前去了。

在那座峭壁腳下的樹叢內有三匹馬在那繫着；我們也拴上了我們的馬，然後我們就沿着那條羊腸小路攀援而上了。葛魯須尼斯奇跟龍騎兵的連長和他的另一位副手，他們都喊他作伊凡·伊哥納維羅的，在那里結伴地等候着我們呢。那一位副手的尊姓我從來就沒聽說過。

“我們期待着你們的工夫真有好大一會了，”龍騎兵的連長說，跟着便是一個諷刺的微笑。

我掏出我的錶來而且把時間指給他看。

他於是加以辯解，說他的錶快了。

大家都很窘地沈默了一陣。歸終由瓦爾諾給打破了。

“這在我看起來，”他說着向葛魯須尼斯奇轉過臉去，“你們兩方面是都準備好要決鬥了，所以在你們的名譽的問題上都算得了相當的解決，我想，就把這件事情解釋開，客客氣氣地了結了也是可能的罷。”

“我是怎麼都行。”我說。

那位連長先生便向葛魯須尼斯奇使了個眼色。這後者，正以為我已經失了勇氣，於是便擺出一種驕傲的神氣來，雖然，直到那時候，他的面頰上始終就蒙上了一層黯淡的灰白。自從我們到後，這是頭一次，他把他的眼睛向我的身上抬了起來；但是在他的眼光裏却含蓄着一種憂懼，這很證明出一種內心的衝突。

“把你的條件說明白罷，”他說，“不論甚麼事情，只要我作得到的，都行。”……

“我的條件是這樣：就在今天你要當衆把你製造的流言取消而且請求我的饒恕”……

“奇怪，我的親愛的先生，你怎麼竟敢向我提出這樣的條件呢？”

“此外我還能提出甚麼來呢？”……

“我們乾脆地決鬥吧。”

我聳了聳我的肩頭。

“但願如此；祇是，請你想想我們那一個是非被殺掉不可。”

“我希望這一定是你”……

“我却正跟你相反的那樣相信。”……

他有些侷促不安，臉發紅起來，而且非常勉強地笑出來了。

連長把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旁邊；他們在一起耳語了好大一陣。我的心情已經達到了很平和的狀態，但是却因為他們這樣鬼鬼祟祟的神氣，把我逼得氣惱起來了。

瓦爾諾走過我的面前來。

“你聽我說，”他說，很露出憂慮的樣子來，“你當

真就把他們的陰謀已經忘記了麼！……我並不懂得怎樣去裝火藥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却……你真有些奇怪！你爲甚麼不對他們說你知道他們的存心呢——那麼他們就不敢……這簡直是開玩笑！要像一隻鳥那樣去射殺你”……

“請你不要憂慮，瓦爾諾，而且稍微等一下……我自然會把甚麼事情都安排好，不論怎樣都不會他們的便宜佔的。讓他們吃耳朵去吧”……

“諸位，這却弄得有點使人厭煩，我看，”我高聲地對他們說：“我們如果要決鬥，就動手好了；難道說昨天那麼大的功夫，有甚麼話還沒有說夠麼？”

“好，我們就動手，”那位連長說。“諸位，都站好了！醫生，請你給量準六步”……

“都站好！”伊凡·伊哥納維瞿，用一種尖銳的聲音，重複說。

“請你們原諒我！”我說。“我要再提出一個條件來。當我們就要一決生死的時候，爲的把這件事情始終保守祕密，而且使我們的副手不跟着負甚麼責任，我們要甘心去作各樣能作的事情。你們贊成麼？”

“贊成。”

“好啦，那麼，這就是我的意見。在右手的陡峭的絕壁頂上那座狹窄的巖石你們都看見了罷？從那里到底下，就算不會再少，也一定有一百八十英尺高的；而且，在下面，就是許多峻削的巖岩。我們兩人都要正正道道地站在那座巖石的極端上——在這種狀態之下就是一種輕微的傷害都許致命的：這應該是正中你的心願，因為你自己早就確定在六步之內了。不論我們那一位受了傷一定要掉下去跌得粉碎的；瓦爾諾要把彈丸給起出來，然後再作一個報告說這是偶然地不慎被摔死的，一定很容易。讓我們抓鬮來決定誰該先開火。總而言之，我宣言除非這樣，我情願不決鬥了。”

‘就這樣才好呢!’那位連長，在向葛魯須尼斯奇遞了一個眼色而且這後者也點頭表示承認了之後；才說了這樣一句。他時時都在變換着面容。我已經把他安放在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了。假使這次決鬥就在通常的條件之下進行時，我想他只能對我的大腿瞄準，使我受點輕傷，就這樣，滿足了他的讎恨却也

並不過於加重他的良心的負擔。但是現在他却不得不把鎗向空中放去，或者使他自己作了刺客。再不然，最後，就得丟開他的卑污的計策，使他自己跟我去冒同樣的危險。在那瞬間，處在他的地位，這真够爲難的了。他把那位連長拉到一邊去，非常懇切地不知對他說了些甚麼。他的嘴唇發青，而且我眼看牠們在顫動着；但是那位連長却露着輕蔑的神氣微笑着從他抽身而去了。

“你簡直是一個傻子，”他更加高聲地對葛魯須尼斯奇說。“你簡直就不能懂得一件事情！……讓我們就出發罷，那麼，諸位！”

那座峭壁是沿着一條正在叢林中間的小路可以通上去的，許多岩石的碎片構成了那天然的盤道的危險的階級。攀緣着一棵棵的小灌木我們向上攀登。葛魯須尼斯奇在前面走，他的副手們都隨在他的身後，最後才是瓦爾諾和我。

“你真使我吃驚”瓦爾諾說，用力地壓着我的手。“讓我摸摸你的脈搏吧，……啊！跳得這麼厲害！……但是在你的面貌上却任甚麼都不顯露……

……只是你的眼睛比平常更加清亮地閃着光呢。”

忽然間許多小的石塊嘩喇嘩喇地正滾到我們的腳下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葛魯須尼斯奇已經蹣了一跤；他攀緣着的樹枝已經折斷了，他的副手若不扶住他的話，他早就滾下來了。

“留神啊！”我喊道。“不要老早地就栽跤：這是一個不祥的兆頭。你記得凱撒(Julius Casar)的麼！”

第二十章

這時候我們已經攀登到那座突出的懸崖的絕頂了。那座巖壁上舖了一層細沙，就像專預備作決鬥用似的。在四周，就像一羣數不清的牲畜一般，擁擠着起伏的山嶺，牠們的峰頂都迷失在黃金色的朝霧裏邊了；朝着南方聳峙着埃勒伯魯支山的白色的團塊，控制着如練似冰的峯巔，在這中間縷縷的浮雲，已經從東方衝進來的，正在漫游着呢。我走到那座山岩的極端處，向下凝望。我的頭幾乎眩暈了。在這座懸崖腳下，一切都像在一座墳墓裏邊一樣地黑暗而且森冷；生滿青苔的巉石的鋸齒，風雨和時間給鑿成的孔罅，都在等待着牠的俘虜呢。

我們就要在那上決鬥的那座岩石差不多形成了一個正三角形。六步是從那突出的一角量起來的，而

且決定不論誰要先去接受他的對方的鎗彈時，一定要背朝着那座懸崖地站在緊邊上；如果他沒被殺死，這兩位對頭應當交換地位。

我決意要把對於葛魯須尼斯奇的每個優勢都給消掉；我要試試他看。一閃的豪俠的火花也許在他的靈魂裏喚醒罷——那麼一切都一定會得到了最善良的解決。但是他的虛榮心和性格上的弱點却要逞強地去求勝利！……如果運命要眷顧我的話，我願意把那整個的權力都交給我自已好從饒恕他上去加以禁止。誰不曾跟良心締結過像這樣的一種契約呢？

“抓鬮吧，瓦爾諾！”連長說。

瓦爾諾從他的錢袋內掏出一枚銀幣，就把牠舉起來了。

“背！”葛魯須尼斯奇趕快地喊道，好像一個人忽然間被一個友愛的肘觸提醒了一般。

“字！”我說。

那枚銀幣在半空中轉了一個圈就落下來了，叮噠響着。我們都一齊衝上前去。

“你的運氣真好，”我對葛魯須尼斯奇說。“該你

先開鎗呢！但是要記住如果你並未殺死我時，我是不會不命中的——我把我的人格給你作担保。”

他臉紅漲起來了；他對於去殺死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有些羞呢。我牢牢地望着他；有一瞬間的功夫這在我看起來他好像是要投在我的腳下，請求我的饒恕了；但是像這樣卑污的陰謀又怎樣去宣布呢？……這時候他只賸下一個方法——把槍向半空放去而已！我是相信他要把槍向半空放去的啊！只有一種考慮會阻止他這樣作——就是我要要求第二次決鬥。

“現在可是時候了！”瓦爾諾低聲地對我說，扯住我的袖子。“你若不對他們說明我們知道他們的用意時，一切就都完了。看啊，他在裝着火藥呢……你若是不說話，我可要”……

“絕對不要，瓦爾諾！”我回答說，扯住了他的胳膊。“你要把甚麼事情都弄壞了。他已經說過不去攪雜……這關你甚麼事呢？我或許情願被殺死的”……

他驚愕地望望我。

“啊，那我就無話可說了……祇是在另一世界裏時

不要抱怨我就好了。”……

這時候連長已經把槍都裝好了，在微笑地不知跟葛魯須尼斯奇低聲說了些甚麼以後就把一枝交給了他；其餘的一枝他交給了我。

我把我自己安放在那座岩石的角上，我的左腳站得非常地結實，而且微微把身子向前躬着，這樣，在一種輕傷的狀態下，我也許不會向後倒落下去，

葛魯須尼斯奇把他自己安置在我的對面，而且，在得了信號時，就把他的槍舉了起來。他的膝蓋顫動了。他正對我的前額瞄了準……說不出的憤怒在我的胸內湧騰起來。

忽然地他把槍口垂下了，而且，灰白得像一張白紙，向他的副手轉過身去。

“我不能，”他濁聲濁氣地說。

“孱頭貨！”連長回答說。

一聲槍響了。彈丸掠過了 my 膝頭。我不知不覺地向前滾了幾步爲的能以怎樣就怎樣快地離開那座崖邊。

“好吧，我的親愛的葛魯須尼斯奇，你沒有命中這

有多麼可憐啊！”連長說。“現在輪到你的班了，站好了吧！來，擁抱我一下：我們恐怕要彼此不再相見了！”

他們相擁抱；那位連長幾乎笑出聲來。

“不要害怕，”他附帶說，狡猾地對葛魯須尼斯奇眯着眼；“在這世界上甚麼事情都是無味的……人類是一羣傻瓜，命運是個瞎子，生活不值一文錢！”

用相當的嚴肅，念完了那幾句悲劇的臺詞後，他走向他的地位去。伊凡·伊哥納維瞿，滿含眼淚地也去擁抱了葛魯須尼斯奇。隨後，只睜下這後者在那裡，正對着我。嗣後，我曾經竭力對我自己解釋這是那一類的情感在那一瞬間在我的胸懷內沸騰着：這是受傷害的虛榮心的氣惱，和輕蔑和憤怒——這個人，現在用這樣的自恃，這樣平靜的驕傲望着我的，在兩分鐘前，曾經要把我像狗一樣地殺掉，他自己却一點都冒不着危險，因為我若是在腿上受一點稍重的傷時我就勢必要從那座懸崖上跌落下去，我想到這裡幾乎氣炸肺了。

我死釘釘地在他的臉上看了一會的功夫，在那上想要看是否有一些悔恨的形跡。但是在看我起來

却好似他正在禁不住地要微笑呢

“我要勸告你在你臨死以前說一句祈禱，”我說。

“請你不要為我的靈魂比為你自己的更操心吧。我向你請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趕快開鎗。”

“那麼你並不取銷你的謠言麼？你並不請求我的饒恕麼？……請你好好想一想：你的良心就沒有甚麼要對你說的麼？”

“皮咯林君！”龍騎兵的連長喊道。“請你允許我來點破你，你到這裡並不是來傳道的……我們不容再耽擱了，恐怕有人要從峽谷裏經過，我們要被人看見呢。

“好極啦！瓦爾諾，到這裡來！”

瓦爾諾走到我的近前來。可憐的醫生啊！他簡直比十分鐘以前的葛魯須尼斯奇還要蒼白呢。

這下邊的話我故意地把一個字跟一個字都頓開來說——高朗而且分明地，好像死刑判決書的宣讀一般：

“瓦爾諾，這幾位體面人，倉卒間，自然是，已經

忘記在我的手鎗裏給放上一粒子彈。我請你替我重新裝好——而且要按着規矩!”

“不能!”連長喊道。“不能!我把兩枝鎗都裝上了。你那枝鎗裏的子彈或許是掉出來了……這並不是我的過錯啊!而且你沒有再裝的權利……完全沒有權利。這完全是不合規則的,我不會容許這樣作。”……

“好極啦!”我對那位連長說。“若是這樣,那麼你和我要在同樣的條件之下決鬥。”……

他馬上不言語了。

葛魯須尼斯奇把頭垂到胸膛上地站着,窘迫而且陰沉。

“隨他們怎樣去吧!”他終於對連長說了,這位連長正從瓦爾諾的手裏在扯我的鎗呢。“你自己知道他們是不错的。”

這位連長徒然地對他作出種種的記號。葛魯須尼斯奇連看都不願意。

這時候,瓦爾諾已經把鎗裝好,遞給了我。在看着這個的時候,那位連長唾了一口並且瞭了一下他

的脚。

“你是一個傻瓜，那麼，我的朋友，”他說：“一個極平常的傻瓜！……你以前信託我所以你現在一樣事情都應該從我才對。……但是這却是你的自作自受！像一個蒼蠅一般死掉了！”……

他轉身走開了，當他走去的時候喃喃着：

“但是不論怎樣這都是絕對地不合規矩的。”

“葛魯須尼斯奇！”我說。“現在還不遲：取銷你的謠言，我甚麼事情都會饒恕你的。你，在拿我當傻子作弄上，沒有成功；我的自尊心得到滿足了。要記住——我們作過朋友呢。”……

他的臉發燒，他的眼睛冒火了。

“開槍吧！”他回答說，“我看不起我自己，我又恨你的。你若是不把我殺死我要在某一夜裏截你的路，切斷你的咽喉。在地面上沒有地方容我們兩人並存的。”……

我開槍了。

當煙已經消散了的時候，在那座懸崖上已經看不見葛魯須尼斯奇的存在。祇是一根細長的塵柱依

然在那座峭壁的邊處盤旋着呢。

一個同時並作的喊聲從其餘的人的口中發了出來。

“這齣喜劇收場了！”我對醫生說。

他並未作答，而且恐怖地轉身走開了。

我聳了聳肩膀，而且對葛魯須尼斯奇的兩位副手鞠躬為禮。

第二十一章

當我沿路走下來的時候，在岩石的裂縫中間我看見葛魯須尼斯奇的滿身血污的屍體。不由自主地，我閉上了我的眼睛。

解下我的馬來，我就緩步逍遙地動身回家了。一塊石頭壓在我的胸懷。在我的眼裏太陽都似乎暗澹無光，沒有力量來使我溫暖。

我並不馳向村莊，却沿着峽谷，向右方轉去。一個人的當面會使我無限的痛苦：我需要孤獨。鬆開韁繩而且讓我的頭低垂到胸前，就這樣我騎馬走了好大的一陣，後來我才發覺我自己已經走到了一個完全生疎的地點。我於是兜轉馬頭，開始尋找歸去的道路。在我騎馬回到吉斯洛屋次克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地，——我自己和我的馬都完全地精疲力盡了！

我的聽差對我說瓦爾諾已經來訪過，而且他交給我兩封信：一封是從瓦爾諾那里來的，那一封……從維拉那里。

我拆開頭一封；牠的內容就像下邊這樣：

“樣樣事情都已經能以怎樣就怎樣地料理好了；那具殘毀的軀體已經運了轉來；彈丸從胸部取了出來。人人都相信這致死的原因是個不幸的事變；祇有司令，他顯然是知道了你們的爭吵，所以搖了搖頭却也沒有說甚麼。樣於你完全尋不出一點形跡來的，你可以高枕無憂了……如果你能以的話……再見吧！”……

許久我都不能下決心來拆開那第二封信……她寫給我的這能以是甚麼呢？……我的心靈為一種痛苦的預兆所激動了。

這就是那封信，其中的一字一句都磨滅不去地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上了：

“我確確實實地對你說，我們從此永遠不會再相見了。幾年前在我們臨別的時候我也這樣想過。然而，這却是上天的意旨要把我再試練一下；這種試練

我沒有能以忍受得住，我的脆弱的心情又已經爲那種熟習的聲音所征服了……你不會因爲這個看不起我罷——你會麼？這封信不但是是一個臨別的致辭而且是一張供狀：自從我愛了你以來在我的胸懷內所儲藏的東西我不能不樣樣都對你說的。我不會歸咎於你——你已經對我行過的就像甚麼別的人要對我行過的一樣：你過去的愛我，把我當作一件東西，當作歡悅，憂慮和愁苦的一種來源，這些都在互相交替着，沒有這些生活一定要沉悶而且單調。這些我從一開頭早就懂得了……但是你却是不幸，我已經犧牲了我自己，希望着，到時候，你會激賞我的犧牲，到時候你會了解我的深情，爲某種情勢所開釋了。自從我已經探明了你的內心的祕密後，一大段的時間都已經消逝過去……我已經深知我的希望是虛妄的了。這對我當時真是一個痛苦的打擊啊！但是我的愛跟我的靈魂已經被接合在一起了；這已經變成黑暗的，却並未熄滅呢。

“我們就要常此離別了；但是我從此永遠不會再愛別人的：你也許相信罷。在你身上我的心靈已經把

牠的儲藏，牠的眼淚，牠的希望全部都用完了。她——曾經愛過你的她，不能去看別人而不含有一種輕蔑的意味的，並不因為你比別人更好的原故，啊，並不！但是在你的天性裏却有一些特殊的東西——屬於你自己的，某種驕傲而且神祕的東西；在你的聲音裏，不論所說的是甚麼，都有一種不可抗的力量。沒有誰能以要這樣常遠地被愛的，沒有誰在他的弄邪使壞裏往往這樣地具有吸力，沒有誰的眼風能以應承給這樣多的全福，沒有誰較比更能以利用他的優勢的，而且也沒有誰能以像你這樣真正地不幸的，因為沒有誰這樣誠誠懇懇地竭力去相信他自己的矛盾。

“現在我不能不說明一下我的倉卒離去的原因了；這在你看起來恐怕是無關重要，因為這祇關係於我的個人啊，

“今天早晨我的丈夫走進來，把你跟葛須尼斯奇的爭吵都對我說了。顯然地我一定是變貌變色得很厲害，因為他獸獸地在臉上直把我看了好大半天。一想起你今天勢必要去跟人決鬥，而且我就是牠的原

因時，我幾乎昏倒了；當時我覺得我簡直要發狂了……但是現在，我的理性已經恢復，我敢担保你始終活着呢：這是不可能的，你怎麼會死，而且我不跟你一起——不可能啊！我的丈夫在屋內徘徊了許久。我不知道他對我說的甚麼，我也不記得我回答的甚麼了……大概是已經對他說我愛過你了……我只記得，在我們談話的終了時，他用一句很可怕的話侮辱我而且就離開了這屋。我聽見了他吩咐馬車……我在窗子這到現在已經坐了三點鐘，期待着你的轉來？……但是你却尚在人間，不會已經死掉了罷！……馬車差不多是備好的了……再會，再會吧！……我已經算是毀滅了——但是這有甚麼要緊呢？我若是能以得到保證，你會時時紀念我時——我不再說甚麼“愛”了——不，只要“紀念”……再會吧，他們來了！……我要把這封信藏起來的。

“你並不愛瑪利麼，你？你不會跟她結婚麼？聽着，你不能不獻給我這種犧牲的。爲你我在這世界把甚麼都犧牲掉了”……

好像瘋狂一般我蹣跚到階上，跳上了我的塞爾

卡西亞的馬，這剛被牽到天井裏來，於是風馳電掣般地沿路向普雅替高斯克奔騰而去。毫不愛惜地我鞭打那匹疲憊的馬，牠，嘶鳴着而且口角濺沫地，沿着崎嶇的山路飛快地把我帶走了。

太陽已經在一朵黑雲後面不見了，這剛才正在西方的山脊上停息着呢：峽谷逐漸地黑暗而且潮濕。那坡庫莫克河，在岩石上婉轉流着，吼出了一種沉重而單調的音響。我飛奔而前，焦躁得氣梗胸塞。在普雅替高斯克找不見維拉的觀念好像一把鐵錘一般敲擊我的胸懷。一分鐘，再跟她廝對一分鐘，敘敘別情，握握手吧……我祈禱，詛咒，哭，笑……不，甚麼都表示不出我的心焦，我的絕望啊！……我或許要永遠把維拉失掉的事，現在這似乎是可能的時候了，她反而對於我成功了比這世間的任甚麼都更親愛的了——比生命，榮譽，幸福都更親愛呢！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屯積在我的腦海裏的是些多麼奇異，多麼顛狂的計謀……這時候我依然奔馳，毫不憐恤地鞭打着我的馬。而且，直到此時，我才開始來留神到他在更加氣粗地呼吸着呢；他已經一兩次地在平地上

打前失了……我離埃遜吐基（Essentnki）還有五俄里遠近，這是一個哥薩克的村莊，在那里我才能以換馬。

我的馬若是能以再支持十分鐘時，一切就都會得救了。但是，忽然間，在那條路從陡轉的山坡出現的地方，他正從一個小的坑坎內要騰躍出來的時候，跌倒地上了。我馬上跳了下來，我竭力地要推他起來，我拉曳他的韁繩——都不中用。一種幾乎聽不出來的嘶鳴從他閉緊的牙關透露出來；不大的工夫他就絕氣了。孤另另地，把我丟在草原上了；我已經失掉了我的最後的希望。我勉力來步行——我的腿都軟了；夜間的失眠和白日的操勞弄得我已經筋疲力盡，我於是躺倒在濕漉漉的草地上，像嬰兒一般地哭泣起來。

許久地我都躺着不動而且酸楚地哭泣，並不要禁制我的眼淚和哽咽。我想我的胸腔要爆裂了。所有的我的堅決，所有的我的冷靜都像煙霧一般消滅了；我的心情無力，我的理性沉默，而且，如果有人在那瞬間看見了我時，他一定要輕蔑地掉頭而去。

當夜露和山風已經涼爽了我的火燒的前額，當我的思想已經恢復了牠的常態時，我才醒悟要追蹤我的消失的幸福這一定無益而且無理。我還需要甚麼呢？——去看她麼？——爲甚麼呢？在我們中間不是甚麼都算完了麼？一個孤另的，酸苦的，臨別的親吻並不一定就會豐饒了我的回想，而且，這樣一來，反倒使我們的離別更加困難起來了。

然而，我却很歡喜我的能哭呢。雖然這哭的原因或許是我的破碎的神經一夜的無眠，兩分鐘的面對鎗口，和一個空空的肚子。

甚麼事情都是巧的很。這種新的苦痛在我內心裏却佈成了一個互相牽制的有利的陣式——用一個戰略上的名詞。哭泣是合於衛生的，而且當時我如果不像那樣地奔馳，如果在回家的路上不是被強迫步行了十五俄里的路程，在那天夜間，無疑地，睡眠就不會來給合上我的眼睛的。

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我回到了吉士洛屋次克，投倒在床上，就睡起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後那樣的覺來了。

我一覺醒來時，外邊的天已是很黑。我坐在打開的窗子旁邊，我的短衫敞着——山風冷靜了我的胸懷，雖然還在爲疲倦的沉睡煩惱着呢。在河的那岸的遠處，透過那蔭蔽這河流的濃密的菩提樹的枝梢，在那礮台和村莊內都在閃着光。四近一切都是寂靜。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的家裏是黑暗沉沉。

醫生走進來；他的眉頭愁結，反乎常情地，他並不把他的手伸給我。

“你從甚麼地方來，瓦爾諾？”

“從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的家裏；她的女兒有病——神經衰弱……然而，這並非要點。我要來對你說的是：當局都有疑心，而且，雖然並不能從正面證明出甚麼事情來，我却也要勸你謹慎。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今天對我說她知道你爲了她女兒的關係決了一次鬥。那位小老頭——他姓甚麼來的？——已經把甚麼事情都對她說了。他是你跟葛魯須尼斯奇在旅館裏吵架的一位證人。我不能不警告你。再見吧。他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你恐怕要被放逐到甚麼地方去呢。”

他在門檻那站住了；他一定很高興地握我的手……而且，假使我表示一點點的要擁抱他的意思，他一定會把他自己投在我的頸頸上了；但是我却始終像一塊石頭地一般冰冷——他也就走開了。

這才是人類的勾當呢！甚麼人都一樣：他們豫先就知道一件行爲的一切的缺處，他們幫忙，他們勸告，他們甚至加以鼓舞，在看見別的手段不中用時——隨着却又洗淨他們的這全部事務的手，而且對於那有把這全部的責任的擔負放在他自己身上的勇氣的人，又氣憤憤地掉頭而去。甚麼人都一樣，就是那性格最好的，那最賢明的都……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晨，在從最高官長那里接到把我調到N——砲台的命令時，我就往訪普林賽司·里高夫斯奇去辭行了。

她非常驚異，當，在回答她的問題，我是否有甚麼特別重要的話對她說，我說我只是前來辭行，別無話說時。

“但是我跟你却要鄭重地談一談。”

我沉默地坐下了。

她顯然並不知道怎樣來開口；她的臉色發青了，她用她的肥嫩的手指輕敲桌面；到後來，她，聲音沙沙地，說：

“請你聽我說，皮喀林先生，我想你是一位體面人。”

我躬下身去了。

“但是，我深信，”她繼續說，“雖然你的行爲不免有些含糊，但是或許有些我並不知道的理由；而且你現在一定要把這些理由託付給我。你已經從謠言上保護了我的女兒，你爲了她的原故已經決了一次鬥了，——因此你已經冒了你的生命的危險。……不要回答。我知道你不會承認，因爲葛魯須尼斯奇已經被殺死了”——她自己畫了個十字，“上帝寬恕他——而且也寬恕你，我希望……這都不關我的事……我並不敢歸罪於你，因爲我的女兒，雖然無辜，却被認作原因了。她甚麼事情都已經對我說過……甚麼事情都說過了，我想。你已經宣布過你的對於她的愛戀……她已經承認了她的對於你的。”——說到這里普林賽司·里高夫奇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她現在却是病着，而且我確信這並不單是病啊！隱秘的憂思在斷傷着她呢；她不會供承，但是我相信你却是其中的原因……聽啊：你或許以爲我在挑揀着地位或是財產麼————不要上當吧，我的女兒的幸福才是我的唯一的心願呢。你的

現在的地位是無可羨妒，但是這却可以改善：你有財產；我的女兒愛你；她曾經受過這樣的教養，她一定會使她的丈夫幸福。我很富足，她是我的孤生女兒……告訴我，你爲甚麼退縮不前呢？……你知道，我不應該把這話都對你說，但是我却信賴你的心情，你的名譽——記住她是我的獨生的女兒……我只有這麼一個”……

她淚流滿面了。

“普林賽司，”我說，“要我回答你這是不可能的；讓我對你的女兒，單獨地，說幾句話。”……

“絕對不能！”她喊道，從她的椅子極其激動地站了起來。

“隨你的便吧，”我回答說，預備就要走開。

她沉到思索裏，在對我作了一個手式叫我等一等後，就離開這屋了。

五分鐘過去。我的心房猛烈地跳動着，但是我的思想清楚，我的頭腦冷靜。不論怎樣地搜索在我的胸懷內要想替這位嬌美的瑪利就是尋找出對於她的一星的愛的火花，我的努力都算白費了！

這時候門開了，她走了進來。大喇！自從我上次跟她見面以後她該怎樣地改變了啊——這却是一個極短的期間！

當她走到屋地當中的時候，她搖幌起來。我跳起來，把我的胳膊伸給她，把她領到一隻椅子那里。

我面對她站着。我們都沉默了許久；她的大眼睛，充滿了無可伸訴的憂愁，看起來好像要在我的身上尋找一些類似希望一類的東西；她的蒼白的嘴唇枉費地竭力微笑；她的柔和的手，疊放在她的膝蓋上面，是這樣地瘦削而且透明——這很使我憐憫她。

“普林賽司，”我說，“你知道我曾經是戲弄着你玩麼？……你一定要看不起我的。”

一陣憔悴的紅暈染上了她的雙頰。

“因此，”我繼續說，“你並不能愛我”……

她轉過臉去，她的肘節靠棹在棹面上，用手遮住了她的眼睛，這在我看起來她好像就要流淚了。

“喲，上帝喲！”她說，聲音微細到幾乎聽不出了。

情形是變得非常之難堪。換個時候——我早就投倒在她的腳下了。

“所以你，你自己，知道，”我，用一種能以怎樣就怎樣堅決的聲調，說，更加上一個勉強的微笑，“你，你自己知道，我並不能跟你結婚。而且你對於這件事情就是現在願意，不久就會悔恨的。我的跟你母親的談話已經把我逼迫得要這樣坦白，這樣殘忍地對你來解釋一下。我希望她現在是一時的迷蒙：要喚醒她，在你，這一定很容易，你知道，在你的心目中，我扮演着一個最可憐而又最醜惡的脚色，而且我甚至承認這——這是爲你的原故我能作到的極限了。不論你對於我會懷抱一種怎樣惡劣的見解，我都順受的……你知道在你的眼前我是下賤的，我不是麼？……縱然你曾經愛過我，從這一瞬間起，你一定要看不起我，這豈不是真情麼？”……

她對我轉過臉來了。她像大理石一般地慘淡，但是她的眼睛却奇異地冒着火花。

“我恨你。”……她說。

我謝了謝她，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就走出來。

在一小時後，一輛郵政的專車把我從吉士洛屋次克忽忽忙忙地載走了。在距埃遜吐基幾俄里的地

方，在大路的左近，我看見我那已經飛昇了的馬的軀體。鞍韉，顯然已經被一位過路的哥薩克人給剝去，而且，就在那地方，兩隻烏鴉正在馬背上坐着。我長嘆一聲就掉頭而去了……

現在，在這座煩悶的砲臺內，當我的思想遊離到過去的時候，我常常地問我自己：我爲甚麼不願意踏上那條道路，運命給展開在眼前，溫柔的歡悅和心情的安樂都在那裏期待着我呢？……不，我永遠就不能變得習慣於像這樣的一種運命啊！我好像一個水手生成長養在一隻海賊的航船的甲板之上：他的靈魂已經逐漸地習慣於風濤和戰鬥了；但是，一旦把他投置岸上，他於是懊悔，他於是瘦損了，不論那綠樹蔭濃的林木怎樣招展地誘引，不論那和平的陽光怎樣光朗地照臨。鎮日地，他步行沙岸，傾聽那衝激的波濤的單調的淙淙，而且凝視那霧濛的遠處：看啊！在那邊，在那界劃着白雲和碧海的灰線之上，豈不是斜掛着征帆，起初像是海鷗的翼羽，但是逐漸地却從滾捲的波浪分開，且，以平衡的速度，拖近那荒廢的港口麼？

附 錄

再 版 自 序

（ 原 著 者 ）

附 錄

序對於一本書具有引言和結論的兩重目的。這給著作者一個說明作品的用意或者爲他自己剖白並且答覆他的批評家的機會。然而，按常例說，讀者是既不關心於這書的道德教訓更不關心於論評作者的攻擊的，所以序就始終不讀。但是，這却可憐的很，尤其是對於我們俄羅斯人！這個國土的羣衆，並不說頭腦簡單，却是這樣地年青，一篇寓言，除非把牠的宗旨在書尾揭明就不懂其中的義蘊了。不能正視一種談諧，對於諷嘲淡漠，在這方面，總而言之，就不曾受過薰陶。還不知道在一冊正當的書內，就像在正常的社會裏一樣，公開的辱罵就不容存在；還不知道我們時下的文化已經發明了一種更鋒利的利器，無論怎樣足以致人死命却幾乎無跡可尋，這，在奉承的外套

之下，以純粹而又無可抗拒的效果進攻。這俄羅斯的羣衆恰像是個來自鄉間的老實人，他偶然偷聽了屬於敵國的兩位外交家的一席談話後，從此就確信他們各自都在一種最親切的私交的關係之下欺騙着他的政府呢。

關於現在的這本書，一種過於承認字面的不幸的結果近來已經被一部分的讀者和批評家給顯明了，有許多讀者都曾經遑遑然而且極其嚴肅地受了震動，要尋找一位像皮喀林那樣的不道德的人當作一個榜樣放在他們的面前。此外還有許多人，都用了很大的聰明，攷察的結果是作者曾經描畫了他的自己的和那些他的相識的寫真圖啊！……這開的是一種多麼陳腐而且邪惡的玩笑！但是俄羅斯，却似乎，就是這樣制定的，像這類的笑話永遠就不會消除掉。在這個國度裏，就是那最爲不食人間煙火的童話是否會避免企圖着攻擊個人的辱罵，這都很可疑。

諸位，皮喀林的確是一幅寫真像，但却不僅是一個人的：他是一個集合的寫真像，是集合所有的在現代裏滋生，發育的惡德繪成的。你們會對我說，就像

你們以前已經對我說過的一樣，沒有人能像這個這樣壞的；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相信，在現實生活裏，像悲劇和戀愛故事中的那樣的壞人能以存在的話，你爲甚麼不相信皮喀林的現實性呢？如果你羨慕更加恐怖更加離奇的荒唐言時，爲甚麼這個人物，縱然祇把他當作想像的產物看待，就不能在你們的手頭領受一席之地呢？這豈不是因爲其中比完全能以可你們的口的有更真實處麼？

你們也許說由於這部書任甚麼道德的目的都得不到的。我請求你們的原諒。人們已經爲糖果之類所飽斃了，他們的消化已經不良：苦口的藥，刺耳的真理，所以都是必需品。然而，這却不要以爲作者曾經驕傲地夢想要成爲一位人類惡德的改善者。蒼天是不容他像這樣不識高低的啊！他的懷抱，止於要寫出一個人物而已，這就照他認爲可以作現世的類型的，就照他在現實生活裏時常遇到的——真的，不幸這在作者他自己和你們都常常碰到啊。病狀已經指斷出來這就夠了：這要怎樣治療呢——只有上帝知道了！

世界文學名著百種

蕩婦法蘭德斯自傳 笛 福著
梁遇春譯

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居然變成蕩婦，嫁了十幾個丈夫，年老色衰時候，又學會當小竊，弄得最後抓到獄裏，放流外國，那是多麼可怕的一生。當代詩人苔微士說：「把聖經除外，我從來沒有看是過一本書，寫得這麼坦白。我以為『蕩婦法蘭德斯自傳』是第二本聖經，凡是信有具的人們都應當虔敬地把牠念一遍，因為對於他們會很有益處！」

全書譯成中文計十餘萬言，喜歡看描摹逼真，把人生赤裸裸地現呈的長篇小說的讀者，不可不讀。

他的妹妹	武者小路實篤著	張我軍譯
牧歌交響曲	紀得著	穆木天譯
回 鄉	哈代著	張思裕譯
老太婆們的故事	本涅特著	梁遇春譯
當代英雄	茫萊托著	楊 晦譯
紅 字	霍桑著	遇梁春譯
德斯姑娘	哈代著	顧仲彝譯
無名的朱德	哈代著	梁譯春遇
非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蕭伯納著 楊 騷譯





1900

K345.2

2

南京古籍書店
編者
售價 150

中山路100號